



英國吉辛著 · 李霽野譯

臺灣省編譯館印行

1947

名著譯叢之一

四季隨筆

英國吉辛著

李霽野譯

臺灣省編譯館印行

目次

序	一
春	二一
夏	六七
秋	一六三
冬	二三四
譯者後記	三〇四

序

亨利賴柯拉夫特的名字，在所謂讀衆是毫不熟識的。一年前在文學刊物的死者傳略中，將認爲必要的記載如下記述：他出生的地方和日期，他的有些著作的書名，提到他在期刊中的作品，以及他死的情形。這在當時便已經够了。即使少數認識他，而且多少了解他的人，也一定覺得他的名字無須更進一步的紀念了；像其他的世人一樣，他生活過，勞作過了；像其他世人一樣，他休息了。不過，審查賴柯拉夫特的遺稿的責任落到我身上了；而且經我考慮，決定印行這本小書之後，我覺得必須略有點傳記方面的補充，必須有點個人方面的記述，以能指明書中自我表現

的意義爲度。

我最初認識他的時候，賴柯拉夫特已經到了四十歲，他憑筆墨已經生活了二十年。他是一個掙扎的人，被貧窮和其他不利于心理工作的情况所困，他試驗過許多種文學形式；他沒有在一樣上顯著的成功；可是時常他所賺得的錢，比他實際要需用的略多，所以使他稍稍能够觀光外國。他既然是一個眼光獨立，並稍稍傲慢的人，自然從失敗的野心，從許多種幻滅，從屈服于殘酷的窮困受了許多苦；在我所說的這個時候，結果固然確不是挫折了的精神，可是他的心和性情却受了嚴酷的訓練。所以在普通的交往中，我們只知道他過了一種滿意的、安靜的生活。只在幾年的友誼之後，我對於他所經歷的痛苦，對於他實際的生活，才有了正確的觀念。逐漸的賴柯拉夫特使自己就了範，作一種適當勤勉的例行工作，他作了許多受僱傭的作品；他寫書評，翻譯，寫其他文章；隔很久出一本署他的名字的書。我毫不懷疑，他有擺不脫悲憤的時候；道德的和身體的過度吃力使他健康受損，也不是不常

有的事；但是就全體看來，他多半像其他人一樣謀生活，將逐日的勞作認爲是當然的事，很少爲這抱怨。

時間繼續前進，許多事發生了；但是賴柯拉夫特仍然是勞苦貧窮。在悒鬱時他談到精力衰退，而且常常縈繞在心裏的將來的畏懼，顯然使他吃苦。依賴人的思想一向是他受不了的；或者我從他嘴中聽到的唯一的大話，便是他從來沒有負過債。對殘忍的環境經過這樣長期艱苦的掙扎之後，他會在生活的終途成爲一個失敗者，是一種淒苦的念頭。

更幸福的命運在等待着他在五十歲，他的健康剛開始不支，他的精力顯出衰退的時候，賴柯拉夫特遇到希有的好運氣，發現自己突然從勞作中被解放，而且進入了他從來不敢夢想的，一段心裏和環境都平靜的生活。在一個相識（比他所想像的是更好的朋友）死去的時候，這個疲于奔命的著作家驚訝的知道了：贈了他每年三百鎊的終身年金。只要維持他自己的生活（他鰥居了好幾年了，一個獨生的女兒

已經出了嫁），賴柯拉夫特看這入款算超出小康了。在不幾個星期中，他便離開了他近年所住的倫敦近郊，搬到他所最愛的英格蘭的區域，立刻在埃克塞特附近一所小屋裏住下了，有一個鄉下的管家照料他，不久他便完全安之若素了。時常有朋友到得望去看他；那在半荒的園子中間的樸素小屋，那有從伊克司河谷看望到赫爾登山的美景的幽靜書房，主人誠懇歡快的慇懃招待，同他在小徑和草場上的散步，在鄉間的夜的靜寂中的長談；有去看他的快樂的人，對這些都不會忘記。我們希望這全會繼續許多年；也確實彷彿賴柯拉夫特只需要休息和安靜，便可以變成健康的人了。但是他自己雖然不知道，他已經在患着心病了，這在他過了五年略多的安靜滿意的生活之後，使他突然壽終了。他一向願意突然死去；他怕想到病，多半因為病給予別人的麻煩。在一個夏季的黃昏，在很熱的天氣散步了很遠之後，他在書房的沙發上躺下，並且在那裏——像他的安靜臉面所表示——從微睡進入大的沉默中了。

他離開倫敦的時候，賴柯拉夫特向著作事業告了別。他告訴我說，他希望再不寫一行文字發表了。但是，在他死後我所看的遺稿中，我遇到三本手稿，初看來似乎是日記，其中一本第一頁上的日期，表明作者在得望住下不久之後便開始了。我將這些頁手稿略讀一點的時候，看出它們並不僅是逐日生活的記載；顯然覺得自己不能完全不用筆，這老作家便隨興所至寫下一種思想，一個回憶，一段幻想，一篇心境的描寫等等，僅寫上寫這些段文字的月份。坐在我常在那裏陪伴他的屋裏，我一頁一頁的翻讀，有時候彷彿我的朋友的聲音又向我說話了一樣。我看到他的衰老的臉，有時莊嚴，有時微笑着；回想起他的慣有的姿態或手勢。但是在這寫下的閒談中，比較在我們過去的談話中，他更親切的顯露出他自己。賴柯拉夫特絕沒有犯過饒舌的錯誤，他傾向溫和的認可，畏避辯論和武斷，在一個受苦很多的敏感的人，這是自然的。在這裏他並無約束的向我說話，在我全部讀完了的時候，我比以前對他更爲了解了。

當然這寫作不是有意要發表的，可是，在許多段落中我似乎覺出了文學的目的——超出文辭風格等等以外的東西，從長期寫作的習慣得來的。特別是他的有些回憶，若不是懷着（無論怎樣不明確）應用的心思，賴柯拉夫特不會煩神去寫下來的。我猜想，在他的快樂的閒暇中，他漸漸有了再寫一本書的慾望，一本只爲使自己滿足而寫作的書，顯然這會成爲他可以寫出的最好的著作。但是他似乎從沒有試將這些斷片加以整理，大概因爲他不能決定它們所應採取的形式，我想像他不敢想到一本第一人稱的書；他會覺得這太驕矜了；他要使自己等待到智慧更成熟的日子。所以他又放下筆來了。

這樣猜想着，我說不定這個不規則的日記是否可以比初看來有更寬廣的興趣。對於我，它的個人的興味是很濃厚的。從這裏擇取內容成爲一小卷書，至少爲了真誠的緣故，對於不僅用眼，却也用心來閱讀的讀者不無價值——難道是不可能的嗎？我又將手稿重新翻過。這裏有一個人，他達到了他的慾望，很中庸的慾望之

後，不僅覺得滿足，却也享受了很大的幸福。他談論許多不同的事物，確切的說出他的思想，他說到他自己，而且在世人能夠的範圍之內，說了實話。我覺得這作品有人類的興趣。我決定印行。

編列的問題是要考慮的；我不願用粗劣的雜集問世。給每個不連接的段落加上題目，或甚至在分類題目之下將它們編組，也會妨礙它們的自然流露，這却是最願意保存的。將我所選出的材料讀一遍，自然的各方面怎樣被常常提及，許多思想對於所題的月份多麼適合，很引我注意。我知道，賴柯拉夫特一向很受天空的情景，年月的運行影響。所以我突然起了一念，將這部小書分成四章，以四季命名，像一切分類一樣，它是不完全的，但也就够用了。

G.

G.

原书空白页

四
季
隨
筆

原书空白页

春

I

我的筆放在那裏沒有動已經一個多星期了。我整整七天沒有寫東西，甚至連一封信也沒有寫。除了一兩次生病之外，這樣事在我以前的生活中從來沒有發生過。我的生活呀，是不得不用焦心的勞作來維持的生活；我的生活不是爲生而生，像一切生活應當成爲的樣子，却是受恐懼鞭策着的。賺錢應當是達到一種目的的手段。在三十多年的時光中——我十六歲便開始維持自己的生活——我不得不把賺錢就看成目的。

我可以想像到，我的舊筆桿對我覺得有責難的意思。它沒有好好爲我服務嗎？爲什麼我在幸福的時候，讓它在那裏受冷落，聚起塵土來呢？這同一筆桿一天一天的靠着我的食指，一共有——多少年？至少二十年；我記得是在陶坦罕路（Totterham Court Road）一家舖子裏買的。我在那一天同時也買了一個鎮紙，費了我整整一先令——在那時是使我顫抖的浪費。筆桿那時候是新漆的發着光，現在已經全體成了無漆的椶色木質了。它已經在我的食指上磨成了僵皮。

舊伴侶，可也是老仇人！有多少次我憎惡着非拿它不可，頭和心都是重沉沉的，眼睛昏花迷亂，手顫抖着，將它拿起來呵！我必須用墨水沾污的白紙，我是多麼害怕呵！尤其像現在這樣的天氣：春天的碧眼從玫瑰色雲彩中歡笑，陽光在我的桌子上閃灼，使我渴想，幾乎發瘋的渴想，那花開到處的大地的芳香，山旁落葉松的碧綠，和高地上雲雀的歌唱。有一個時候——這似乎比童年還渺遠——我熱切的拿起筆來；若是我的手顫抖，那是爲了希望的緣故。但它是愚弄了我的希望，因爲

我的著作沒有一頁值得活着。現在我可以毫無悲苦的說這一句話了。這是青年期的錯誤，只有環境的力量使它拖長。人世對於我並沒有什麼不公平；謝天，我已經學了乖，不爲這去嘲罵人世了！著作的人，即使他寫了不朽的作品，爲什麼對人世的冷落懷憤呢？誰請他將著作問世？誰應允聽他了呢？誰對他失信了呢？若是我的鞋匠替我作了一雙很好的鞋，我一時不講情理，將鞋扔還給他，他有正當的理由抱怨。但是你的詩，你的小說，誰向你訂購了呢？若是你的作品是誠實的雇傭的著作，可是沒有買主，你最多可以自稱是一個不幸的工匠罷了。若是你的作品是受上天的靈感，那你怎麼好意思爲得不到現金的報酬，便發怒發惱呢？對於人心所產生的作品，有一種評判的標準，唯一的標準——後代的評斷。若是你著了一本偉大的書，後世將會知道。不過你是不關心身後榮耀的。你要在舒服的安樂椅上享名。哈，這便完全是另外一種事情了！鼓起勇氣來要求滿足你的慾望。承認你自己是一個商人，向神和人力說，你所出賣的貨品，比許多售價很高的貨品貨色更好。你也

許是對的，時髦不趨向你的貨攤，對你確是苦事。

■

這間屋子的絕妙的安靜！我完全無所事事的坐着，觀望着天空，看着地氈上黃色日光的形式，隨着時光一分分過去而變化，我的眼睛順着一張張裝框的版畫，順着一行行心愛的書籍看過去。屋裏沒有任何東西活動。在花園裏我可以聽到鳥雀歌唱，我可以聽到它們的翅膀沙沙作響。若是我高興，我可以這樣終天坐着，並坐到更爲安靜的夜晚。

我的房屋是完美的。運氣很好，我找到了一個同樣稱心的管家——一個低聲輕步的婦人，已經到了知道慎重的年歲，強健敏捷得足以作我需要她作的一切事，又不怕寂寞。她起得很早。到吃早飯的時候，除作飯之外，屋裏已經沒有許多事可作了。我聽陶器聲響的時候便很少有；關門或窗的聲音我絕沒有聽到過。哦，幸福

的靜默！

絕不會有人來拜訪我，我拜訪別人更是沒有夢想到的事。我有一封給朋友的信要寫；或者我在睡前着筆；或者我等到明早。友誼的書信除了在興致鼓動着的時候，是絕不應當寫的。我還沒有看報紙。我總等到散步疲倦了回來之後才看；這時候看看熱鬧的人世在作些什麼，看看人們發現了什麼新的自尋苦惱的方法，什麼種新的無益勞作，什麼新的危險和鬪爭的機會，倒是可以開心的。我捨不得將清早精神勃勃的朝氣費在這樣可傷的胡塗事情上。

我的房屋是完滿的。大得剛可以使家庭的環境有條有理；四壁間的空地剛富餘到好處，要沒有這點空地，人便不能自在了。建築是很結實的；灰泥和木工都表示出比現代更悠閑，更誠實的時代，樓梯不在我的脚下吱軋作響；我不被無情的穿堂風暗襲；我可以開關窗子不至于筋肉疼痛。至于壁紙的顏色和花樣這類小事，我承認我是漠不關心的；牆只要不刺目，我便滿意了。家的第一要件是舒服；若是人有

錢，有耐心和眼光，美的細節可以以後增補。

在我看來，這間小小的書房是美麗的，主要的因為它是家。在大半生中我是沒有家的。我曾經住過許多地方，有些我心裏憎惡，有些很使我歡喜；但是直到現在都沒有組成家的要素：安穩感。我隨時可以被惡運，被嗷嗷不休的必要驅逐走。這些時候我全自己心裏說：有一天我或者將有一個家；可是在生活繼續過下去的時候，「或者」的成分越來越重，在命運私向我微笑的時刻，我幾乎把這希望都放棄了。我終於有了我的家了。我將一冊新書放到架上的時候，我說：在我有眼看你時站在那裏罷；一陣快樂的戰慄使我顫動。這所房屋在二十年租期內為我所有。我一定不會活得這麼久；不過，即使我能活這麼久，我也有錢來付我的房租，和購買我的食物了。

永遠不會有這樣太陽為他們升起的不幸者，我懷着憐憫的心想到他們。我願在祈禱文上加一條新的請求：『為一切大城市的居民，尤其為居住在公寓，寄宿舍，

層樓，或其他代替家的卑陋處所（因為必需或胡塗而想出來的）的人。」

我白白的思索了畫廊派（譯註一）的美德。我知道，爲這個小小的地球上的一個人的小小的住處煩惱，是一件胡塗事。

上天的眼睛所訪問的地方。

對於聰明人都是樂土良港，（譯註二）

但是我一向總是遠遠的崇拜智慧。在哲學家的聲調鏗鏘的句子中，在詩人的黃金的韻律中，我覺得智慧在一切東西中是最可愛的。但是它永遠不會爲我所有。假裝着具有我作不到的美德，對於我有什麼用處？對於我，住居的地方和方式是最關

譯註一：畫廊派是希臘哲學家任諾（Zeno 342 p. - 270 B. C.）所創，學派的名稱從他在典雅講學的地

方 Stoa Poecile（意爲畫廊）得來。他主張抑壓感情，過克己生活，對人生持淡泊態度。

譯註二：自莎士比亞（Shakespeare）的查理第二（Richard II）一幕三場引出。上天的眼睛是太陽。

重要的；明白說出，便完了事。我不是四海爲家的人。若是我想要，我將死在英格蘭以外的地方，這思想我覺得會是可怕的。在英格蘭，這是我選定的住處；這是我的家。

III

我不是植物學家，但是我老早就覺得收集草本植物是一種快樂。我歡喜遇到一種我不認識的植物，藉着書的幫助認識它，下一次它在我的路旁閃耀時叫它的名字。若是這種植物是希有的，它的發現給我快樂。偉大的藝術家大自然，在萬目灼灼下創造普通的花；即是我們說是最俗的野草，人類的語言中也沒有字可以表現它的奇妙和可愛，但是這些是在每個過路人的眼前創造的。希奇的花是在隱密的地方，藝術家用更微妙的心情，另行創造的；發現它，使人感覺到入了更神聖的境界的快樂。就是在歡喜中，我也覺到敬畏。

今天我走得很遠，走完路時我發現了小小的白花的車葉草。它生在年青的柺樹叢中。看了很久的花之後，我拿周圍細長的樹的美供自己享樂——樹光滑平潤，顏色像橄欖一樣的。緊靠根前有一叢山榆；它的生癭的皮，彷彿用一種不識的文字描出輪廓，使得年青的柺樹顯得更為美麗了。

我無論漫遊好久，都沒有關係。沒有工作使我回去；我留連到無論怎樣遲，也沒有人煩惱或不安。春天在這些小徑和草場上閃耀；我覺得彷彿眼前每一條蜿蜒的小路我都要得走。春天將久已忘懷的青春的力為我恢復了一些；我走路並不疲倦；我像孩子一樣向自己唱歌，所唱的歌便是我幼年所學。

這使我想起來一件小事。靠近一個小村，在樹林旁一個荒僻的地方，我遇到一個年約十歲的孩子，他用兩隻胳膊抱着頭，靠着樹身，悲慘的哭泣着。我問他是怎麼一回事，略費了一點麻煩之後——他比普通鄉下孩子要好些——我知道了他被派拿六便士出來還債，將錢丟掉了。這個可憐孩子的心境，在一個莊嚴的人會被稱為

絕望的痛苦；他一定哭得很久了；他臉上每一根筋都彷彿在受苦刑一樣顫抖，他的四肢搖動；他的眼睛，他的聲音所表示的苦痛，只有最壞的罪人才應該受到。這就只因爲他丟掉了六個便士！

我原可以和他一同流淚——憐憫的眼淚，憤怒的眼淚，憤怒這種現象所暗示的一切。在光輝無法形容的一天，在天地向人的靈魂降福的時候，一個天性本應使他感到童年所僅有的快樂的孩子，却因爲手裏丟了六便士，哭得心碎！這個損失是很嚴重的，他也知道；他怕見父母的心，倒不如想到他對他們的損害，更爲使他被悲苦所制服。在路旁丟了六便士，使得全家不幸！能够發生這樣事情的『文明』，有什麼適當名詞可以形容？我將手放進口袋，作了六便士的奇蹟。

費了半點鐘我才恢復了安靜的心。對於人的愚昧憤怒，和希望他胡塗得稍好，終歸是一樣無用。在我，我的六便士的奇蹟是大事。唉，我知道有一個時候我完全作不到這件事，不然就要我犧牲一頓飯不吃。因此，我還是高興感謝罷。

在我的生活中有一個時期，若是我突然居到我現在所享受的地位，良心會暗中使我難過。怎麼！足夠維持三四個勞動階級家庭的入款——完全自己獨住的一所房屋——無論向什麼地方轉身都是美麗的東西——而且爲這一切絕對不要作什麼事！我會覺得很難替自己辯護。在那時候我時時動心的被提醒：茫茫的大衆要怎樣掙扎才對付着能生活。沒有人比我更知道：雖然用低微的代價，也足以維持生命。我會經在街上受過餓；我曾經在最窮苦的收容所裏睡過覺；我知道對於『特權階級』的嫉妬和憤怒使心裏燃燒是怎樣的感覺。是呀，但是在那時候我自己便是『特權階級』的一分子，現在我可以接受在他們間有一個被承認的地位，一點也不自責了。這並不是說，我的更大的同情變鈍了。到某些地方去，看看某些情形；我可以最有效的將生活給予我的安寧毀滅掉。若是我孤離着，故意不向那面看，那是因爲

我相信：人世多一個居民，過適于文明人的生活，人世便可以更好，不會更壞。受心靈鼓勵的人，讓他去攻擊世事的不平，去無情叫喚罷；讓有那種天職的人出去戰鬥罷。我若這樣，便違背了天性的指導了。若是我知道一點事情的話，我知道我天生是過寧靜和沉思生活的人。我知道只有這樣，我所有的長處才可以有活動的餘地。半世紀以上的生活教給我：使世間變黑暗的錯誤和愚蠢，多半是不能使自己心靈安靜的人所釀成；救人類不至滅亡的好事，多半從在深思沉靜中度過的生活得來。人世一天天越來越吵鬧；我個人不願在增長着的囂嚷中加上一份，就憑了我的沉默，我也給了一切人一種好處。

若是發給年金，使五分之一的入口都可以像我一樣過生活，一個國家的入款會用得那麼多麼法呵。

「先生，」約翰生（譯註三）說，「一切用來證明貧窮不是災害的辯論，適足以指明貧窮顯然是一種大災害。你絕找不到人費力氣來使你相信，人可以用很多財產過很快樂的生活。」

那位梗直的富于常識的大師，他了解所談論的事。貧窮自然是相對的事情。這兩個字尤其和一個人的智力標準相關。若是我相信報紙，英格蘭有些有爵位的男女，他們若是一星期有二十五先令固定的入款，便沒有權利說自己貧窮，因為他們的智識的需要，和馬夫同廚役相等。給我同樣的入款，我可以生活，但是我確實貧窮。

你告訴我說，金錢不能夠買最珍貴的東西。你的老生常談證明缺錢的事你從來

譯註三：約翰生（Samuel Johnson 1709—1784）是英國的作家，所編的英文字典爲開山的巨大工作。

波司威爾（James Boswell 1740—1795）爲他作了一部著名的傳記，便是引語所從出的書。

不知道。想到因為我一年不能多賺幾鎊錢，在我生活中所引起的悲哀和空虛，我真驚駭金錢的重要。因為貧窮，我失去了怎樣親切的快樂——這些單純的幸福，每人的心都有權利要求！和我所愛的人相見，一年一年的成爲不可能；有些事情是我願作的，若有一點錢幫助我，我原也可以作到，可是毫無力作，引起了憂傷，誤會，不，甚至殘酷的生疏；無數家常的快樂和舒服，因為錢少儉縮或根絕了。我僅只因為處境的艱難失去了朋友；我原可以結交的朋友，對我依然陌生；悲苦的寂寞，心靈渴望友誼時強迫的寂寞，常常對我的生活作祟，只是因為我貧窮。我想，要說沒有一種道德的善良不要用金錢作代價，不大能算是過火話。

「貧窮，」約翰生又說，「是一大災害，充滿許多的誘惑，許多的不幸，我不能不懇切的請你避免它。」

我用不着這種努力避免貧窮的教訓。我怎樣和這位不受歡迎的同房掙扎，許多倫敦的樓頂間都知道。我驚異它竟並沒有一直和我同住到底。這是自然界的一種不

一貫，有時使我在睡眠中斷的夜裏渺茫的覺得不安。

VI

我希望能再看幾個春天呢？樂觀的性情會說十個或十二個；我姑且大胆謙卑的希望五六個春天罷。這已經很多了。五六個春季，快樂的受歡迎，眷愛的從初發的白屈菜觀察到玫瑰的放苞；誰敢說這是吝嗇的恩惠？大地重着綠衣的奇蹟，口舌還未能形容的可愛與光彩的異象，五六次放在我的眼前供觀覽。想起來不免怕我要求得太多。

VI

『人是愛抱怨的動物，總愛想着自身的苦惱。』我驚訝不知道這話的出處。我

有一次在莎榮（譯註四）的著作中發現它，引用沒有註明出處，以後便常常留在我的心頭——是可悲的真理，措辭很好的。至少在許多年中對於我是一個真理。我想若不是爲了自我憐憫的奢侈，生活常常是不可耐的；在無數的情形中，這一定救了許多人不自殺。有些人愛談自己的不幸，在其中得到很大的寬慰，但是將不幸默然含著在心裏那樣深刻的慰藉，這種閑談中却沒有。我幸而從來沒有追溯既往的癖；實在的，即使是關於目前的痛苦，它也絕不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習慣，至于變成制服住我的惡習。我對它屈服的時候，我知道自己的弱點；它給我安慰時，我輕視自己；我能輕視的歡笑，甚至「于逆流之來，處之泰然。」現在謝謝統治着我們的未知的力，我的過去已經將尸骸埋葬了。還不僅這樣：我所經歷過的一切，我都能沉着的，欣然承認它的必要了。過去如此，就讓它如此。大自然爲這形成我；懷什麼目的，

譯註四：莎榮（Pierre Charon 1541—1603）是法國哲學家。

我永遠不會知道；但是在永恒事物的連續中，這是我的地位。

若是像我一向常害怕的樣子，我的餘年在無辦法的貧窮中度過，我能得到這樣的哲理嗎？我不會陷入怨天尤人的自我哀憐的深淵，匍匐在那裏，眼睛固執的躲避上天的光輝嗎？

VIII

在快樂的得望（譯註五）春天的早臨使我心裏歡喜。在英格蘭的有些部份，櫻草在含威嚇而不含安慰的天空下顫抖，我懷着淒涼的不快想到這些地方。穿着雪衣，長着霜鬚的誠實的冬天，我能够誠懇的歡迎；但是日曆使人期待的事情久不實現，三月和四月的啾泣的陰鬱，凌辱了五月的榮譽的暴風，多麼常常使我喪氣絕望呵。在這裏，我還沒有剛剛使自己相信最後的樹葉落掉了；我還沒有剛剛觀望霜在冬青

譯註五：得望（Devon）是位于英格蘭西南部的一州。

上閃耀，便有從西吹來的風使我震驚的預感到：花就要發芽開放了。就是在那有灰色浪雲的天空，表示二月還統治着人間的時候——

和風搖動着接骨木叢，

漫遊的牧人知道

山礫花快要開放了。（譯註六）

我在想我早年在倫敦的時候，那時四季在我頭上過去，並不被我察覺，那時我就不大轉眼看望天空，而且在無邊街道的幽禁中，也不覺得難受。六七年中我沒有看過草場，甚至沒有走到過周圍有樹的近郊，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奇怪。我在爲寶貴的生命戰鬥；在多數的日子中，我都不能有把握的覺得，一星期我可以有食有住。當然，在炎熱的八月的中午，有時候我的思想會嚮往海上；但是這種慾望是絕不能

譯註六：自雪萊（P. B. Shelley）的解放的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引出。

滿足的，所以也絕沒有使我很不安過。有時候，實在我彷彿幾乎忘記人們還走開去度假日。在我所住的城市的窮苦區域，各季沒有什麼覺得到的差別；那裏沒有裝滿行李的馬車，使我想到快樂的旅行；我周圍的人逐日如常去工作，我也是這樣子。我記得困倦的午後，這時書是厭煩的，從睡沉沉的腦子裏擠不出什麼思想來；我便到公園去，得到休息，却沒有快樂的變化的感覺。天呵，在這些時日我是怎樣勞作呵！可是我絕不想我自己是受憐憫的對象！這是以後的事，那時我的健康因為過度的勞作，惡劣的空氣，惡劣的食物，和許多的不幸，開始受了損害了；於是發生了要到鄉間和海濱的令人發瘋的慾望——並渴望其他更爲渺茫的事。但是在我工作最勞苦，受着我現在看來是可怕的貧乏的那些年中，實在我不能說是吃了一點苦。我沒有吃苦，因爲我沒有軟弱的感覺。我的健康可以抵擋一切，我的精力抗拒一切環境的惡意。無論鼓勵怎樣少，我總有無限的希望。沉熟的睡眠（睡的地方往往是現在怕去想的）使我每天早晨精神一新去應戰，有時我的早餐不過是一片麵包，一

杯水。按人類的幸福說，我說不定那時不算是幸福。

多半在青春時代經過一段艱苦時期的人，都被友誼所支持。倫敦沒有拉丁區，但是文學上饑餓的新人，總都有他們合適的同伴。那些陶坦罕路區域和無救的契爾隨 (Chelsea) 樓頂間的住客：他們過着他們的小小的文士的生活，自覺的引以自傲。我處境的特別是我屬於任何一羣；我退避偶然的相識，而且在這些可怕的年月，我只有一個交談的朋友。我的本性不願求助，不願求人提拔；我每進一步，都憑了自己的力量。我不求恩惠，也同樣輕視忠告；除了出自我自己心和腦子的意見，我不願聽從。不止一次我迫于必需向陌生人請求掙飯吃的方法，在我一切的經驗中，這是最為慘苦的；但是我想，我若向一個朋友或同伴舉債，我會覺得更壞了。實情是，我從沒有學着認自己是「社會的一員。」在我，人世和自己總是兩件事，二者間的常態關係是敵對的。我豈不還是一個孤獨的人，和以前一樣不成爲社會系統的一部份嗎？

這一件我有一時輕慢的引爲驕傲的事，在我現在看來不是一件不幸，也是我若重新過我的生活時，不願選擇的事情了。

IX

在六年多的時期中，我總走的是鋪道，一次也沒有在地母身上走過——因爲公園也不過是蒙上一層草的鋪道罷了。以後最壞的情形過去了。我說最壞的嗎？不，不；壞得多的事情還在以後；掙扎着不餓死，在一個人年青有力的時候，還有他的歡快面。不過無論怎樣，我已經開始謀生了；我一次有了半年衣食的把握；若有健康，我可以希望在多年中得到還不算不夠的工資。這是獨立工作的工資，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都聽憑我自己的意思。想到公事房的生活，有一個雇主要服從，我便恐怖。著作事業的榮耀在它的自由和尊嚴！

當然，事實上我所服侍的不是一個主人，却是一羣。獨立，的確是！若是我的

著作不能使編輯、出版家，和讀衆歡喜，我向什麼地方去弄我每天的麵包？我的成功越大，我的雇主越多。我是一大羣人的奴隸。憑了上天的恩惠，我使有些人歡喜，他們代表模糊不明的羣衆，這就是說，我爲自己開了一個利源。暫時他們對我很懷好意；但是有什麼使我可以有理由相信，我已經得到的地位我可以保持？有什麼勞作人的地位能比我的更危險嗎？我現在想着的時候顫抖，像看人不經心的在深淵邊上行走一樣顫抖。回想起在長長的二十年中，這隻筆和一片紙竟能使我和我家庭有衣有食，使我有物質的舒服，使一個除了右手之外沒有其他辦法的人，抵擋得住進攻他的世間一切敵對力量，我不免驚異。

但是我在想着我第一次走出倫敦的那一年。憑了一種抵抗不了的衝動，我突然決心到得墨去，英格蘭的這一部份我一向沒有到過。三月底我逃開我的可怕的住處，還沒有時間細想我所作的事，我已經發現自己坐在陽光中，離我現在所住的地方很近——我的面前是逐漸突起來的伊克司 (Exe) 河的碧綠的河槽，和上有松樹掩

蔭的赫爾登 (Haldon) 山峯。我嘗味到美妙的快樂，在我的生活中這也是一次。我的心境是很奇怪的。雖然在少年和青年時代我對鄉間都很熟悉，英格蘭的美景看過許多，我却彷彿第一次到了自然風景前面一樣。在倫敦的這些年使我早年的生活全朦朧了；我好像是一個生長在城市的人，除了街市的遠景之外，幾乎毫無所知。陽光空氣對於我彷彿有種超自然的成分在——實在的，僅比以後意大利的空氣對我的影響稍差。是燦爛的春日的天氣；少數的白雲在碧藍中間飄浮，大地有令人沉醉的芳香。這時我第一次知道自己是太陽崇拜者。怎麼我活了這樣久，竟沒有問過天空裏是否有太陽？在那豁朗的穹蒼下面，我可以跪下來膜拜。我行走的時候，發現自己連每一長條的陰影都躲開；即使是一棵赤楊樹幹的陰影，我也覺得它彷彿剝奪了我的白日的快樂。我光着頭行走，使黃金色的光可以在我身上降下慷慨的祝福。那一天我總走了有三十英里的路，不過我並不知道疲勞。那時支持着我的力量，我但願能夠再有！

我走進了新的生活。在過去的我，和現在變成的我之間，有一種很顯著的差別。在一天之內，我可驚的成熟了；這意義無疑的是這樣：以前我不知道在暗中發展着的力量和感覺，我突然快樂的意識到了。只舉一點作例：這以前我不大關心植物和花，但是現在我覺得對於每朵花，每種路旁的植物，都感到很深的興趣。我走的時候，收集了許多植物，自己約定第二天買一本書，把它們的名字完全查對出來。這也並不是一時的高興；以後我永遠歡喜田野間的花，並想完全認識。在我所說的這時候我的無知，我現在覺得是很可羞的；不過我這樣却是鄉下或城市居民的常情。春季從樹籬下面隨意採摘半打植物，有多少人能說得出它們的通俗的名字？對於我，花象徵着一大解放，一大覺醒。我的眼睛突然睜開了；這以前我在暗中行走，可是並不知道。

那年春季的漫遊我很記得。我的住處在埃克塞特靠外的一條街上，這裏鄉村的風味勝過城市，我每早出去尋求新的發現。天氣不能夠再溫和了；我所覺到的天氣

的影響，是我以前沒有過的經驗。空氣中有種芳香，使我快樂，也同樣的安慰我。有時向內，有時近海，我順着伊克司河蜿蜒的河道走。有一天我在溫暖肥沃的山谷裏，順着花正盛開的果園漫步，從一家田舍走到另一家田舍，一個美過一個，從一個小村走到另一個小村，每個都被蒼鬱的冬青樹的深陰籠罩；第二天我登上滿生松樹的高峯，從去年的石南使得發褐色的澤地上向遠處凝望，臉上覺到從白色波紋的英法海峽吹來的風。在我周圍的美麗世界中我快樂到這樣的極度：我連自我都忘記了；我只是享樂，並不前瞻後顧；我這個徹底的自我主義者，忘記細細考察自己的情緒，也不和別人的更好幸運比較，來擾亂自己的幸福了。這是一個健康的時期；這給我一個延長壽命的機會，而且在我可以受教的範圍之內，教導我怎樣利用它。

X

在身心兩方面，我一定都比我的年歲老得多。在五十三歲的時候，一個人不應

當常常想着他的失去的青春。我應當不計其他儘自享受的春日，却使我轉到回憶上面，而我的回憶又都屬於失去的春天。

有一天我要到倫敦去，重訪我最窮的時候所住的一切地方。我有二十五年左右不看見它們了。不久以前，若有人問我關於這些回憶有怎樣感想，我會說道：有些街道的名字，有些窮僻倫敦的心影，一到我的眼前便使我悲慘；但是實際上，回顧艱苦污穢的事物使我感到悽苦，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現在將回顧的情形和應有的情形比較，固然很爲不幸，可是我覺得回顧那部份生活却是有趣的，愉快的。比以後我過着體面生活，有足够的食物可吃，要有趣愉快得多。有一天我要到倫敦去，在那親愛的舊時的可怕環境中過一天的生活。有些地方我知道已經沒有了。我現在看到一條蜿蜒的道路，以前我順着這條路從牛津街（Oxford Street），在陶坦罕路的末端，走到里斯特方場（Leicester Square），在這條曲折路徑的某處（我總覺得它是有霧的，點着煤氣燈），有一家店，窗子裏面有包餡的點心和布丁，鑽

眼的鐵器露出蒸氣保着熱的點心和布丁。有多少次我餓得慌站在那裏，連一便士的食物也不能買呵！店和街早都沒有了；有誰像我這樣動情的記得它們嗎？不過我想我常去的地方多半還存在。再走那些鋪道，再看那些髒的門面，暗的窗子，會奇怪的感動我罷。

我看到那隱藏在陶坦罕路西邊的小巷，在那裏，我在最上層後面的一間臥室住過之後，不得不換住前面的地下室；若是我記得不錯，一星期相差六個便士，在那時候，六便士是很大的考慮——可以吃兩頓飯呵！（我有一次在街上發現了六便士，高興得我在此刻還活現的記在心頭。）前面的地下室地是石的；家具有一張桌，一張椅，一個洗臉架，一張床；安上當然便沒有拭過的窗子，從上面走道的平格子得到光線。我在這裏生活；我在這裏寫作。是的，「文學的作品」是在那張髒髒的松木桌那裏作出來的，順便提一下，桌上放着我的荷馬（Homer），我的莎士比亞（Shakespeare）和我那時所有的其他少數幾本書。夜裏我躺在床上時候，常常聽到一隊警

察的脚步聲，他們順走道走着去換崗；他們沉重的脚步有時在我窗子上的格子上作響。我記起在大英博物館一件可悲可笑的生活上的小事。有一次下去到廁所洗手的時候，我覺出在一排水盆上面有一張新貼起來的通告。大意是這樣的：『請閱覽人注意水盆僅供偶一澆洗之用。』哦，這個通告的含意！我自己豈不是不止一次，樂于用這裏的水和肥皂，分量比當事者想到的要多嗎？還有在這大圓頂下工作的可憐人們，在這方面的需要比我還大呢。我對這通告由衷的一笑。但是這裏的含意很多。

有幾個住處我完全忘記了。爲這樣那樣的原因，我總常常搬動——我的所有物都在一隻箱子之內，這是一件容易事。有的時候同住的人教人受不了。在那時候，我並不是愛挑剔的，我和同住一所房子的人接觸也少極了，但是偶然人的接近使我受不了，我不得不走開。有時我不得不從有傳染病的情況中逃走。我總是吃得很壞，總是工作過度，在有些這樣的地方，我怎麼竟逃開了致命的疾病，實在是一個大謎。我所遭遇的最壞的事，只是一場很輕的白喉——我料想是因爲樓梯下有一個

士箱的關係。我向女房東談到這事的時候，她一上來驚訝，接着憤怒，終于用許多侮辱將我送走。

不過，就全體論，除了我的貧窮之外，我沒有什麼大可抱怨的事。一星期用四先令六便士，你不能希望在倫敦很舒服——在頗為刻苦的學習期，我最多只能付出這點錢來住一間「有人侍候的帶家具的房屋。」我是容易滿足的；我只需要用牆圍起來的一點空間，使我可以隱蔽起自己，不受外面的煩擾。文明生活中的有些舒服，我甚至都不以欠缺為憾事了；梯甃我認為是有些浪費，屋裏的地氈是我沒有夢想過的奢侈。我的睡眠是沉熟的；我夜間在上面無夢安眠的床，現在我光是看一看骨頭便會發痛。可以鎖的門，冬季的火，一煙斗煙草——這些是重要的東西；有了這些，就是在最簡陋的樓頂間，我往往也可以很滿意了。我常常記起這樣一個住處；在伊斯林頓 (Islington) 離城區路 (City Road) 不遠；我的窗子對着瑞金運河 (Regent's Canal)。我一想到這個住處，我便記起在我的經驗中或許是倫敦最壞的霧了；至少

連續三天，我的燈必須不斷的點着；我從窗子向外看的時候，有時見到運河那面的街上，有少數朦朧的光亮，但是多半只看到微黃的黑暗，這使得玻璃反映出火光和我自己的臉。我覺得不幸嗎？一點也不。周圍的幽暗彷彿只使我的爐邊更爲舒適罷了。我有充分的煤，油，煙草；我有一本書可讀；我有使我感興趣的工作；所以我只出去到城區路一家咖啡店去吃飯，又連忙回到爐邊。哦，我的野心，我的希望！我要知道有什麼人可憐我，我會覺得多麼驚訝憤怒呵！

自然往往復仇。冬季我有很厲害的喉頭炎，有時附帶犯長時的，很凶的頭痛。請醫生當然是我心裏從沒有想到過的；我只是鎖起門來，若是果真覺得很壞了，便上床——躺在那裏不吃不喝，直到我能再照料自己的時候。我們合同以外的東西，我從來不能開口向女房東要，只有一兩次我接受人自動的幫助。青年所能忍受的一切，想起來真是可驚！我記起三十年前的時候，我現在自覺是一個多麼可憐的弱者呵！

那種樓頂間和地下室的生活，我願再過一次嗎？在這以後有五十年我現在所享受的滿足，我也是不願的！因為人有無限悽慘的聽天由命的力量，我們只從較好的方面來看事情，將最壞的方面完全忘記了，造成了絕對樂觀者的議論。但是精力，熱誠，和青春的浪費！在另一種心情中，對於希有的生命力命定要從事卑鄙的掙扎這種現象，我可以流淚。這種現象的可憐！而且，我們的良心若是有一點意義的話，這種悽慘的不公！

不用尋求烏托邦，就想想一個人的青春可以成爲怎樣！在十七歲到二十七歲之間，愉快的努力和天然快樂的可能性，我料想一千人中未必有一個利用過一半。幾乎一切人所回顧的初期生活，都是被必需，意外，和荒唐鬧得變形失色了。若是一個青年人避免較重大的陷阱，若是他使眼睛固定的看着所謂主要的機會，若是沒有

極惡的自私，他謹慎的使一切利益都附屬於自己的利益（「利益」只指物質的好處），他便是利用了他的青春，他便是一個模範，一個可以驕傲的人了。我懷疑在我們的文明中，少年人面對着人生，是否有其他的理想容易追逐。這是唯一完全平安的途徑。但是拿這和可以有形的情形比一比，若是人們敬重人性，若是人類的理智爲人類的幸福服務。只有少數人所回顧的少年時代，是有天然快樂的，在這以後有十來年時間，將美妙的精力正當的加以運用，其中或許夾雜着很微妙的快樂的回憶，使一生的生活都和諧了；這樣人像詩人一樣希少。多數人一點也不想他們的青春，或者即使回顧，也不知道失去的機會，也不覺到所受的墮落。只有和這種愚蠢的大眾相對照，我可以拿我的忍耐鬪爭的青春自傲。我前面有一個目標，不是普通人的目標。即使被饑餓磨折的時候，我也沒有放棄我的目的，精神的目的。但是拿陋巷中居住的受餓少年，和我們意想中的聰明熱誠的青年相對照，我們覺得一劑很快的毒藥，是這種醜惡的正當救濟。

我一看我的書架的時候，便想到蘭姆（譯註七）的『櫥樓的老將』。我的書並不完全從舊書攤得來；有許多是新書皮，頗整潔的；有幾本到我手裏的時候，甚至是堂皇有香味的裝訂。但是我常常搬家，每次換地方我的少數藏書都受了粗鹵的處置，而且說實話，我在平常的時候對它們照料得這樣少（因為在實際事務上我都是懶惰的），就是我的最體面的書，也顯出不規矩使用的結果了。有好幾本書因為一根大釘釘進了裝箱受了很壞的損傷——這不過是它們受損害的極端例子。現在我有閑暇，心裏平靜，我覺得自己比較細心了——這可以證明一大真理：環境使美德容

譯註七：蘭姆（Charles Lamb, 1775—1834）是英國的抒情文作家，所作有伊里亞抒情文集（Essays of Elia）及續集（Last Essays of Elia）。『櫥樓的老將』指破舊的書，語見他的“Detached Thoughts on Books and Reading”，一文。

易。但是我承認：只要一本書不散，我不大煩心它的外表。

我知道有些人，他們總願讀圖書館的藏書，和讀自己架上的書一樣。這在我不解的。就一端說，我憑氣味知道我的每一本書，而且我只消將鼻子放在書頁中間，便可以回想起各種的事。例如我的吉朋（譯註八），是裝訂很好的米爾曼八卷本，我一讀再讀了三十多年的時間——我一打開它時，那高貴的書頁的氣味，便將我作獎品接受它時的歡躍的快樂，完全爲我恢復。再有我的莎士比亞，劍橋版莎士比亞——它的氣味使我追想更遠的生活；因爲這些卷書是我父親的，在我的年歲還不够明白閱讀時期，常常作爲優待，允許我從架上拿下一本，敬重的去掀書頁。書的氣味完全和舊時一樣，我將其中的一本拿在手裏的時候，感到多麼奇異的溫存呵。爲這

譯註八：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是英國歷史家，著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米爾曼（Milman）是倫敦出版家，于一八九一—一九三年曾出版此

書註釋本。

緣故，我不常讀這個版本的莎士比亞。因為我的眼睛和以前一樣好，我便拿起地球叢書的本子來，我買這一本書的時候，可說是頗爲出常的浪費；因此我看這本書懷着由犧牲而產生的特殊親切感。

犧牲——不是就女客廳的意義來解釋的。我買來有幾十冊書所用的錢，原應費在所謂生活必需品上面。我多次站在書攤或書店的窗子前面，爲知識的慾望和身體的需要二者間的衝突所苦。正在要吃午飯，胃口索要食物的時候，我被久已渴望的一本書停住了，書價標得很相宜，我不能把它放過；但是要買便得受餓。我的海尼的提布拉司（譯註九）集，便是在這樣時候抓到手的。它放在古得基街（Großgasse Street）一家舊書舖的攤上——在這個攤子偶然可以從一堆廢物中找出很好的東西。書價是六便士——六便士！那時候我常在牛津街一家咖啡店吃中飯（當然是我的最重要的

譯註九：提布拉司（Tibullus, 542—182 B. C.）是羅馬的抒情詩人。海尼（Heine, 1799—1856）是德國的語言學者，曾編提布拉司詩集。

一餐)。這是真正的老咖啡店，現在我料想是不大會找到這樣的了。我只有六便士——是的，這是我所有的一切了；這可以買一盤肉和蔬菜。第二天我應可得到一點小款，但是我不敢希望提布拉司集會等到明天。我在鋪道上走來走去，手摸着袋裏的銅幣，眼看着書攤，兩種慾望在我內心裏爭鬪。書買了，我帶了書回家，在我吃着麵包黃油的午餐時，我看着書頁飽享眼福。

我看到這本提布拉司集最後一頁上用鉛筆寫着：『讀畢，十月四日，一七九二。』差不多一百年前的這本書的主人是誰呢？沒有其他的文字。我歡喜幻想他是一個可憐的學者，像我一樣貧窮熱切，他用自己的血滴買了這本書，並且像我一樣樂意讀它。這猜想有多少近實情，我不容易說。溫柔心腸的提布拉司呵！——有一位詩人（譯註）將他的畫像留傳給我們，我想比羅馬文學中任何這類的東西都更為令

譯註十：指荷拉司（Horace, 65-8 B. C.），下面兩行詩從他的書信引出。

人愉快。

或是在茂林中默然潛行，

對適于聰明善良人的事加以深思？

擠滿的書架上有許多其他的書也是這樣買來的。拿下它們，就是活現的回想起來掙扎和勝利。在這時期，除了獲得書籍之外，金錢不足代表任何我願加以思索的東西。有我所熱切需要看的書籍，有比身體的榮養對我更爲必要的書籍。我當然可以在大英博物館看到它們，但這和成爲自己的財產，放在自己的書架上，完全不是一件事。偶然我買一本外表最破爛不堪的書，受了胡寫亂畫和撕扯的玷辱——沒有關係。我寧願讀這一本，不願讀不屬已有的本子。但是有時候我也犯自己任性的罪過；一本書誘惑了我，一本並不是我真正渴望的書，是謹慎原可以使我放棄的奢侈。例如我的那本勇——斯提林集 (Jung Stilling)。它在赫萊衛街 (Holywell) 引

起我的注意；書名在真與詩（譯註十一）中是我熟悉的，我翻着書頁的時候，好奇心越來越強。但是那一天我制止住了。實際上，我出不起十八個便士，這就是說，我那個時候真是窮。我又經過兩次，每次都使自己安了心。勇……斯提林集沒有買主。有一天我有了錢了。我連忙到赫萊衛街去（這時期我的習慣的步度是一點鐘五英里），我看到和他交易的頭髮灰白的小老人——他的名字叫什麼呢？——我相信這個人原來是天主教的神父，而且還有一種神父的尊嚴在。他拿了書，打開來，沈思一會，於是看一看我，彷彿自訴心曲似的說道：『是呀！我願意有時間讀這本書。』

有時我在爲書籍所忍受的絕食之外，再加上搬運夫的勞力。在潑特蘭路（Port-

譯註十一：真與詩（*Wahrheit und Dichtung*），後定名爲詩與真，是德國詩人歌德（*Goethe*, 1749—1832）

的自傳，述其年青生活。勇斯提林本名爲約翰亨利克勇（*Johann Heinrich Jung*, 1740—1817）是德國作家，歌德友人。

land Road) 車站附近一家小書店，我遇到一部初版的吉朋，價錢是可笑的。我想是一先令一本。買到這樣書頁乾淨的四開版的書籍，出賣上衣我都願意。碰巧我身邊的錢不夠，家裏的錢却够的。我那時候住在伊斯林頓。和書商談了之後，我步行回家，取了錢，我再步行回來，又——抱着大本頭的書，從尤斯當路 (Euston) 西口，走到遠過了天使酒店的伊斯林頓的一條街。我兩次拖完——我想到吉朋的磅數，在我一生中這是唯一的一次。這一回我兩次——計算上取錢的一次便是三次——走下尤斯當路，爬上潘頓維爾 (Pentonville)。我不記得是那一季，是什麼天氣？我買這部書的快樂把其他的思想全驅除了。不錯的，要除了重量。我有無限的精力，但卻沒有許多勁，最後一次路走完時，我便坐在一張椅上流着汗，發着痛，癱軟無力——却高興！

富裕的人聽到這個故事會吃驚。爲什麼我不讓賣書人給我送這些本書呢？若是我不能等待，順着那條倫敦大道上沒有公共車輛嗎？那一天除了在書上所費的錢之

外，我覺得再化不起另外一個便士了，我怎樣可以使富裕人了解呢？不，不，這種節省勞力的消費不在我的範圍以內；我所享受的東西，都的確是我用額頭的汗賺來的。在那時期，我幾乎不知道坐公共車輛走路是怎樣的事。我在倫敦街上一連走過十二點鐘和十五點鐘，絕沒有想到過付出代價來節省腿力和時間。窮到極致，我有些東西不得不放棄，這便是其中的一種。

過了多年之後，我將我的第一版的吉朋比買價更廉的出售了；同賣的還有其他許多二開版和四開版的好書，我不斷搬家，不能把它們隨身拖帶着；買這些書的人說它們是『墓碑』。吉朋爲什麼沒有市價呢？我的心時常爲惋惜這些四開版的書發痛。讀印刷那樣好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是何等快樂！書頁和內容的尊嚴是相稱的；光看一面就可以調和人心。我想我現在容易得到另外一部；但是這一部書對於我，和那一部有塵土同勞力紀念的書便不會一樣了。

一定還有精神和經驗和我類似的人，記得潑特蘭路車站對面那個小書舖。它有一種特性；書都是有充實內容的——主要的是神學和古典的著作——而且多半是所謂沒有價值的舊版，賣不出價錢，爲了實際的應用都有近代的版本代替了。賣書人很有上流人風度，這種希奇的事實，和他的標價特別低，有時使我以爲他開這個舖子只是爲愛文學的緣故。在我眼中認爲無價的書，我用幾個便士便在那裏買到，而且我想我爲任何一本書也沒有出過一先令以上。像我有一次有機會可以覺到的樣子，一個新從課室出來的年青人，對於我高興從那仁厚的書攤，或從裏面更豐富的書架上搜求來的陳貨，只會驚訝的加以輕視。例如我的西塞魯書信集（譯註十二）是

譯註十二，西塞羅（Cicero, 106—43? B. C.）是羅馬的作家，政治家，尤以演說著名。

短而寬的羊皮紙本頭，有葛萊維司（譯註十三），葛羅諾維司（譯註十四），和其他不知多少舊時學者的註。呸！無望的不合時了。但是我絕不覺得這樣。我深愛葛萊維司，葛羅諾維司和其他的人，而且我所知道的若和他們一樣多，我很可以滿足的受那個年青人的輕視。作學問的熱誠是絕不會不合時的：光是那種模範便像聖火一樣在我們眼前燃燒，永遠熄滅不了。在舊時學者的註釋中充溢着的熱誠和愛，我在那一位近代編輯者中可以找到？

就是我們現代最好的版本，也有很多教科書味；你常常覺得編者不將他的作家看作文學，都只看成課本。書酸對書酸，舊的勝過新的。

X ■

譯註十三：葛萊維司（Gravius, 1623—1703）是德國古典學者。

譯註十四：葛羅諾維司（Gronovius, 1634—1775）是荷蘭的古典學者。

關於春季賽馬今天的報紙上有很長的記載。看到這使我滿心憎惡。這使我想起一兩年前在蘇萊 (Surrey) 一處車站上所見到的一張廣告，宣布着鄰近的賽馬。這就是我在筆記本上抄下的廣告：

『管理處爲保證參觀人之秩序與舒適，雇用下列人員：

十四名偵探 (參加競賽的)

十五名偵探 (警察局)，

七名警監，

九名警察副長，

七十六名警察，和自陸軍後備隊及退休士兵特別選出之特別派遣隊。

以上人員完全爲維持秩序與驅除不良分子而設。大隊蘇萊警察亦將協助。』

我記得有一次，在一塊閑談的朋友中間，對於賽馬問題失口說了一句話，大家說我『脾氣和人格不入。』連提倡人自己都認為對體面人有危險的公衆集會，對這加以反對，真就是『脾氣和人格不入』嗎？人人都知道，舉行賽馬多半只使傻子，壞蛋，和小偷高興並得利。聰明人也參加這種事情，並且說他們的到場是要『維持一種大體還算高尚的遊戲之地位，』來辯護他們的行爲，這不過表明聰明很容易變胡塗和不得體罷了。

XV

昨天在遠道散步的中途，我在路旁的小旅店吃午飯。桌上放一本流行的雜誌。隨便閱覽一下，我發現一篇婦女寫的論『獵獅』的文章，我在其中遇到一段是值得抄錄的：

『在我叫醒我丈夫的時候，當時離開約四十碼的獅子，一直向我們撲來，我用

口徑·303吋的手槍正打中他的胸部，像我們以後所發現，將他的氣管打碎了，脊骨打斷了。他撲了第二次，第二槍射中他的肩頭，將他的心撕成碎條了。

看看這位能用槍用筆的女傑，會使我感覺興趣。她大概是一個十分年青的婦人；在家裏的時候，大概也是客廳裏的文雅人物。我願意聽她談話，願意和她交換思想。在圓形劇場裏有座位的古羅馬婦女是怎樣，她可以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概念。在私生活中，許多這樣的婦女一定都聰慧俊秀，受過高等的教養，富有令人愉快的情感；她們談論藝術文學；她們可以爲力斯比亞的雀（譯註十五）流淚；同時她們對於撕破的氣管，擊毀的脊骨，破開的五臟，也是鑒賞家。她們願意親手從事屠殺，大半是不會的，在這件事情上，我不得不設想我們這位流行雜誌上的獵獅女傑是一個例外的女子；但是無疑的，她和羅馬婦女可以一塊過得很好，只找得出少數表面

譯註十五：羅馬詩人加塔魯司（Catullus 87-45? B. C.）在詩中稱其所愛之女子爲力斯比亞（Lesbia）。有詩咏她的愛雀之死。

的不同來。她的流血的回憶被顧忌到一般人趣味的編者所歡迎，這事實或比編者和讀衆所見到的含意更深罷。這位婦人假如寫一部長篇小說（她要寫的機會很多），它會表現出近代的力量真實情調。當然，她的風格被她愛讀的作品所成就；多半她的感情和思想的方式也受同一來源許多影響。這若不已經是，我敢說不久也就要成爲典型的英國婦女了。確實的，『她沒有胡來的地方。』這樣婦女應當生育特出的種族。

我離開旅店時心緒頗爲混亂。從一條新路向家裏走，我突然發現自己到了小山谷的邊，谷裏有農場和果園。蘋果樹正盛開着花，在我站着凝視的時候，終日發光都很吝嗇的太陽，突然輝煌的照耀起來了。我那時所見的情形，我現在無話可以形容；那開着花的山谷的安靜的可愛，我只能夢想。在我跟前，一隻蜜蜂嗡嗡的叫着；在不遠的地方，有一隻布穀鳴叫；從下面農場的牧場，傳來羔羊咩咩的叫聲。

我並不是民衆的朋友。作爲一種決定時代趨向的力量，他們引起我的懷疑和畏懼；作爲可以見到的大衆，他們使我遠遠的畏避，並且常常引我憎惡。在我一生的大部份時間中，民衆的意義對我就指的是倫敦的羣衆，用意義緩和的話，表現不出在這種情形下我對於他們的思想。鄉間的民衆我是不大知道的；我偶然見到的一點，並不誘請我和他們有更近的認識。我的每種本性都是反民主的，我怕想到無可抵抗的受着民衆統治時，我們的英格蘭會變成什麼個樣子。

錯也能，對也罷，這是我的天性。但是若果有人根據這個，說我對一切比自己社會階級較低的人都不能容忍，那便大錯特錯了。個人和階級之間的大差別，在我心裏最爲根深蒂固。就一個人自己來說，大體總可以從他身上發現點理智，一點向善的傾向。使他在社會組織中和同類在一起，十分之九他會變成一個叫囂的人，

沒有自己的思想，任何惡事，一受感染他都願意作。因為各民族傾向于愚蠢和卑污，所以人類前進得這樣慢；因為個人有作更好的事情的能力，所以人類畢竟還前進。

在我年青的時候，看着這個人和那個人，我驚訝人類只有這樣小的進步。現在看着大眾中的人，我驚訝他們竟前進了這樣遠。

我一向愚蠢傲慢，常常拿一個人的智力和成就來評判他的價值。在沒有邏輯的地方我看不出好，在沒有學問的地方我看不出美。現在我想我們必須區分兩種不同的智力，一種是屬於腦的，一種是屬於心的，我認為後者比前者重要得多了。我小心着不使自己說，智力無關重要；傻子令人厭倦，也同樣令人憎惡。但是我所認識的最好的人，確實不是因為智力，而是因為心腸得免于愚蠢。他們來到我面前，看着他們很無知，有很深的成見。可以有最可笑的錯誤推理；但是他們的臉面閃耀着至高的美德：仁慈，和藹，謙虛，慷慨。有這些美德，他們同時也知道怎樣運用它。

們；他們有心的智慧。

在我家裏爲我工作的可憐婦人，便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一上來我就覺得她是一個出常的好僕人；認識了三年之後，我發現在我所認識配稱爲最優秀的少數婦女之中，她是一人。她能讀能寫——止此而已。我準信，受更多的教育會對她有害，因爲這會使她的天然的動機混亂，不給她一點心理指導的光輝。她在完成着她的天性的職務，悠然滿意，欣然負責，這使她在文明人中居高尙的地位。她歡喜整齊和安靜；對於人類的孩子，還能給予什麼更大的稱讚呢？有一天，她告訴我一個過去的故事。她母親在十二歲的時候，到人家去工作；但是你想是怎樣的條件？女孩子的父親是一個誠實的勞動者，要付給她所去的人家每星期一先令，爲學習她所要作的事。若是有人要求現今的勞動者作這樣的事，他會怎樣癡笑瞪視呵！我的管家和普通這類人很少相像的地方，我不再驚奇了。

XVII

一天幾乎不斷的下雨，但是在我却是高興的一天。我吃過了早餐，正在看得望地圖（我多麼喜歡好地圖呵！），查我所計畫着的遠行的路線，這時有扣門聲，M太太拿進一個棕色的大紙包來，我一看便知道裏面是書。訂書單是不幾天之前寄到倫敦去的；我沒有希望這樣快便可以得到書。懷着顫動的心，我將紙包放在一張乾淨桌子上；在收拾火時眼睛看着它；於是拿了小刀，莊嚴的，慢慢的，雖然用着顫抖的手，我開始拆包。

看賣書人的目錄，從這頁那頁挑取可買的書，是一種快樂。以前在我不大能省出錢來的時候，我盡力使目錄不在眼前；現在我却逐頁嘗味，愉快的實行我不得不用來約束自己的慎重。但是拆開沒有見到而買來的書，却是更大的幸福。我不是搜求珍本的人；我不在乎初版和長度超常的本頭；我所買的文學，是人的心靈的食

糧。內面的包紙折過去，第一眼見到裝訂！第一次書的氣味！第一次金字書名的一閃！這裏有一部作品，書名我已經知道大半生了，可是我還沒有見到過；我恭敬的將它拿到手裏，輕輕的將它打開；在我瀏覽章目，預期等待着我的享受時，興奮使我的眼睛朦朧了。誰比我更爲心賞遵主聖範（譯註十六）中這句話：『在一切事物中我追求安靜，但是我得不到它，除非在一個角落裏手執着一卷書』？

我心中有作學者的材料。有閑暇和心的安寧，我可以博學。在大學的門牆之內，我會過得很快樂，無損害，我的想像會永遠在古世界裏忙碌。米須列（譯註十七）在他的法國史導言中說：『我從世界的邊緣上經過，我以歷史爲生活。』現在我可以看出，這是我那時的真正理想；在我的一切戰鬥和不幸中，我總生活在過去中的

譯註十六：遵主聖範（*Imitatio*）是德國托馬斯·阿·墨西司（*Thomas a Kempis, 1380-1471*）所著書。

譯註十七：米須列（*Micheler, 1738-1874*）是法國的歷史家。

多，在現在中的少。當我確實在倫敦受餓，當我覺得永遠不能憑筆謀生活的時候，我在大英博物館度過了多少天，不計功利的讀着書，彷彿我完全無憂無慮呵！吃一塊乾麵包作早餐，口袋裏另帶一塊作午餐，我在那大閱覽室裏在一張棹前坐下，面前的書絕無立刻得利的可能——回想起來真使我吃驚。在這樣時候，我讀大本頭德國論古代哲學的書籍。在這樣時候，我讀阿漂里阿司、魯善、皮特龍尼司、希臘詩選集，達俄簡尼司列以爾提司（譯註十八），和——天知道還有什麼書！我的饑餓被忘却了；我必須回到那裏過夜的樓頂間從不擾亂我的思想。全體看來，這在我倒覺得是頗可驕傲的事；我對那白面消瘦的青年贊許的微笑。我？就是我自己嗎？不

譯註十八：阿漂里阿司（Apuleius, 110 ?）是羅馬諷刺作家，哲學家，著金鹽；魯善（Lucien, 120 ?

180 ?）是希臘諷刺作家，著死人的對話；皮特龍尼司（Petronius）是羅馬尼羅（Nero）帝時代

作家；達俄簡尼司列以爾提司（Digenes Laertius, 300 ? - 350）是希臘作家，著哲學家的生活與習

慣。

是，不是！他死去三十年了！

高尚意義的作學問，以前沒有給我機會，現在是太遲了。可是我在這裏貪饒的讀着泊舍尼埃司（譯註十九），並且自己約定要讀他的每個字。嘗過舊時文學的人，誰不願讀泊舍尼埃司，而去讀引證他和提到他的文學呢？這裏有多冊達恩（譯註二〇）的日耳曼國王（*Die Könige der Germanen*）：關於條頓民族的羅馬征服者，誰不願盡量多知道呢？諸如此類。一直到底我也將閱讀——而且忘記。唉，這是最糟的！我無論在什麼時候所有的知識，若是能隨我運用自如，我都可以稱為博學的人。忍受很久的焦慮，激動，和畏懼，確實對於記憶是最不好的事。我所讀的東西，我只能保持少數的片斷，可是我還是要堅持的，快樂的閱讀。我要為來生儲集淵博的學問嗎？實在，忘記已經不再使我不安了。我有目前的快樂，此外世人還能有什麼要求呢？

譯註十九：泊舍尼埃司（Pausanias）二世紀希臘旅行家及地理學家。

譯註二〇：達恩（Felix Dahn, 1834—1912）是德國的歷史家和詩人。

XVIII

在不受煩擾的一夜休息之後，匆匆的起來，擺出年歲頗大的人那種慢吞吞的神氣穿衣服，心裏想着我可以坐下讀書，安安靜靜的整天讀書，高興的走下樓去——

這是我亨利賴柯拉夫特(Henry Ryerof)嗎？是多年窮困的勞動者亨利賴柯拉夫特嗎？

我離開留在墨污的世界中的人，我不敢去想他們。這會使我悽傷，又有什麼目的呢？但是既向那方面看望，我便不得不想他們了。哦，你們馱着重擔的人，這時正坐下來從事該咒詛的筆耕的苦工；你們在寫，不是因為你們腦子裏心裏有什麼必要發表的東西，却是因為筆是你們唯一能使用的工具，你們的唯一賺麵包的方法！你們的數目一年一年的增加；你們擠在出版家和編輯人的門前，亂擁亂抓，彼此互相咒詛。哦，可憐的景象，可笑而且令人心碎！

無數的男女爲麵包寫作，他們簡直沒有機會在這樣工作上找到持久的生活。他們從事寫作，因爲他們不知道別的可做的事，不然就是因爲文學職業的獨立和令人目眩的獎勵誘惑了他們。他們不放鬆這種不幸的職業，用乞求和借債補充入款的不足，一直到作其他的事情都太遲了——以後呢？有了一生可怕的經驗，我說：鼓勵青年指望以「文學」爲生活的人，所犯的不亞于是一種罪過。我的聲音若是有任何權威的話，我要在人能聽到的地方，高叫出這種真理來。各種形式的生活競爭雖然都討厭，文學界的胡亂格鬪，我看比其他一切都更爲卑污和令人墮落。哦，你們的每千字的價錢！哦，你們的批評欄和訪問記！哦，等待着格鬪中被踐踏下來的人們的那暗黑的絕望。

去年中夏我接到一個打字人的傳單，請求我的照顧，他不知怎樣得到了我的名字，幻想我還在煉獄裏面呢。這個人寫道：『若是你聖誕節的工作緊迫，需要例外的幫助，我希望，』等等。

若是給一個開舖子的人寫信，還能有什麼別樣寫法呢？『你聖誕節的工作緊迫』！我太欲嘔，笑不出來了。

XX

有人在提高他的悅耳的聲音稱讚徵兵了。每隔很久我們才在評論和報紙上讀到這類的東西，而且我快樂的相信：多半的英國人受它的影響甚至於像我一樣。就是恐怖並憎惡得欲嘔。這樣事在英格蘭不可能，誰敢這樣說？每個能思想的人都看出來了，對於人的野蠻的力量，我們的保障是多麼薄弱，這種野蠻力量，有特權的種族已經慢慢的，苦心的約束住了。民主主義對於文明的較好希望是富有威嚇的，根據軍國主義的君主權力的復活（這和民主主義相隨俱來並沒有什麼不自然），使前途十分可疑。只消有一個大屠殺家出現，各民族便互搏喉嚨嘶殺起來了。若是英格蘭受到危險，英國人要戰鬪的；在這樣極端，沒有選擇的餘地。但是，假若沒有當

前的危險，他們必須在普通當兵的災禍下屈首，對於我們島民一定要發生怎樣可怕的變化呵！我想，他們爲了保障人的自由，甚至要超出審慎的界線了。

一個有學問的德國人，有一次向我說起他的一年兵役時告訴我說，要是再延長一兩個月，他一定要自殺求解脫。我很知道，我自己的勇氣不會將十二個月支持到底；屈辱，憎恨，和厭惡會使我發瘋。在上學的時候，我常常每週一次在操場上『受操練』，就是在四十年之後，我只要一想到，在當時使我害病的那極苦痛的顫抖，便會重新回到我的身上來。無意義的照例機械運動，本身幾乎就不能爲我所忍受；我憎惡排隊站着，憑信號伸胳膊伸腿，和勉強一致的脚步聲。個性的喪失在我看來簡直是恥辱。我排隊站着的時候，訓練人常常責備我不起勁，他叫我『第七號』，這時羞恥和憤怒使我發火。我已經不是人了，我變成了機械的一部份，我的名字是『第七號。』我左右的人若很開心的，很熱誠起勁的操練，常常使我驚訝；我會凝視着這個孩子，自問他和我怎麼能覺得這樣不同。實在的，幾乎我所有的同

學或者高興作這件事，或者至少淡淡漠漠的將它作完；他們和教練人交朋友，有些個人因為和他『出乎範圍』散步而驕傲。左，右！左，右！我呢，我想我所憎惡的莫過于那個寬肩膀，無情臉面，聲音裝腔作勢的人了。他向我說的每一個字，我都覺得是一種侮辱。遠遠的看到他，我便轉身逃跑，避免敬禮的必要，更為避免使我異常痛苦的精神的顫抖。若是什麼人對我有過什麼害處，那便是他：身體的和道德的害處。十分正經的說話，我相信我從少年期以後所受的神經的不安，多少可以追溯到這些鐘點該呪詛的操練，而且我準信，成為我一種最麻煩的特性的那種很厲害的個人的驕傲，可以說是從這些不幸的時刻開始。這種脾氣當然是已經存在的；應當限制它，不應當使它加劇。

在更年青的時候，想到在學校的操場上只有我一個人十分敏感，受着劇烈的痛苦，會使我高興的。現在我倒頗為相信，我的許多同學都懷着同樣的壓抑下去的反抗心。即使那些孩子似的高興體操的人，我相信，對於生活的盛年，勉強加在他們

和國人身上的軍役，也不會有一二人歡迎。從或一觀點看來，英格蘭在征服下流血，比較熱切的，或粗心的接受徵兵制度，還要好得多。英國人不會持這樣觀點；但是，假若一旦愛她的人沒有一個懷這樣的思想，對於英格蘭人會是可悲的事。

XX

我心裏想到，我們可以給藝術下定義，說它是：人生妙趣的滿意而且持久的表現。這可以應用到人所發明的各種藝術，因為在藝術家創造的瞬間，無論他是創作一篇偉大的戲劇，或用木頭彫一塊叢葉，他都被他對周圍世界某方面的高超享樂所感動；所鼓勵；他這種享樂本身上就比別人所經驗到的更銳敏，又因為他有一種力量（我們不知道它是怎樣來到身上的），將那種有異常生命力的情緒用可見或可聞的形式加以記載，使得它加強了，延長了。在某種程度上，藝術是人人都能作到的，即使他不過是一個耕地的農夫，因為力量和健康的結果，日出時在田野間發出些彷彿

佛和諧的音調；他受着異常的生活興趣所鼓勵，唱起來，或試要唱，這段未純熟的歌便完全是他自己的創造。也耕着地，咏雛菊，咏田鼠，或作出坦姆阿山特爾（譯註二二）的協韻故事的，是另外一個這樣的人。生活的妙趣對於他，比激動普通農夫心靈的妙趣不僅要有力得多多，微妙得多多，他也能用文字和音樂將它表現出來，使它進入人類的心，在許多時代中具有着魔力。

這幾年中在我國對於藝術頗有談論。我猜疑，在維多利亞（Victoria）時代真正的藝術衝動緩弛的時候，在這個大時代的精力幾乎耗盡的時候，這種談論才開始。理論總在實行衰退的時候，變成熱烈討論的材料。並不是憑了用思想，一個人纔變成藝術家，或者使他在這方面進一時——這一點也不是等于說，已經是藝術家人，不能用有意的努力得到益處。歌德（一點和他相像處也沒有的模倣者，太常使

譯註二二：指英國詩人朋斯（Robert Burns, 1759—1796）坦姆阿山特爾（Tam O' Shanter）是他的一篇詩。

拿他作例了)對於浮士德(Faust)是用了充分心思的，但是在他的成就中同樣珍貴的青年時代的抒情詩，是儘筆所能寫的速度，歪斜着在紙上寫下來的，因為他不能停下去將紙扶直，那又怎樣呢？藝術家是天空的，不是養成的——這種可敬的真理，即使給我自己的眼睛看，我敢寫下來嗎？這時代常常聽到對於斯各得(譯註二十二)有輕視的批評，根據他沒有藝術的良心，他一點不想起風格便草率寫作，他從不在開始以前細想計畫——你當然知道，福樓拜(譯註二十三)一定很不像他這樣作的；在這樣時候，寫下這個真理似乎不算多餘罷。我們爲什麼就不聽到，有一位威廉莎士比亞用類似犯罪的粗心，產生他的所謂藝術作品呢？一位名叫西萬提斯(譯註二十四)的拙工，對於他的藝術這樣不認真，在一章書中描寫山柯的斑驢被偷，不久只是因爲忘

譯註二十二：斯各得(Walter Scott, 1771—1832)是英國歷史小說的作家。

譯註二十三：福樓拜(Flaubert, 1821—1880)是法國的小說家，在小說的藝術上費盡推敲的工夫。

譯註二十四：西萬提斯(Cervantes, 1547—1616)是西班牙的作家，所著吉阿德先生(Don Quixote)

最有名；山柯(Sancho)是吉阿德的侍從。

記，又爲我們寫出山柯騎在斑驢上面，彷彿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一樣——這不是事實嗎？一位塞克萊（譯註二十五）不是在一部極『主觀的』小說最後一頁上無恥的承認，他在一頁上將法林陶須（Farington）爵爺的母親殺死，在另外一頁又使她活了嗎？這些對藝術犯罪的人還同樣列于世界超越藝術家之林，因爲他們生活，在一種意義上，在一種程度內，爲他們批評家所不解，而且他們的藝術是生活妙趣的滿意並持久的表現。

無疑的，有人早已發見我這個定義了。這沒有關係；這在我就少些創見了嗎？不久以前，我爲這種可能性焦心，因爲我的生活靠着連表面近似的剽竊也要避免。現在我和福平頓（Fonington）爵爺（譯註二十六）的意見一致，頗願在自己的機智的

譯註二十五：塞克萊（W. M. Thackeray, 1811-1863）是英國的小說作家，法林陶須是“The New-comers”中的人物。

譯註二十六：福平頓是英國戲劇家凡布魯（Vanbrugh, 1664-1726）的劇本“The Relapse”中的人物，以自己的機智自負。

自然嫩芽中求樂趣，不煩心別人是否想到過同樣的思想。假設我完全不知道有歐克里得（譯註二十七），發現了他的最簡單的幾何證法；有人使我注意到他的書時，我就垂頭喪氣嗎？這些自然的嫩芽畢竟是我們生活的最好的產物；它們在世界的市場上沒有價值，只是出于偶然。在自由的時期，我的有意的努力之一，便是在知識的方面爲自己生活。以前讀書時遇到什麼使我高興，和感動我的東西，它便進了我的筆記簿，以備『應用。』讀到一節引人注意的詩或散文的句子，我不能不想到在我或要寫的作品中，它可以成爲合適的引語。——這是文學生活的惡結果之一。現在我努力排除這種思想習慣，我發現自己這樣問：那麼，我讀和記有什麼目的呢？這實在是人用來自問的頂胡塗的問題。你爲自己的快樂，爲自己的安慰和增加力量而讀書。完全自私的快樂嗎？只支持一點鐘的安慰，不應戰的加強力量嗎？是呀，不過

譯註二十七：歐克里得（Euclid）是約紀元前三世紀的希臘幾何學家。

我知道，我知道。若不是爲了這些點鐘似乎無益的閱讀，我有什麼心腸在這裏住在我的茅屋裏面，等待生活的結束呢？

我有時候想，在我想要朗讀一篇文章時，若有一個人坐在旁邊聽，那多麼好呵。是呀，可是全世界能有什麼人，我可以一定不移的指望他有同情的了解呢？——不，誰甚至可以大體和我的欣賞一致呢？這種智力的和諧一致是頂希有的。我們終生渴望着它；這種慾望像魔鬼一樣驅我們到荒涼的地方；結果將我們陷進泥澤，是太常有的事。終於我們知道這種幻想是虛空的。對於人人都是這樣註定了：你要孤獨的過生活。想像他們自己逃出這種公同命運的人是幸福的；在他們想像着的時候，幸福。沒有得到這樣幸福的人，至少避免了最痛苦的幻滅。一種真理無論怎樣令人不舒服，正面看它不總是好的嗎？將無益的希望一絕永絕的人，在逐漸增加的寧靜中得到補償。

XXI

今天我的園子裏羣鳥高聲鳴叫。說空氣裏充滿了它們的歌聲對於那種不斷的尖聲，哨聲，和顫聲，有時成爲勝利的合奏，狂放的諧音高入雲霄，我們還得不到適當的觀念。時常我注意到有一個較小的歌鳥，快樂瘋了似的努力使用它的喉嚨，要唱過其他一切的鳥。這是讚頌的合唱，大地的其他孩子都沒有這樣的心或聲來發出。我聽着的時候，它的榮耀的狂歡使我神往；我的生命在一種激發的快樂的溫存中鎔化了；我不知道是怎樣深刻的謙卑使我的眼睛朦朧起來。

XXII

我們只要看看文學的雜誌，以後再來評判這時代，便容易使自己相信：文明實在有了切實的大進步，世界站在很有希望開明的階段了。我逐週看一看這些擠滿廣

告的書頁；我看到許多出版家，熱誠的出版各種新舊的書籍；我看到在文學各部門工作的無數人名。宣布的作品有許多只有暫時的意義，或甚至沒有一點意義；但是引有思想或好學人注意的有好多印刷品呵！獻給大眾的有許多古典的作家，形式美麗，價錢最廉；將珍寶在能重視它們的人面前這樣價廉物美的陳列，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對於有錢的人，有華麗的書卷；華貴的版本；在上面用了計算不清的化費，技巧，和心思的藝術品。全世界和各時代的學問都在這裏展覽；無論一個人所研究的是什麼，在這些欄中他總有時候找到合他脾胃的東西。博學的人對於學問範圍以內各種題目所費的勞力，都在這裏了。科學發表天上地下最新的發現；它在幽寂處向哲學家，在市場上向大家發言。人心從從容容從事的奇異工作，有無數出版物來代表；有知識意味的瑣瑣碎碎；從各種有人類興趣的僻徑搜集來的東西。對於別樣心情的人，有無稽故事的作者；說實在話，他們在各種目錄上佔着榮耀的地位。誰去計算他們？誰去計算他們的讀者？寫詩的人也多；但是觀察人會看出來，

在這種公衆趣味的索引上，現代詩人估着並不顯耀的地位。反之，旅行記倒爲數頗多；一般人對於遼遠地方求知慾的銳敏，似乎只比對於傳奇的冒險稍差。

有這些頁東西在眼前，我們豈不是要得相信，精神的事物是我們最關切的大事？永遠從印刷所發出來的這些卷書，誰是買主呢？除非是全國在知識範圍內熱切的結果，這樣大的交易怎麼能夠興旺呢？實在的，我們應當認爲全國城市和鄉間，私人的圖書館都在很快的擴大；大部份的人用許多時間讀書；文學的野心是最普遍的使人努力的刺激之一罷？

這是實情。關於現代的英格蘭，這一切話是都可以說的。但是關於我們的文明的展望，這就足夠使我們安心了嗎？有兩件事情必須記住。這種文學的交易就本身看無論怎樣可觀，是比較範圍小的。第二，那種標明出真正文明人的心理態度，文學活動不一定是變易的明證。

將每月一次的『文學機關報』放在一旁，將每天早晚出版的新聞紙拿起來看一

看。在這裏你可以得到事情的真正比例。讀你每天的新聞紙——無論是費三便士或半便士的——思想它所留下來的印象。也許有少數的書籍『得到短評』了；即使說這『短評』堪注意，拿它所佔的篇幅，和物質生活的興趣所佔的比較比較：智識的努力對於全體民衆所佔的真正重要，你便可以有個尺度了。值得認爲是閱讀的讀衆是很少，很少的；假如明天印書的事完全停止也不會覺到缺乏的人，是很多的。使人覺得起勁的淵博作品的宣布，事實上只對着散佈在全部說英語的世界中那少數幾千人說話。許多最有價值的書，緩緩的才銷到幾百部。從英帝國的各部份，將那些認爲當然來買正經的文學，慣常在公共圖書館搜求它，簡單說，將它認爲生活必需品的男女，都集攏來，若是他們不能舒舒服服的在阿伯爾堂（Abbert Hall）（譯註二十

八）聚會，我就算是很錯誤了。

譯註二十八：是倫敦舉行音樂會等的大會堂，可容八千人。

但是即使承認這個，我們的時代，照愛好智識的情形看來，是趨向文明的心理習慣的，不也是一種明顯的事實嗎？曾經有過什麼時代看到知識和情感的文學散佈得這樣寬廣嗎？真正聰慧的少數人不是發生又深又廣的影響嗎？無論大眾追隨得怎樣慢，怎樣不規則，這少數人不是確實在領導嗎？

我願意相信。在黯淡的證明塞到我眼前的時候，我常常向自己說：想想合理的人的常常出現；想想他到處努力散放光明；現在人類既然已經進步到了這樣地步，這樣的努力竟被盲目野蠻的力量壓倒，怎麼可能呢？是的，是的；但是我珍視爲合理，自己開明並啓發着別人的這個人，這個作家，考察家，講演家，或學問家，我緊緊攀着他的衣尾的，他對於組成真正文明的一切東西——正義與和平，態度的和藹可親，生活的純潔——能够常常代表嗎？這裏有着書本氣思想的錯誤。經驗隨處提出證明：有力的心理的生活可以只是一個人格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却是道德的野蠻。一個人可以是很好的考古家，但却對於人類的理想沒有同情。歷史家，傳記家，

甚至詩人，也可以成爲金融市場的賭徒，社會的諂媚者，叫囂的愛國狂者，或肆無忌憚的陰謀家。至于科學的領袖，『什麼樂觀家敢說他們是溫雅的美德這一方面的人呢？若是對於挺身出來作爲教導人，感動人的人們，我們都不得不這樣想法，對於僅只聽人家話的人，我們又怎樣想呢？讀衆——哦，讀衆！謹慎的統計家不大會敢說，在二十個真正讀有價值書籍的人中，有一個讀時能了解他們的作者。那些似乎銷售很廣的，高尚怡情的作品的講究叢刊，你以爲它們可以保證一切買書人的真正欣賞嗎？記住那些趨時髦，騙隣人，甚至爲奉承自己而買書的人；記住有些人買書是爲願意送價廉的禮物，有些只爲歡喜書的外表。尤其要記住那些碌碌的大衆，他們的熱誠不是根據知識，也不是根據信念——就是那一幫半受教育的人——他們是我們時代的特色，也是危險。他們確是買書的，而且買得很多。他們間有少數人，頭腦和良心的傾向都證明他們的熱誠是正當的，我希望我不會不承認這種事實；對這樣千分之一的人給予一切的幫助和兄弟的安慰！但是那些油嘴滑舌的多數

人，那些昂然自得將書名和作者名字都誤讀的人，那用鼻音將拍節韻律都抹殺的人，那些多出六便士將未切的書頁亂糟踏了的人，那些對賣書的折扣算得很精明的人——我在這些人身上看出我對於下一世紀希望的明證嗎？

有人告訴我說，他們的一半的教育將要成爲完全的。我們是在一個過渡的階段，在舊的壞時代，只有少數人有受高等教育的特權，在未來的幸福時代，人人都將受高等教育；我們是在這兩個時代之間的。對於這種理論，很不幸的事實是：教育僅對於少數人是可能的；儘管你是怎樣教，你的最熱心的精力也只能使少數人得益。在薄土上希望豐富的收穫是枉然的。你的普通人依然是你的普通人：若是他意識到了力量，若是他變成能發言和自專的了，若是國家的富源盡入了他的掌握，現在在每個幸——或不幸——而具有不得人望的精神的英國人眼前，威嚇的隱現着的情形，你便算是得到了。

每早晨我醒來的時候，我都爲沉靜感謝上天。這是我的祈禱。我記得倫敦的時日，那時睡眠被叮叮鏗鏗，喧嚷銳叫的聲音打斷，我恢復了意識的第一個感覺便是憎惡我周圍的生活。木和五金的聲音，車輪的軋軋聲，器具的砰礮聲，鈴的亂響聲——這些已經是够壞的了，但是更壞的是喧嚷的人聲。世間沒有什麼比傻高興的亂嚷或銳叫更爲激怒我，沒有什麼比凶惡的盛怒的叫嚷更令我憎惡。假若可能的話，我願除了少數親人之外，永遠不再聽人舌所發出的聲音。

在這裏，無論我在什麼時刻醒來，無論是遲是早，我都在雍容的沉靜中躺臥着。或許有馬蹄合拍節的在路上發出響聲；或許有狗從鄰近的田家吠叫；或許從伊克司河那一面傳來遠遠的火車的輕軟聲音，但是勉強傳到我耳朵裏來的聲音，幾乎只有這些了。無論在一天的什麼時候，人聲是最希有的。

但是清晨的微風中有樹枝的沙沙聲響；有出着太陽的暴雨吹打窗子的音樂；有鳥的晨歌。近來有好幾次，我醒臥着的時候，傳來最早的雲雀的最初音調；這幾乎使我連無安息之夜也覺得歡喜了。在這樣時候，唯一使我感觸的不安，便是想到在人世的無意義的喧嚷中，我浪費了一長段的生活。這個地方年復一年都有同樣的安靜；比我所得到的再略多一點好運，再略多一點智慧，我可以使我的成年期享到恬靜，我可以使自己在晚年回顧長期的有亭園樂趣的和平生活。按目前的實情說，我略懷着憂傷來享樂，總記着這種和諧的沉靜，不過是那等待着要擁抱我們的更深的靜寂的序曲罷了。

XXXIII

最近我總到同一的方向去散步，我的目的是要看看落葉松的園子。世間再沒有比它們現在所穿的更可愛的顏色了；它使我的眼睛清爽，並且歡快，它的影響深入

到我的心裏。它改變得太快了；我已經覺得那最初的燦爛的顏色開始變成夏季的樸素了。落葉松有它的美麗無比的時刻——每春有機會享受的人是很好。

我在這裏，一天一天的，不僅有閑去散步並看落葉松，却也享有這樣享樂所需要的心的寧靜，能有什麼事情比這更妙嗎？在任何有陽光的春天早晨，有多少人覺得自己心平氣和，能够盡興的享受天上地下的偉觀呢？五萬人中有一個這樣情形嗎？一連五六天沒有一種焦慮，一種心事來攪擾他的冥想，你想一想命運對這個人何等例外的仁慈！相信有一種嫉妬的神這種信念，在人心中有很深的根（而且是很合理的），我不免自問，爲這一段神聖的恬靜，我是否要用一種災禍來償付。在約一個星期的時間中，我便是這少數中的一人，被命運的至上恩惠從全人類中選出來的。這也許輪流攤到每個人；對於多數人，一生只有一次，而且時間是那樣短促。我的命運似乎比普通人的好得多，有時候使我畏懼。

今天在我所歡喜的一條小徑上散步，我看到上面滿是山榛的落英。乳油似的白，衰謝了還發香，五月的光榮飄散在地上了。這告訴我春天過去了。

我照應分的樣子享受了春天了嗎？從我得到自由的那一天之後，年的新生我已經看過了四次，在紫羅蘭花謝，玫瑰花開的時候，我總懷着一種畏懼，怕上天的這種恩惠，在我還能享受的時候，我沒有充分的珍視。在我可以到草場上去的時候，我關閉在書本裏度過許多點鐘。所得相等嗎？懷疑的，不自信的，我傾聽着我的頭腦能怎樣辯護。

我回想我的快樂的時刻，回想我對於每種開放的花的認識，和發芽的樹枝一夜便著了綠衣怎樣使我驚異。山爐上最初的雪似的閃光沒有逃過我的注意。在它常生的岸上我守候着最早的櫻草，而且我在它的叢中發現了白頭翁。開着金鳳花而發光

的草場，猿猴草照耀着的窪地方，使我久久凝視。我看見山水楊因為銀毛的球果而閃光，因為金塵而光彩灼灼。這些普通的東西，我每次看它們的時候，都越來越使我歎賞驚訝。它們又一次過去了。在我轉向夏天的時候，一種疑懼和我的快樂混合起來了。

夏

I

今天我在園子裏讀書的時候，一陣夏季的香味——在我所讀的文章中一種隱藏着的聯想的環——我不知道它究竟是什麼——使我回到作學童時代的假日；長期擺脫了工作，到海岸去的這種輕舒的心情，原是童年的幸福之一，這時很親切的恢復了。我那時坐在火車中；不是載你走遠道的急行的特別快車；却是到不重要地方的慢車，它使你在走過去之前，看到機器冒出的白蒸汽飄浮，並落到草原上面。謝謝聰明的好父親，人衆擁擠的海邊的地方，我們少年人都看不到；我所說的也是四十

年以前的時候了，那時在北部英格蘭海濱，無論在東岸或西岸，爲海岸的美麗和幽靜而愛海岸的人纔會知道的地方，是還可以找到的。火車每站都停；小小的車站，用花壇點綴着，在日光中發出溫暖的香味，鄉下人拿着籃子從那裏上車，他們談着我們不熟悉的土語，在我們聽來幾乎像是外國話的英語。于是第一次瞥見海；注意看是潮漲還是潮退的興奮——在生滿旋花科植物的海岸下面，有平穩的微浪在最遠的地方發出泡沫，或是有一片片的沙和生着野草的池。突然間，到了我們的站了！

呀，孩子的唇上嘗到的那鹽水味！現在我高興什麼時候休假便可以休假，高興到什麼地方可以到什麼地方；但是那海洋空氣的鹽味的吻，我再也不會知道了。我的感官遲鈍了；我不能那樣接近大自然了；我對於它的雲和風有一種可悲的恐懼，在我以前快活的跑跳的地方，現在必須用令人厭煩的慎重態度來行走。即使是半點鐘也好，但願我能撲進海濱有陽光的浪裏，在那裏晒太阳，在銀色的沙丘上打滾，在發亮的石帆上從這塊巖石跳到那塊巖石，若是失足落進淺灘，落到海盤車和

白頭翁之間，便發出歡笑！我的身體比心老多了。以前我所享樂的東西，現在我只能看看罷了。

II

我在索謨色 (Summerest) 過了一個星期。合適的六月天氣使我有漫遊的心，我的思想轉到了塞夫林海 (Severn Sea)。我到了葛拉司唐伯立 (Glastonbury) 和威爾斯 (Wells)，再前進到契得爾 (Cheddar)，一直在克列夫頓 (Clevedon) 達到英法海峽的海岸，總記着十五年前的假日，而且常常在那時的我和這時的我兩相對照中茫然自失。那個最古的英格蘭的角落，美得沒有文字可以形容；若不是怕濕氣和有霧的冬天天氣，我會在曼狄泊 (Mendips) 山下選個地方作我的家和安息處。這些古地名在我的耳朵裏聽起來有說不出的美；這些小市鎮埋在耕地和牧場裏面，還沒有受到近代生活忙迫的影響，它們的古代聖所彷彿被高貴的樹和生滿花的樹籬保

護着，它們的安靜是美妙的。在全英格蘭，沒有比從葛拉司唐伯立的聖荆山（譯註一）眺望的景色更可愛，更有變化的了；在全英格蘭，沒有比威爾斯大教堂的宮壕旁濃蔭的走道更可愛的沉思地方了。我想到我在那裏度過的黃金的時刻時，一種我無以名之的感情便支配着我：一種無法言說的狂歡使我的心顫抖。

在我的生活中有一個時期，我被要到外國旅行的慾望所苦熬；在變化着的一年中，對於一切熟悉事物的不耐煩使我苦惱。我若是沒有終于找到了機會逃脫，我靈魂所渴望的風景我若是沒有見到，我想我一定會鬱鬱的死掉。一定少有人比我更爲享樂這樣的漫遊，少有人懷着更豐富的快樂，或更深的渴望，在回憶中來重溫舊遊。但是——在成熟的秋季，我想到葡萄和橄欖時，無論對我有怎樣的誘惑——我不相信我會再過海了。享樂這個親愛的島上我所知道的一切，和我願知道的一切，

譯註一：葛拉司唐伯立（Glastonbury）爲一古城，傳說亞里瑪西亞的約瑟（Joseph of Arimathea）在

這裏建立英格蘭第一座教堂。聖荆山相離甚近，傳說約瑟以杖擄山上，在聖誕節開了花。

我所餘下來的生命和精力已經是太少了。

我兒時常睡的一間屋子裏，四壁掛着仿英國風景畫家刻出的板畫——半世紀前很普通的鋼彫，上面有這個題跋，『仿自維爾諾（譯註二）畫館的圖畫。』這些圖畫給我的印象，遠勝過我當時所知道的；我用孩子的聚精會神的注意——這一半是好奇，一半是幻想——反覆的凝視它們，直到每一條線都深印在我的心裏了。在這時候我還看到那黑白線的風景，彷彿它們掛在我面前的牆上一樣，我常常想，這種早年的想像——因為這是想像——訓練，對於我的熱愛鄉村風景很有關係，這種愛在我不知不覺的時候也在我心裏潛伏，而且在多年中是指導我的生活的情緒之一。這種早年的記憶或許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我愛黑白線的板畫，甚至超過愛一張好的油畫。再得另外一個推論：在我的青年期和成年的早期，我在藝術所表現的自然上，比從

譯註二：維爾諾（Vernon, 1774—1849）是著名藝術品收藏家。

自然的本身，得到更多的快樂，這也許是一種原因。甚至在那個古怪的時期，艱苦和熱情使我作了俘虜，我一點也見不到開花的大地的時候，一張畫着最簡單的鄉村風景的畫也可以感動我，深深的感動我。在稀有的時候，幸運的機會使我進了國立圖畫陳列館，我常常在『谷裏田家』，『稻田』(譯註三)，『茂司荷德(Monshold)荒地』(譯註四)這樣畫前站立很久。在我內心的陰沉的混亂中，這些和平與美麗的世界的幻象觸動我的深情——我被排除在這世界之外，實在我對這世界也不大去想。但是在那時和現在，要在我心中喚醒這種情緒，都用不着大師的魔術。我只要遇到一塊最不高明的小小的木刻，最價廉的照相版印的插圖，代表着一所茅頂的小屋，一條小徑，一片田野，我便可以聽到那音樂開始低響起來了。謝天，這是一種隨着年歲一同生長的熱情。我臥着要死時腦子裏的最後思想，將是照耀在英國草場上的陽光。

譯註三：『谷裏田家』和『稻田』是英國風景畫家康士特伯(John Constable, 1776—1837)所作的畫。

譯註四：『茂司荷德荒地』是英國風景畫家克洛姆(John Crome, 1768—1821)所作的畫。

在我的園子裏坐在玫瑰花的黃昏的芳香中，我讀完了瓦爾唐（譯註五）的霍克爾傳（Life of Hooker），有什麼地方和時候能更爲合適嗎？赫維特里（Heavtree）教堂的鐘樓幾乎在望——赫維特里是霍克爾的生地。在英格蘭的其他地方，他一定常常想念伸張到伊克司河綠色河槽的草場，和在赫爾登的松樹後面落下去的太陽。霍克爾愛鄉間。他請求從倫敦調任一個鄉間的牧師職——『在鄉間我可以看見上帝的祝福從大地冒出』——我覺得是可喜的，而且無限的動人。見到他手拿一卷荷拉斯（譯註六）牧羊那一瞥，也是這樣。他的有力的散文的格調，是在鄉村的幽靜中脫的

譯註五·埃乙·塞克瓦爾唐（Isaac Walton, 1593-1683）是英國的作家，所作的幾篇傳記，約翰生

（Samuel Johnson）讚爲此類文學模範。他所著釣魚經（Compleat Angler）尤有名。

譯註六·荷拉斯（Horace, 65-8 B. C.）是羅馬的詩人。

胎。有怎樣天體的音樂向這個爲悍婦所擾，臉上有丘疹的可憐人演奏呵！

最後幾頁我是藉着滿月的光輝閱讀的，這以前落日的餘輝已經够我用了。哦，爲什麼不讓我在多年筆耕中，寫點小而完全的東西，甚至像誠實的埃乙塞克所寫的傳記一樣呢！這是文學，你注意了——不是『文學的作品。』我有心可以享受它；不僅了解，而且體味到它的大好處——我也感謝罷。

卅

是星期日早晨，在大地的美麗上面，閃耀着今夏以來使我們歡快的最純淨，最柔和的天空。我的窗子大開着；我看到園裏的葉和花上太陽的閃光，我聽到慣向我歌唱的鳥；在我簷下住家的燕，時時默默的急飛過去。教堂的鐘開始響了；我熟悉鐘聲的音樂，無論是遠的或是近的。

有一個時期，我歡喜對於英國的星期日肆意諷刺，在這每週停止勞動和忙碌的

休息中，我只見到陳腐的愚蠢和近代的假道學。現在我却認爲它是無價的恩惠，侵犯着它的寧靜的一切，我都畏懼。對於『嚴守安息日的思想，』我無論怎樣嘲笑，星期日到來我不是總高興嗎？倫敦大小教堂的鐘是並不悅耳的，但是我記起它們的聲音時——就連那最偽善的非國教的教堂，用一個悲慘的鐘舌敲出的聲音——我發覺它總是和安息感，自由感相聯繫的。我在七天中將這一天給予我的更好的天才；工作放在一旁了，而且在上天允許的時候，煩惱也忘懷了。

離開英格蘭的時候，這種星期日的安靜，這種似乎連空氣都影響到了的與平常日子不同，我總想念着。人們到教堂裏去，店舖關閉，工廠默然無聲，是還不夠的；這些假日的標記還不能成爲星期日。無論一個人對它的意義怎樣想，我們的休息日有一種特殊的神聖性，我料想，就是願看見鄉村少年玩板球戲，和城裏劇場開門的人，也多少渺渺茫茫覺到的。這種觀念對於負着重擔的世人，確是很好的；讓每週有一整天和普通人生活分開，使它像超出普通的焦慮一樣，超出普通的快

樂。雖然有種種宗教狂的弊端，這種思想依然是富有幸福的；星期日對於大多數人總給予很大的好處，對於少數人却就是靈魂的生活，無論他們中的人對於這幾個字怎樣異端的解釋。若是它的古代的用處在我們之間消滅，那對於我們的國家便很糟。無疑它是將要消滅的；那已經使這一天對大眾減少了神聖性的變遷，只有在這裏的鄉村的幽靜中，我們才可以忘記掉。將和它一同消滅的是那種按期安靜的習慣，這雖然變成多半是沒有自覺意義的了，我們却可以安全的說，它是賜給一個民族的最好的精神的恩惠。這種安靜是在一切中最難得到的，最難保持的，是最高貴的心的至上福氣，在有一時，每週勞作的最後鐘聲一響起來的時候，它便吹遍了全土。在星期六的七點鐘時，開始了慰安和沉靜。因為舊信仰的衰微，星期日不能不失去它的制裁力，而且在我們所受到的無數損失中，這會最有效的通俗化。將這一天分開的權威不再被承認時，還有什麼希望保證這一天的道德的美呢？——想一想每週有一個銀行的假日！

星期日我比平常下來得遲；我換了衣服，因為在精神休息的日子將勞苦一週的號衣放在一旁，是適當的。在我，實在的，任何時候也沒有勞作，但是星期日仍然給我帶來安息。我共享一般的寧靜；我的思想比較在其他各天，更完全的逃開實際生活的世界。

我的這所房子怎樣可以使自身有一種星期日的安靜，不容易看出來，因為在任什麼時候它都幾乎是無聲的；可是我却發現一種區別。我的管家現出星期日的微笑到屋裏來；她這一天更爲快樂，看到她的快樂使我喜悅。假如是可能的話。她說話用一種更輕柔的聲音；她穿的一件衣服使我想起只有最輕易，最乾淨的工作要作。她要早晚到教堂去，我知道她爲這更好。她不在的時候，有時我看看平常我絕不進去屋子；我準信在這個好婦人的管理範圍內，會看到發光的潔淨和完全的有條有

理，我看看只爲使眼睛高興罷了。若不是爲了那個毫無污點的，發香味的廚房，收拾我的書，懸掛我的畫對我有什麼用處呢？我的生活的寧靜，完全靠着這個婦人的誠實的照料，她不給人看見的過生活，作事情。我準信，我付給她的錢是她所得報酬最小的一部份。她是一個很舊派的人，光是盡她自己認爲的責任，對她便是一種目的，而且她兩手所作的工作，本身便是一種滿足，一種驕傲。

在兒時，在星期日允許我拿一些書籍，這些書不能受平常日子的更粗心的對待；或者是有很好插畫的書，或者是熟悉作家的更漂亮版本，或者僅是因爲本頭大，需要特別細心的作品。幸而這些都是較高級的文學書，所以在我心裏，在休息日和詩文上最偉大的名字之間，成立了一種聯想。我一生中都保持着這個習慣；我總願將星期日的安靜用一部份在有些書上，在多數時候，這些書是很容易被放在一旁的，我對於它們的認識同愛便很可以作爲忽略它們的藉口，去看有新鮮味來吸引

我的印刷物。荷馬和維吉爾（譯註七），彌爾頓（譯註八）和莎士比亞；我不翻開他們其中一個的星期日，是少有的。這樣的星期日少有？不，這是誇張，因為人有這樣作的習慣。讓我不如這樣說：在許多休息日我有心情和機會供這樣閱讀。現今我是總有這樣心情和機會的了。我願意的時候，便可以取下我的荷馬或我的莎士比亞，但是仍然是在星期日，我覺得享受他們的友誼才算最合適。因為這些得到不朽的偉大作家，對於彷彿被世俗焦慮所迫來接近他們的人，是不起反應的。這裏適于端莊悠閒的服裝，與和平調協的思想。我頗爲有禮節的打開書；若是神聖這兩個字有什麼意義的話，這不是神聖的嗎？在我讀的時候，我不會被打斷。紅雀的聲調，蜜蜂的嗡嗡——這是我的聖所周圍的聲音。書頁翻動的時候，連沙沙的聲音都少有。

譯註七：維吉爾（Virgil, 70-19 B. C.）是羅馬的詩人，所著伊尼伊得（Aeneid）最有名。

譯註八：彌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是英國的詩人，著失樂園（Paradise Lost）等詩。

VI

有好多住處我們可以說，在它的屋頂下不曾聽到過一句怒言，住的人之間從沒有存在過惡感呢？多數人的經驗都似乎使他們有理由說，在有人居住的全世界，沒有這樣的人家存在。我知道至少有一個，所以承認有更多的可能；可是我覺得這是冒險胡猜；我不能準定的指出任何其他例子，而且在我全部世俗的生活中（我是作爲一個脫離了人世的人說話），我也舉不出另外一個。

人共同生活是很難的；不，無論在怎樣合宜的環境之下，時間無論怎樣短暫，他們要毫無互相冒犯的痕跡來聯合，也是困難。工作和習慣的不同，成見的衝突，意見的紛歧，（不過這大概是同樣的事），在兩個人超出了偶然的接觸相處時，便很快的顯明出來，這是要想一想的；而且兩個人在表面的和諧中同時存在，若超過一兩點鐘的時間，其間要包括好多自我的抑制，也要想一想。人生來不是和同輩和平

交往的；他從天性上便是自專的，通常是挑戰的，對於他覺得生疏的任何特性，總用多少仇對的精神加以批評。他能夠有深的感情，只不過對他天然的好爭鬪性偶然加以限制，並制止它的表現罷了。就是最廣大最純潔意義的愛，對於危險的激怒和天生的銳感，也不是保障。沒有有力的習慣作同盟，愛的持久性算得什麼呢？

假設你自己有這樣靈敏的聽覺：任何城市的屋宇下任何時間的談話，你都可以清清楚楚的聽到，發脾氣，生氣，鬧意見的情調會佔優勢。除了最可愛的夢想家，誰能懷疑這件事？你注意了，這並不是等于說，怒的感情是人類生活中的支配力量；我們的文明的事實證明情形正是相反。正是因為，而且僅是因為，天然的衝突精神找到這樣常有的機會發洩，所以人類社會能夠合在一起，並且在大體上顯出和平的外表。在時代的過程中（我們樂意知道究竟有多少時代），人得到了很大限度的自制的力量；可怕的經驗將妥協的必要勉強加到他的身上，而且習慣使得他（個人）寧願過安靜有秩序的生活。但是他本性仍然是一個好爭吵的生物，他在和合理

的利益不相衝突的範圍之內，讓這種衝動發洩——當然，往往也不願這種範圍。普通的男女總公開的和什麼人不和；大多數人要沒有時常發生的吵鬧，便不能生活。你無論和什麼人去談私密話，讓他告訴你，他記憶中朋友親戚們冷淡，生疎，和簡直仇對的情形有多少。這個數目會是可觀的，你從這可以推論出來的日常『誤會』的數目要多得怎樣多呵！口頭的爭論，在貧窮和平民的階級中，比在過悠閑生活的有教養的階級中，當然更爲常見，但是我懷疑，社會階級較下的人，比他們上面的文雅的少數人，是否覺得個人相處要困難得多。高尚的休養可以幫助自制，但却加多了互相刺激的機會。在大宅第裏和在貧民窟裏一樣，生活的緊張是不斷覺到的——在結婚的夫妻間，在父母和孩子間，在遠或近的親戚間，在主人和用人間。他們辯論，他們爭吵，他們喧鬧，他們發作——於是神經寬舒了，他們又準備重新開始。離開家，爭吵比較不顯明些，但是在周圍仍然繼續着。每早晨所送的信件，在不高興的，發脾氣的，和憤怒的心情中寫成的，要佔怎樣的比例呢？信袋高曠着每

辱，或因為壓抑着的惡意裂開了。人類生活居然達到了這樣高度的公私組織，不是可驚嗎——不，不是奇事中的奇事嗎？

溫和的理想主義者對於戰爭的延續還發出憤怒的驚訝哩！噫，各民族怎麼還能保持和平，不是人的智力所能解釋！因為若是憑了最難得的好運氣，個人們才可以和諧的相處，異地各民族間相互的諒解和善意，似乎可能性要少得多。事實上，向來沒有兩個民族是友好的，若是將友好作為彼此真正歡喜解；在各國的相互批評中，總參雜着仇視的感情。Horia（仇對）這個字的原意只是陌生人，一個陌生人同時也是外國人，不在普通心理引起憎惡，可以說是希奇的例外。除了這之外，每個國家中還有許多人以增劇國際的厭惡為樂為業，戰爭不斷被人談論，而且時常宣戰，人要略有常識，怎能覺得驚異。在過去的時代，距離和交往的稀少，保證了各國之間的和平。現在各國都互相接近了，新聞記者和政治家們所不斷談論的什麼不信任，恐懼，和憎惡，還有什麼詳加解釋的必要？因為接近，所有國家都進了自

然要爭鬧的範圍。他們找到許多事情來爭鬧，並不是使人驚訝的原因。一百年以後，可以有些可能性看出來：在每個文明民族的生活上發生了很好影響的法律，實際的關係是否也會遵守；這國和那國是否願用不流血的爭鬧緩和和脾氣，爲共同的好處將更凶烈的衝動克服。可是我懷疑，對這種結果作合理的推測，一世紀是短的時間。若是有什麼機會一切的報紙都停止。……

談論戰爭，我却捲進這樣烏託邦的沉思中了！

VII

我在讀一篇論國際政治的預言的文章，這樣的文章在評論上是常常出現的。爲什麼我這樣浪費我的時間，很不容易說；我料想是憎惡和畏懼的吸引力，在閉着無事的一瞬間制勝了我罷。這位作家是很有見識，很有力量的，他證明歐洲大戰確要發生，並懷着一種特殊的滿足來看它，在某一種的心裏，這樣事情容易引起滿足。

他的關於『可怕的災禍』等等的話，毫無意義；他的文章的全部情調證明：他代表着，而且是有意的，促成戰爭的一種力量；他在這事上所居的地位是口若懸河的不負責任，對於憎惡『無可避免的』事情的人都加以輕視。堅持的預言是使事件一定發生的老方式。

不過我不願再讀這樣的文章了。我下了這個決心，也要遵守。毫沒有什麼好處，爲什麼要使我的神經憤怒得顫抖，將一整天的安靜都破壞了呢？若是國家互相屠殺，對我有什麼關係呢？讓胡塗蟲們去作去！爲什麼他們不應使自己高興呢？和平畢竟只是少數人的希望；一向總是這樣，將來也永遠是這樣。但是關於『可怕的災禍』這種令人惡心的口頭禪，不必再說了，領袖們和大衆不持這樣的見解；他們不是在戰爭中看到直接的，真正的利益，便是低着頭，被他們的心裏的野獸驅逐到戰爭上去。讓他們撕裂並被撕裂，讓他們在血和五臟裏盪漿，直到——若是這樣事會發生的話——他們發惡心了。讓他們毀壞了穀田和果園，火燒了家室。雖然這

樣，仍然可以找到沉默的少數人，他們在安靜的草原中散步，他們彎下身去看花，並觀望落日。只有在這些人身上才值得費心思。

VIII

在這樣炎熱的天氣，我有時歡喜在輝煌的日光中散步。我們島上的太陽絕沒有熱到受不住過，而且在盛夏的勝利中有種堂皇的氣概，使人心興高彩烈。在街道中是難受的，但是就是在這裏，對於有眼光會看的人，天空的異彩使本身原是卑微或可憎的事物也有了美。我記得在一個八月的銀行假日，爲一種原因我穿過倫敦行走，突然發現對於大街的奇怪的荒涼我很心賞，從這更進而驚異的覺到有種美麗的東西，在世俗的遠景，無趣味的建築中，都有一種美，這是我所從不知道的。在夏天少數日子中才可以看到的清清楚楚的深影，在本身上便是很感動人的，照在沒有人的大路上時尤其是這樣了。我記得像看新東西一樣，來看熟悉的建築，尖頂和紀

念碑的形式。最後我在河岸路一個地方坐下的時候，那倒是因為我要從從容容的看
望，不是要休息，因為我並不覺得疲倦，仍然將中午的光輝照射到我身上的太陽，
似乎使我的血管裏充滿了生命。

這種感覺我永遠不會再知道了。對於我，大自然有安慰，有狂歡，但是却不再
增進生命力了。太陽使我生活着，但却不能像舊日一樣，更新我的生命了。我願學
着不加深思的享樂。

我在黃金時刻的散步，引我走到一棵大七葉樹，它的根在叢葉的陰影中供給我
一個方便的座位。在這個休息的地方，我眼前沒有很寬闊的景物，但是我所見到的
已經够了——在一片稻田的邊上，一角荒地，上面開滿了野芥和罌粟花。鮮紅和黃
色同白日的光輝調和。近處也有樹籬，上面開滿了旋花的白色大花朵。我的眼睛一
時是不容易疲倦的。

有一種我很歡喜的小植物是開粉紅花的豆科灌木。太陽炎熱的照在上面的時

候，花發出一種奇異的芳香，我覺得是很可喜的。我知道這種特別喜悅的原因。它有時生長在海岸上的沙地裏面。在童年我多次在明朗的天空下面，躺在這樣的地方，雖然我不想到，它的玫瑰紅色的小花觸到我的臉上時，我總覺到它的香味。現在我只要一聞到這種香味，這些時刻便又回來了。我看到坎伯蘭 (Cumberland) 的海岸，向北伸張到聖畢頭 (St. Bee's Head)。海的地平行線上有個模糊不明的形體，這是人島 (Isle of Man)；陸上有羣山，那時候爲我保護着未知的神奇的地域。唉，這是多久以前了！

IX

我讀書比一向少多了；我思想却要多多。可是不再能指導生活的思想，有什麼用處？或者不如不斷的讀，將自己無用的自我喪失在別人的心的活動中，還要好罷。

今年夏天我沒有拿起一本新書，却和許多年沒有打開的舊書重溫舊好。有一兩本書是成熟的人不大閱讀的——是人慣『認爲已讀的』書；臆斷已經知道得可以談論了，但是絕不開卷。這樣，有一天我的手放在行軍始末記（Anubasis）上了，這是在學校所用的小小的牛津版本，空白頁上有孩子氣的簽名，有墨污和文字下畫的線，有邊上胡寫亂畫的字。我羞愧沒有別的本子；但是這却是我們願有美麗外表的書。我打開書，開始讀——少年時期的幽靈在我心裏動了——一章接着一章讀下去，一直到不幾天之後，我將全書讀完了。

我高興這件事發生在夏季。我歡喜使童年和晚夏的日子發生聯繫，我再找不出比回到一本學校用書更好的方法了，這本書就是作爲學校用書，也是我的大喜悅。

因爲記憶的巧計，我總將在學校讀古典作品的工作，和溫暖晴朗天氣的感覺聯在一起；下雨，陰暗，和寒冷的空氣，一定是更常有的情形，但是這些事情都被忘

記了。我的舊時的里得爾（譯註九）和斯各得（譯註十）仍然對我有用，若是打開它時，我彎下身去聞到書頁的氣味，我便回到少年時期的那一天去（這日期是已故去的個人的手在空白頁上記下的），那時這本書是新的，我第一次用它。那是夏季的一天，我帶着半畏懼半快樂的孩子氣的顫抖，看那不熟悉的書頁，或者有悅目的陽光落到書頁上面，永遠存留在我的心裏了罷。

但我是在想着行軍始末記。若是這是存留下來的唯一希臘文書籍，爲讀這本書也很值得學希臘文了。行軍始末記是可讚揚的藝術品，將準確迅速的敘述同色彩和畫境鎔爲一爐，這本書是獨一無二的。希羅多撻司（譯註十一）寫了一部散文的史詩，

譯註九：里得爾（Liddell, 1811—1896）是英國的學者和神學家，所著古羅馬史甚風行一時。

譯註十：斯各得（Walter Scott, 1771—1832）是英國的小說家兼詩人。他與里得爾合編英希字典。

譯註十一：希羅多撻司（Herodotus, 484?—425? B.C.）是希臘的歷史家，被稱爲「歷史之父」。

在書中作者的人格永遠在我們的眼前。然諾芬（譯註十二）的好奇和愛冒險的心標明他是出于同一種族，但是在追求一種新的藝術特點時忘去了自我，他創造了歷史的傳奇。在這本小書裏有多少奇異的事，野心和衝突，異地的奇蹟，使一切發着熱光；充滿了危險和解救，有山和海洋的空氣一樣新鮮！將它和該撒的記事錄（譯註十三）一同想一想；並不是比較不可比較的東西，却是來欣賞在然諾芬的文字老練中閃耀的完全藝術，他的簡要所得的結果，和羅馬作家的同樣特性所得的結果，是很不相同的。該撒的簡要從力量和驕傲得來；然諾芬却是從活潑的想像力。行軍始末記有許多處一行表現一張圖畫，深刻的動人的感情。第四卷有一個好例，在這卷書裏有一段可喜的無法勝過的敘述，說到希臘人對於一個領他們穿過危險國家的嚮導，

譯註十二：然諾芬（Xenophon, 430—354 B. C.）是希臘的歷史家，從軍始末記即其著作。

譯註十三：該撒（Julius Caesar, 100—44 B. C.）是羅馬的大將，政治家兼作家，記事錄（Commentaries）是他對議會的作戰報告。

怎樣報答並打發他走。這個人自己也冒着生命的危險；他滿載着兵士們爲感恩送給他的有價值的東西，經過敵對的地域回去。『長庚星在夜色中湧現』。

『當夜晚到來的時候，他向我們告別，並在夜間走路。』在我心裏，這話富有可驚的暗示性。你看到那荒野的，東方的景物，上面太陽已經落了。希臘人在那裏，在長時的行軍中算暫時安全了。那個山居的，有用的野蠻部落的人，孤獨的，帶着引誘人的報酬，就要走進暗黑的危險中去。

也在第四卷，另有一幅圖畫却別樣感動人。在卡達基山（Cartuchian Hills）中捉住了兩個人，要從他們打聽要走的小路。『他們中有一人什麼也不願說，經種種威嚇他都沈默不語；所以當着他同伴的面，將他殺了。于是另外那個人說出他拒絕指路的原因；在希臘人必須走的方向，住着他的女兒，結過婚的。』

要比這少數數字所傳達的表現出更多的悲慘，是不容易的。我們可以相信，然諾芬自己的感覺並不完全像我們的一樣，但是他爲這件小事而保存了這樣小事，于是

在一兩行文字中閃耀着人的犧牲同愛，爲一切時代都是有意義的。

X

我有時候想，我要用一年中有陽光的六個月，在不列顛各島去漫遊。有許多興趣和美我沒有見過，可是留下一個角落不去拜訪，我又不肯對我們這個可愛的家閉起眼睛來。我常在幻想中漫遊我所熟悉的各地方，有些熟地名在記憶中引不起圖畫來，我要到那裏去的慾望使我不安。我的一排各郡遊覽指南（在書攤上我總制止不住不買它們）使我神遊；只有論到工業的城市那些頁是索然無味的。可是這個行程我永遠也不會開始了。我太老，習慣也太固定了。我不歡喜鐵路，我不歡喜旅館。我會爲我的圖書室，爲我的花園，爲從窗子外望的景物想家。再說——我很怕不死在自己屋裏，死在別處。

按一般的情形說，曾經使我們很入迷的地方，或者回想時覺得似乎曾經使我們

入迷的地方，最好只在幻想中重遊。我說似乎曾經使我們入迷；因為我們對於留連過的地方的記憶，經過相當的時間之後，往往和當時所得的印象只有微微相同的地方。實際上不過很中庸的享樂，或者很受內心或外在環境紛擾的享樂，時間一遠便顯得是很深刻的快樂，或深幽安靜的幸福。反之，若是記憶不曾創造出幻象，而某一個地名和生活的黃金的時刻發生過聯繫，希望另去一回會重得過去時日的經驗，也是鹵莽。因為使人快樂同平靜的原因，並不僅是所見到的景物；地方無論怎樣可愛，天空無論怎樣可喜，成為當時一個人的重要部份的心和血和精神，若不是有適當貢獻，這些外在的東西是不會有用的。

今天下午我讀書的時候，我的思想散漫了，我發現自己在回想着沙福克 (Suffolk) 的一處山腰，二十年前一個中夏天，在走過了很長的路之後，我有睡意的在那裏休息。一種很強的渴望制服住了我；我動心要立刻出發，再找到高的榆樹下那個地方，我以前在那裏愉快的吸着煙管的時候，聽到周圍有金雀枝的莢在中午太陽

的盛熱中爆炸。若是我隨着一時的衝動行事，有怎樣的機會使我享受到記憶中所珍藏的另外一點鐘這樣時光呢？不行，不行；我所記得的不是地方；却是生活的時期，環境，心情——它們在那時候幸福的合而爲一了。我能够夢想在那同一山腰，在同樣明朗的天空下面所吸的煙管，會和那時有同樣的味道，或給我帶來同樣的安慰嗎？我腳下的草土會同樣柔軟嗎？大的榆樹枝會和照射在上面的中午的陽光那樣令人愉快的調和嗎？而且在休息的一點鐘過去之後，我會像那時一樣跳起來，熱切的再拿出我的力量嗎？不會，不會；我所記得的只是我早年生活的一瞬，偶然和沙福克的風景圖聯合在一處罷了。那地方不再存在了；除了對於我，也向未存在。因爲是我們的心創造了我們周圍的世界，而且即使我們並非站在同一的草場上，我的眼睛絕見不到你的眼睛所見到的東西，感動你的心的情緒，絕不會使我的心受感動。

XI

我在四點鐘略過一會的時候醒來了。窗簾上有日光，那總使我想到了但丁（譯註十四）的天使的，最早的黃金色日光。我睡得異常的好，沒有作一個夢，而且全身覺到休息的幸福；我的頭腦清楚，脈膊緩和的跳動着。我在這樣躺了幾分鐘，問自己要從枕頭跟前的架上取下什麼書的時候，突然我想要起來，走進清晨中去。我立刻動起來。拉窗簾，開窗子，只增加了我的熱心，我不一會便到了園子裏，又走出到大路上，心裏輕輕快快的不顧方向往前進。

在夏季日出的時候出去，是好久以前的事了？這是中等健康的人都可以自己享受的，最大的生理和心理的快樂之一；但是一年未必有一次，心情和環境聯合使人可以作到這件事。在天大亮之後在床上躺幾點鐘，這種習慣是很奇怪的，假如我們

譯註十四：但丁（Dante, 1265—1361）是意大利的詩人，名著有神曲（Divine Comedy）。

要想一語的話；這完全是一種壞習慣；這是近代制度在舊時更健康的生活上所引起的最胡塗的改變之一。若不是我的精力不足以從事這樣的大改革，我願開始在日落睡覺，日出起來；什九這會大大改進我的健康，這會增加我生活的快樂。

旅行的時候，我往往看望到日出，而且總懷着一種大喜悅，這和大自然的其他方面在我心裏引起的感情是完全不同的。我記得地中海上的破曉；各島的形式在時時改變的最溫柔的光彩中閃灼，直到它們在輝煌的海中漂浮。還有在山中——那最高峯，一時是冷冷的蒼白色，一時經玫瑰手指的女神一觸，便成爲輕柔的紅色了。這些是我永遠不會再看到的了；這些在記憶中實在是很完全的，我恐怕用更新的經驗使它們變模糊了。我的感官遲鈍得多了；它們不將以前指示我的東西指示我了。

作學童的時期是多麼遼遠了呵！那時候我歡喜在別人都還熟睡時起來，從宿舍逃出。我的目的是很清白的；我早起只爲作功課。我現在還可以看到那長的教室，被清早的日光照着；我還可以聞到那教室的味道——書籍，石板，牆上掛圖和其他

我不知道的東西混合起來的。我有一個心理的特點：在早晨五點鐘的時候，我可以津津有味地作算學，在其他任何時候都是我討厭的功課。在常常使我害怕的一節打開書來，我總歡喜向自己說：『來罷，今天早晨我要來解決這個困難了！若是別的孩子能了解它，爲什麼我就不能呢？』我有一部份成功了。只是一部份；無論我怎樣努力，我的力量，總使我到一個限度便失敗。

在我過樓頂間生活的時代，我很少早起：除了一年之外——或十二個月的大部份——我在這一年中，爲一種特別的原因，總規律的在五點半起來。我爲一個要進倫敦大學校的人補功課；他是經商的，他的方便讀書的時間只有在早飯之前。我那時住在漢穆斯特德 (Hamptstead) 路附近；我的學生住在武士橋 (Knightsbridge)；他請我每早六點半到他那裏去，快步走差不多正要一個鐘頭。那時候我並看不出這安排有什麼刻薄，而且我高興賺這一點少的學費，使我可以整天寫作，不怕饑餓；但是有一種不方便。我沒有錶，我的唯一知道時間的方法，便是聽鄰近一個

鐘。普通我總在應當醒的時候醒；鐘打五點，我跳起來。但是偶然間——這總在早晨發黑的時候——我的準時的習慣靠不住；我聽到鐘打一刻或半點，不知道我是醒得太早，還是睡得太久。害怕不守時刻在我是一種瘋狂，所以不能睡着等待；我不止一次穿上衣服，走到街上去，盡力去探聽是什麼時刻，我很記得，有一次的外出是在下霧雨的清晨兩三點鐘之間。

偶然在我到了武士橋的人家時，聽說某先生太累了，起不來。這對我沒有什麼大關係，因為並不減少學費；我走了兩點鐘路，對我更好。再說我坐下早餐的食慾，不管我補習了還是沒有補習！早晨有麵包黃油和咖啡——怎樣的咖啡呵！——而且我吃得像一個苦力。我的精神暢旺極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全想着我一天的工作，早晨的腦子被健全的饑餓，活潑的運動鞭策得有力了，清楚了，工作得最好。最後一口嚙了之後，我便在寫字桌前坐下，是呀，我在那裏坐七八個鐘頭，中間一段短短的咀嚼食物的時間，在全倫敦只有少數人像我這樣工作，懷着快樂，熱誠，

和希望。……是的，是的，這是好日子。它們爲期並不長；在這以前和以後，有的是各種的吃苦受罪和焦慮。我總覺得感謝武士橋的某先生；他給我一年健康的，幾乎是和平的日子。

XII

昨天沒有計畫的走了一天路；只是一點鐘接着一點鐘的長時的漫步，完全是令人愉快的。這漫步在陶泊色木 (Topsham) 終止，我在那裏坐在一個小小的墓場的平臺上面，看着晚潮順着寬的江灣流上來。我很愛陶泊色木，因爲那個墓場是我所知道的最安靜的地方之一，它俯瞰着的雖不完全是海，却勝過江河。自然和老翁塞 (譯註十五) 的聯想——他說到過陶泊色木的水手——幫助我的這種心情。我回家

譯註十五：喬塞(Geoffrey Chaucer, C.1:340-1400)是英國的詩人，名著有坎特伯里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

來很累了；但是我還沒有衰老，爲這我是應當感謝的。

說不出的有家的幸福！雖然我的想像三十年間不離開它，可是有把握的覺得永遠在家裏，其中含有多麼深妙的快樂，我是從來不知道的。我反覆的回到這種思想上來；只有死可以將我從我的住處驅走。死我願學着將它看成朋友，它不過使我現在享受的平靜更爲有力罷了。

當人在家的時候，他的感情對於鄰近周圍的一切是怎樣增長呵！我一向總懷着喜愛想着得望的這一個角落，但是那和現在逐日在我心裏增強起來的愛一比較，算得什麼呢！從我的房屋開始，一棒一石在我都覺得和心血一樣親愛；我發覺自己將手親熱的放在門柱上面，在我走過去的時候，在園門上輕輕一拍。園裏的每一棵樹和矮叢都是我的親愛的朋友；在必要的時候，我很溫存的觸摸它們，彷彿粗心可以使它們痛苦，鹵莽可以使它們受損傷一樣，若是我從走道上拔起一根野草，在扔開以前我總憂傷的看看它：它屬於我的家呵。

還有周圍的鄉間。那些村落，它們的名字多麼悅耳呵！我發現自己將埃克塞特報紙上的地方新聞完全有興趣的讀了。並不是我對人民關切：除去一兩個例外，人民在我毫算不了什麼，見他們越少，我越高興。但是地方我却覺得越來越親切。在赫維特里，勃拉姆福得司皮克 (Bramford Speke)，或牛頓聖西爾斯 (Newton St. Cyres)無論發生什麼事，我都樂于知道。我因為知道周圍許多哩的每條大路和小徑，騎馬的路和步行的路，開始覺得自傲了。我歡喜打聽農場和田園的名字。這都是因為我的住處在這裏，因為我永遠在家裏了。

我覺得從我的房屋上過去的雲，比別處的雲都更有趣，更美麗。

想想有一時我竟自號為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或其他任何革命的主義者！當然時間並不久，我猜疑我以前心裏總有種東西，對我嘴唇所說出的這些事加以輕視。活着的人沒有誰比我有更深的財產觀念了；再沒有在每一纖維上比我更厲害的是一個個人主義者了。

在這樣盛夏，我懷着一種奇怪的感覺記起來：有許多人憑了自己自由的選擇，日夜在城市裏過生活，他們擠在會客室裏喋喋不休的談話，在公共的食堂裏宴會，在劇院的眩光中流汗。他們稱這為生活；他們稱這為享樂。對於他們，是這樣的；他們是這樣生就的。驚訝他們遵守他們的命運，是我的胡塗。

但是懷着怎樣深靜的感謝，我提醒自己：我再不會和那衣冠堂皇的一羣混在一起了！幸而我向沒有多見過他們。我記起有幾次，一種假想的必要使他們到了他們的可悲的範圍內；這種記憶使我覺得腦子有病似的營營作響，四肢精疲力竭的困倦。一切結束了的時候，我再走出到街上的寬舒！這時我覺得貧窮是親切的了，它暫時似乎使我成了一個自由的人。在書桌跟前的勞作我覺得是親切的了，一相比較，這使我能够自尊。

不真正是我的朋友的男女，我再不會和他們握手了。我並不和他們認識的相識，我再不會去看他們了。人人都是我的兄弟嗎？不，謝天，他們並不是！若是我能够，我不願損害任何人；我願一切人好；但是就事物的本性說，在有些地方不能覺到個人的仁慈，我不願假冒。我對於許多我所輕視或心裏畏避的人，假裝出微笑，信口說出無意義的話；我這樣作，因為我沒有勇氣別樣作。對於覺到有這種弱點的人，最好離開人世過生活。勇敢的撒姆爾約翰生 (Samuel Johnson)！一個這樣說實話的人，值得一切要教化人類的道德家和傳教士。若是他退到幽獨的地位，會是一種國家的損失。他的每句率直無畏的話，都比胆怯的好人嘴上的全部福音更有價值。一般的人無論穿得怎樣好，都應當這樣對待他們。胡塗人或穿呢衣的惡漢聽到他的正當稱呼的時候很少有；有權利這樣稱呼的人也很少遇到。互相侮辱使我們得不到什麼益處；可以受人回敬一聲『你也這樣』的責難，不中什麼用。但是，就世界的現狀說，誠實聰明的人應當有鹵莽的舌頭。讓他說話並不要饒人！

罵英國的天氣是胡塗。沒有更好的天氣。對於健康的人；評判一種天氣，總要拿健康的普通士著作標準。病人沒有任何權利易怒的談論天空中自然的變遷；自然並沒有將他們放在心目中；若是他們能夠，他們可以去找求適于他們特殊情形的特殊環境，留下數百萬健康強壯的男女，使他們聽憑四季前來，輪流從每季得到益處。在沒有極端冷熱，在普遍的溫和，甚至在它的變幻無常上（這在最壞的時候使人有希望），我們島上的天氣，和別的地方比較起來並不遜色。誰像英國人一樣欣賞春夏秋冬的佳日？他的不斷談論天氣，就證明天氣所給予他的，他多半都很銳敏的心賞；在碧藍得單調的地方，甚至像在天氣情況顯然惡劣的地方一樣，並不常有這樣的談論。所以，即使承認我們有不少天氣不好的日子，東風侵害我們的喉嚨，霧侵害我們的關節，太陽藏起光輝的時候太常見，太長久，可是顯然這一切的結果

都很好：它使我們在天空的多方面變化下發生一種熱烈的心情，刺激我們過露天生活的慾望。

弱者們抱怨天氣，只是要得人憐憫，我當然也是其中之一。今年七月是有雲多風的，就是在得望這地方也很不歡快；我惱怨，顫抖，喃喃自語的說到南方的天空。呸！假如我是我這樣年歲的普通人，我會大步在赫爾登山上行走，對於陰雲密佈的天空一點點也不介意，可以找到許許多多東西彌補太陽的缺乏。我不能有耐性嗎？難道我不知道，有一天東方會像放開的花蕾一樣，開放出溫暖和光輝，而且上面碧藍的天空，因為這種延久的失望，對於我的饑餓的身軀可以有更多的安慰嗎？

XV

我到了海岸——享樂它，是的，但是用怎樣顫抖衰老的方式呵！以前常常像飲酒一樣飲強烈的風，順着濕沙上高興的往前跑，光着腳在滑溜的海草上從這塊巖石

跳到那塊巖石，挺胸抵抗漲大的浪，當它在發亮的泡沫中埋住我時歡叫——就是我嗎？以前在海邊我從不知道壞天氣這樣的事；只有熱切的心情和健旺的生命這樣的變化。現在呢，若是風吹得太厲害，若是下一陣暴雨，我便必須找躲身處，並裹着大衣坐下。這是重新提醒我：我最好住在家裏，只在回憶中旅行。

在魏茅司 (Weymouth) 我由衷的歡笑了一次，這在中年以後也是一件不容易得到的好事。有一張沿海岸航駛的汽艇所出的通告，向大眾介紹汽艇是『滿設廁所和一個婦女大廳』。想想有多少人讀到這個不發一笑。

XVI

在過去十年中，我在全國的各埠見到許多英國的客店，看到它們壞到那樣，使我吃驚。只有一兩次我碰到一個客店（或者，你要樂意，也可以稱爲旅館），在那裏我享受到過舒服。常常連床也是令人不滿意的——不是好虛飾的龐大並掛着悶氣

的帳幔，便是堅硬並且鋪被很薄。設備總是一致討厭的，不是全不設法裝飾（這是最安全的事），便是令人憎惡的趣味隨處觸目。食物一般的是質料又粗又壞，並且很粗心大意的開給你吃。

我常常聽說，騎腳踏車的遊客使路旁的客店復興了。也許是這樣罷，但是騎腳踏車的遊客似乎很容易滿足。除非我們很受了舊時作家的欺騙，英國的客店向來是愉快的去處，很為舒服，並備有最好的食物；而且是一個準可以受到既熱誠，又客氣的歡迎的地方。現今鄉鎮和村落裏的客店，一點也不是舊時那樣好意義的客店了，它們只是酒店罷了。店主人的主要興趣是賣酒。你願意的話，你可以在他屋宇下吃飯睡覺，但是他希望你作的是喝酒。可是，就連對喝酒，也沒有過得去的設備。你可以見到一個所謂飲酒廳，一間又悶又髒的屋子，有不結實的椅子，在那裏只有沉醉牛飲的人纔可以幻想他自己的安適。若是你要寫一封信，只有最壞的筆和最糟的墨水拿出來；甚至在許多客店的『商務間』也是這樣，而且這些客店似乎靠

着旅行各地的商人照顧。實在的，整個開客店的事務令人不能相信的辦得糟。在一個客店有一所有畫意的老房子，一所可以使人盡量舒服的房子，一個供人休息快樂的地方時，那一般的愚蠢或畜性最爲令人憤慨。

在酒店你只希望酒店的禮貌，在多數所謂客店或旅館，你也遇不到更好的禮貌。想到連假裝的客氣都少見，真令我吃驚。就一般的情形說，男女店主不是輕視的顯得比你高超，便是態度不堪的和你表示親切；茶房和使女淡淡漠漠的作工作，只在你要走的時候，才略顯屈尊的興味，這時若是他想你的小費不敷，輕視的笑語或喃喃的侮辱催促你走你的路。我記得有一個客店，因爲早晨我要出進兩三次，總看到前門被兩個婦女的胖大身體遮斷，她們是女店主和酒櫃使女，在那裏談閑天，看街上。從屋裏出去，我不得不請讓路；慢吞吞的讓開了，連一點點抱歉的話也沒有。這是塞色克斯一個市鎮的最好的『旅館。』

再說食物。無可懷疑的，在這上面是遠不如前了。我們現在在鄉村旅館的飯桌

上所得到的款待，要設想舊時坐馬車的旅客會滿意，是不可能的。烹調總是不堪的；肉和菜蔬的質總在中等以下。什麼！在英國客店要一份老老實實的排骨或肉排都不行嗎？再三的因爲給我筋和多骨的肉使我的食慾不能滿足。在午餐要五先令的旅館，爛軟的土豆和多筋的白菜使我惡心。大塊肉——肋或腰肉，腿或肩肉——普通總是一片沒有餵肥的，無汁無味的東西，在爐子裏燒焦了；至于牛股肉，簡直就等于不見了——大概因爲在醃鹽上需要太多的技巧罷。再有早餐的醃豬肉，我付了最好的維特州（Wiltshire）煙燻肉的價錢，在我面前放的却是多麼令人受不了的東西，發着硝石的味道！談論有毒的茶和水味的咖啡，會只是任性抱怨罷；人人都知道在公共的食桌上得不到好飲料；但是若有真正的理由對於一巴因麥酒不滿意，却又怎樣呢？從當地的釀酒廠也還常常可以得到使人有精神的好酒。但也有可嘆的例外，而且無疑的，和在其他的事情上一樣，這裏也有了這種趨勢——若不是有意打算的欺騙，也是一種退步，粗心。我預見到英國人將要忘記怎樣釀啤酒的日子；那

時人唯一的安全辦法，便是喝從穆尼克 (Munich) 運來的酒 (譯註十六)。

XVI

有一次我正在一個倫敦的飯館吃飯——不是多數人到那裏去的大飯館，却是在四外很安靜的地方開設的規模小的飯館——進去了一個勞動階級的青年，在我的隣桌坐下了，他的衣服表示着假日。我一看便知道他感覺到的只有不安；他看着長的屋子和面前的桌子時心裏疑懼；侍者來將菜單給他時，他羞窘迷糊的茫然凝視。無疑的，一種奇怪的意外運氣使他大起胆第一次進到這樣的地方，現在進來之後，他真心願意再出去到街上。不過由侍者的提示幫助，他要了牛肉和菜蔬。盤子端上來的時候，這個可憐的人簡直就不知道怎樣下手：刀叉的排列，盤子的分佈，醬油瓶和五味瓶架，將他窘住了；不屬于他那階級的人的聚會，被一個襯衣胸部長長露在外

譯註十六：穆尼克是德國的城市，所產啤酒有名。

面的人侍候着這種未慣的經驗，無疑的尤其使他窘了。他紅了臉；他用最笨拙無用的努力要將肉弄到他的碟上；食物是在他前面的，但是正像一個坦特拉司（譯註十七）一樣，他受禁止不能享受。極審慎的觀察着，我最後看他掏出口袋裏的手帕，攤在桌上，突然一努力，用叉將肉從盤裏叉到手帕上了。侍者這時明白了顧客的困難，走向前來向他說了一句話。因羞成怒，年青人粗魯的問他要付多少錢，結果侍者拿來一張報紙，幫他包起肉和菜蔬。扔下錢來，這位受錯誤的野心犧牲的人匆匆離去，在比較不生疏的環境中去滿足他的饑餓去了。

社會的差別，這是可驚而且令人不快的一例。除了英格蘭，在別的國家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嗎？我懷疑。這個受苦的人的外表是還好的，若有普通的自制力量，滿可以完全不被人注意的在飯館裏吃完他的飯。但是他所屬的階級，在世間各階級

譯註十七：坦特拉司 (Tantrals) 是希臘主神修斯之子，被罰投下界湖中，渴時水退，餓時果昇，不得飲食。

中，分明有一種天生的土氣，並和新環境不易適合。英國的下層階級必須有些特殊的美德標明出來，才可以彌補他們在別方面的缺陷。

XVIII

外國人普通對於英國人的評判是容易了解的。作爲陌生人到英國各地方去，順鐵路旅行，在旅館裏住，除了公開的方面別無所見，你所得到的會是無情的自我主義，脾氣乖張寡合的印象；簡單說，一切都同社會和公民生活的理想很相反。可是在事實上，沒有一個國家有這樣高度的社會的和公民的美德。作爲一分子的英國人是不合羣的嗎？在各階級中，當然尤其是在有智識的階級中，爲有關公益的目的，那樣多方面的，有力而熱誠的合作，世界上有什麼國家可以顯出呢？不合羣！無論你走到英格蘭什麼地方，你不大能找到一個男子——現今實在也不易找到一個受過教育的婦女——不屬於爲研究或遊戲，爲社會或國家的利益而成立的社團，也

見不到他在閑暇的時候，不盡力盡社會一分子的責任。拿所謂沉睡的市鎮看一看；它充滿了各種聯合活動的聲音，而且這些活動都是完全自動的，充滿各種熱心聯合的努力，在大家以為很「合羣」的國家，是絕沒有夢想到的。合羣性並不在乎和第一個來到的人暢談不休。它並不依仗天然的雍容和藹；實在，它和完全笨拙的同近乎凶野的態度，都不相衝突。英國人一向（至少在過去約兩世紀）不偏于純粹禮節的或歡快的社交形式；但是在關乎社會各種重大利害的地方——健康和舒服，身體和靈魂的福利——社會的本性却是至上的。

可是這種無可駁辯的事實，和另外一種同樣顯然的事實——普通的英國人似乎欠缺懇切——是不容易調和的。從一種觀點，我佩服並稱讚我國的人；從另外一種觀點，我衷心憎惡他，並願越少見他越好。我們慣于想英國人是懇切的民族。他們在這方面有了損失了嗎？一世紀的科學和賺錢，使國民性受了可以覺到的影響了嗎？我總想到我在英國客店的經驗，在那裏你不能不覺到對於生活的人情方面有殘

忍的淡漠；在那裏食物是不注意的狼吞虎嚥，酒僅憑習慣牛飲；甚至和藹的打招呼說話，都少見到成爲引人注意的事了。

兩件事必須記在心裏：文雅的英國人和粗俗的英國人之間有種異常不同的態度，還有除非在最合宜的環境中，英國人天生不容易顯露他的真自我。

階級和階級間的態度不同是這樣顯著，匆忙的觀察家滿容易幻想到心和性格有同樣的大不同。在俄國，我料想，可以看到社會的兩極端是分得很開的，但是除了這個可能的例外，我想沒有歐洲的國家能顯出英國紳士和鄉野鄙夫之間這樣觸目的鴻溝。當然，鄉野鄙夫代表大眾；他留印象在旅客的心目中。離開他面前的時候，我們可以對他公正；我們可以記起他的美德大部份和有教養的人是相同的，雖然是初步的，並嚴格的需要指導。他並不單獨代表——雖然彷彿是代表——一個國家。要了解這個大眾，你必須進到那令人受不了的態度下面，並且學知：很好的公民的美德，和幾乎令人憎惡的個人態度是相容的。

至于受教育的人的固執的緘默，淡漠，我只消看看我自己便可以了。實在的，我並不完全是一個代表的英國人；我的自我意識，我的好沉思的習慣，倒使我的民族的和社會的特性變模糊了；但是將我放在少數代表大眾的人物中，我不是立刻便覺到本能的冷淡，覺得縮進自身中，覺到類乎輕視的感情嗎？偶然遇到英國人的外國人，是拿這些來責罵他的。我的特別處是在努力克服這種最初的衝動——這種努力常常成功。我若是有一點自知之明的話，我並不是一個不誠懇的人；可是我不能十分肯定，許多偶然和我相識的人會不說我的短處是缺乏誠懇。要顯露我的真自我，我必須有合適的心情和合適的環境——這畢竟也就差不多等于是說，我確定是英國人。

XIX

在我的早餐桌上有一罐蜜，不是冒這個名在舖子裏出賣的那種製造出來的東

西，却是蜂窩裏的蜜，他的蜜蜂常到我的花園裏嗡嗡的隣居的村人拿到我這裏來的。我承認，看起來比吃起來給我更多的快樂；但是我歡喜嘗它，因為它是蜜。

約翰生說，受教育和未受教育的人之間的區別，同死人和活人之間的區別一樣大；就某種意義說，這並不是誇張。就想一想一個人對於普通東西的觀點，可以怎樣受文學聯想的影響。若是我對於希米塔司和哈乙布拉（譯註十八）毫無所知，若是我心裏沒有許多詩歌，或不記得什麼傳奇，蜜對於我有什麼呢？假如我是困居在城裏的，這名字可以給我帶來一點鄉村風味的愉快；但鄉間假如對於我只是草穀和菜蔬，像對於從不讀書或不願讀書的人一樣，就連這也多麼意義貧乏呵。因為詩人確是一個創造者：在頑迷的人類所踐踏的感官世界之上，他建築了他自己的世界，不受約束的精神是被召到那裏去的。看到蝙蝠黃昏時在我的窗前飛舞，聽到道路完全

譯註十八：希米塔司 (Hemettus) 是雅典附近的山，現名特里羅—弗諾 (Tremo-Vuno)，古今均出

蜜著名；哈乙布拉 (Hybla) 是西西里 (Sicily) 島的地名，產蜜因得詩人們吟咏亦有名。

黑了時的鼻鳴，爲什麼使我快樂呢？我可以懷着憎惡的心來看蝙蝠，聽貓頭鷹或者懷着茫然的迷信，或者一點也不注意它呀。但是它們在詩人的世界中有地位，並且使我超出了無謂的現時。

我有一次在一個小市鎮過了一夜，我到那裏疲倦了，早早上床了。我立刻便睡着了，但是不一會我不知道是什麼使我醒來；黑暗中有種音樂的聲音；在我的腦子清楚了的時候，我明白了是教堂輕柔的鐘聲。能是什麼鐘點呢？我點了亮，看看錶。中夜。于是我身上發了熱。「我們聽到了中夜的鐘聲，協羅君（譯註十九）！」這以前我從來沒有聽到過。我在那裏睡覺的市鎮是伊汶斜姆（Evesham），離阿望河上的斯特拉福得（譯註十九）只有幾哩路。若是這些中夜的鐘聲對於我像其他隨便的鐘聲一樣，我爲打斷我的睡眠罵了它們；怎樣呢？——約翰生並沒有很誇張。

譯註十九：協羅（Shallow）是莎士比亞亨利第四第二部中的人物；阿望河上的斯特拉福得（Stratford-

on-Avon）是詩人的生地。

這是第二個六十週年紀念。慶祝的火在山上閃耀，使人想到阿加綿農（譯註二十）的堡壘上的守望人。（想到伊利莎白女皇和西班牙艦隊倒更爲切題。）雖然願意喧囂快快過去，我也和其他任何人一樣，看出其中的好處。英國的君主政體，照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樣子，是常識的勝利。承認人沒有一個君主不成；怎樣可以使這個君主的權力和最大限度的民族的和個人的自由相容呢？我們無論怎樣，在一個時期中算將這問題解決了。當然只在一個時期中；但是考慮一下歐洲的歷史，我們的慶祝或者是有理由的。

譯註二十：阿加綿農（Agamemnon）是希臘特羅（Troy）軍的總司令，以烽火爲號報告得勝歸來消息，故房上常有人守望。他歸後爲妻所殺。見希臘悲劇家厄司契拉司（Aeschylus, 525—456 B.C.）的阿加綿農。

六十年中不列顛共和國在一個總統的治下支持。反對說：別的更常換總統的共和國，保持着君主權威的外表，使人民的消費要少得多，是離題更遠的話。英國人現在願意他們國家的首領稱爲王或女王；這名稱他們覺得是可喜的；這和一種普遍的感情相適合，這種感情並不明確的被人了解，但仍然有作用，便是所謂忠。大多數人這樣想，這種制度看來作用也滿好，試驗新東西能達到什麼目的呢？國家樂意付出代價；這是國家的事。而且，改變成一種普通的共和政體，會對一般有好處——誰能覺得對這有一點把握呢？在安穩的政府和國家的福利兩方面，我們見到作過這樣試驗的國家比我們好得多嗎？沒有了意義的形式，經不起檢討的特權，似乎可笑的妥協，似乎令人看不起的屈服，空論家對之都輕視；但是讓他提出一種實際的計畫，使一切都合理，一致，公平。我幻想英國人在這些特性上天賦並不出常。就政治方面說，他們的力量在乎承認權宜的辦法，同時由尊重既成事實加以補充。對於他們特別清楚的一件事實是：在這個四面是海的領域之內，許多代緩緩努力所

建立的政治制度，對於他們的精神，脾氣和習慣，是合適的。他們和理想沒有交涉；他們絕不麻煩自己去想人權。若是你很久的向他們談論到開鋪子的人，作莊稼的人，或賣貓食的人的權利，他們會聽的，而且在這些情形的事實經過檢討之後，他們將找一個方法處理它們。他們的這種特點，他們名之爲常識。一切都考慮過之後，常識對於他們很有貢獻；我們甚至可以說，世界的其他部份也很受它的益處。說特識有時會對他們更有好處，是不着要點的。英國人就事情的現狀處理事情，而且首先承認他自己的存在。

這次的六十年紀念宣布普通人的合法的勝利。回顧六十年來，誰會裝模作樣的懷疑，在這時期中英國人民在物質生活上有許多改進？他們自己常常起爭論，但是他們從不互相打殺，而且從每次嚴重的爭論中，都得到了實在的收穫。他們是更乾淨並更清醒的人了；在各階級中殘酷性都減少了；教育——無論它所代表的是什麼——大加擴充；有好些種的專制廢除了；因爲粗心或無知而生的有好些種苦痛減輕

了。不錯的，這只是些小節；它們是否表示文明的切實進步，還有待決定。但是每個普通的英國人都確有理由慶祝；因為這時代的進步的特徵是他所能了解贊成的，對於它的倫理的方面可以有的懷疑，對他是不存在，便是不可解。所以讓火炬從一切的山上向黑夜中閃耀罷！這不是錢買來的歡躍，不是奴顏婢膝的諂媚。人民自己歡呼，可是對於他們的榮耀和權力的代表，也並不是沒有真誠的愛和感謝。憲法的約是好好維持着的。看看各王國的記載，試說說君民同慶不流血的勝利有過多少次。

X XI

住在北方一個客店，有一次我聽到三個人，在早餐時談論食物的問題。他們同意多數人都吃了太多的肉，有一個人甚至於說，他寧願吃菜蔬和水果。『你們相信我嗎，』他說，『有時候我用蘋果作早餐？』這話被默然聽着；顯然兩個聽的人還不

十分知道怎樣想是好。於是說話人用有些吹噓的口氣說道：『是呀，我能用兩三磅蘋果作一次很好的早餐。』這不是有趣嗎？這不是可見特性嗎？這個誠實的英國人太過分坦白了。歡喜菜蔬和水果到某種限度是很好的；但是拿蘋果作早餐！他的同伴們的沉默證明他們正爲他有點不好意思；他的自白有貧賤的意味；要糾正他們對自己的意見，他最好的辦法只是想到力言他吃蘋果，不過不是只吃一兩個；他大量的吃、成磅的吃。我笑這個人，但是我完全了解他；每個英國人都會這樣；因爲在我們生命的根底裏對於吝嗇懷着憎惡。這用各種可笑的，可輕視的形式表露出來，但這也同樣是我們的最好的特性的來源。一個英國人最希望的是慷慨的過生活；因爲這種關係，他不僅害怕，却也憎惡並輕視貧窮。他的美德是慷慨熱心的有錢人的美德；他的弱點從不如人的感覺（極痛苦並委屈人的）發出，在他心裏這種感覺同無錢可化和無物可贈的人是連屬的；他的壞處多半因爲失去了穩定的地位而失去了自尊心才發生。

XVII

對於這樣性情的民族，走向民治主義的運動是充滿特殊危險的。在同情上很深的富有貴族思想，英國人在貴族階級中不僅看出社會的，却也看出道德的高超；貴族出身的人，在他看來是能力和美德（他自己認為這些是有價值生活的理想）的代表。從舊時起的貴族和平民間的熱誠的聯合，是很有意思的；一方面是自由的，驕傲的敬意，回答着另一方面的豪俠的保護；兩個階級都一同爲自由而工作。平民爲維持貴族的權力和榮耀無論犧牲怎樣大，他們都是樂意的；這是英國人的宗教，他的天生的虔誠；在最滯鈍的靈魂的深處，對於貴族身分的倫理的意義，也有一種觀念。你的貴族是有特權的人，祖傳的天賦着慷慨的本能，並且有錢財將這些本能在行爲中顯示出來。貧窮的貴族是名詞的矛盾；若是有這樣的人存在，說起他來總帶着驚訝的悲傷，彷彿他是大自然無常的犧牲者一樣。貴族有種種尊稱；他們的言

語和行爲確實就是儀禮的準則，全國根據這個過生活。

在大西洋那面的新世界，發生了一個新種族，是英格蘭的後裔，它不顧傳統的貴族的原則形成自己的生活；而且在時間的進程中，這個勝利的共和國開始擺脫祖國的理想。它的文明雖然有表面的相似，並不是英國的；以爲這文化更好的，讓他這樣想罷；我所願說的只是：在擺脫舊的崇拜時，它已經在大體上顯示出英國血統的自然趨勢了。有些人在那大共和國的影響中只看出壞處，這是容易了解的。若是它對我們有什麼好處，這事實是還沒有證明的。在老英格蘭，民主主義對於我們的傳統和紮根很深的情感都是陌生的東西，到現在爲止，它的前進的路線只留下了毀壞的痕跡。在這個名詞中就有我們要長避的東西；它就等于是民族的變節，等于否認我們用以得到榮耀的信仰。憑了他自己天性的規律，民主主義的英國人的情形是危險的；他用來指導他的粗野，放肆，跋扈的本性的那些理想，他都失去了；在生來從事高尚事業的貴族的地位，他安置了平民，他們生來是要作各種卑下事情的。

而且在這高曠自信的外表，他常爲疑懼所擾。

我們前面的工作不是容易的。我們失去這個階級時，能够保持它所代表的觀念嗎？我們英國人是從來屈服于物質的，我們擺脫了那種舊的聯繫時，還能在精神生活的範圍內，保護它的意義嗎？我們的眼睛不再恭敬的看望那些陳舊的象徵了，我們能够學着從灰衣的大衆中選出人來，恭敬的將他放在一個地位，甚至比『直從全能的上帝得到貴族特權』的人還高嗎？英格蘭的將來賴着這個來決定。在過去的時代，就是我們的勢利之徒也用他的方式證明我們輕視卑污；他至少幻想他所模仿的人不會作出下賤的事，不會有卑鄙的服從。但是我們看出來，勢利之徒也在墮落了；他有了新的花樣；他說着更粗鄙的言語。無論採取怎樣形式，我們總會常有他這類人，觀察他的習慣，也就看出時代的傾向了。若是在他的心底裏沒有一種活活的理想使他的愚蠢有一種大方的意味，那真是要——『請執政官留意了』。（譯註二十一）

譯註二十一：“Videant Consules”是羅馬名演說家西塞羅（Cicero）演詞中語。

N來訪。他在我這裏住了兩天，我願他能住第三天。（三天以外任何人還會完全受歡迎，我可就沒有把握了。就是最愉快的談話，我的力量也只能支持到某種限度，而且不久我便願意幽靜，這就是休息。）

莫說他的談話，光是看看N便對我很好。若是外表可以相信，很少人比他從生活中得到更多的享樂。他的艱苦永遠是不過度的；它們沒有影響他的健康或刺痛他的精神；大概因爲（如他自己所說）『身經磨練』，他在各方面都是一個更好的人。他有一時必須苦作才可以得到一張五鎊的票子，而且並不是總準有把握可以得到，這種回想顯然對他現在的舒適增加了滋味。我勸他談談他的成功，並使我略窺成功在金錢上的意義。去年中夏天，他十二個月的收入超過了二千鎊。記着有些人憑筆賺多少錢，這當然沒有什麼可驚；但是在一個不向較下流的羣衆說話的作者，却是

很好的了。一年二千鎊！我懷着驚訝和佩服看着他。

我認識很少成功的作家；在我，N代表着文學成功的最好的，最光明的方面。無論一個人在幻滅一生之後怎樣說，憑誠實合格的作品得到大筆收入的作者，依然是可以羨慕的少數人之一。想想N的生活。他所作的事沒有別人能作，他作起來輕而易舉。一天兩點鐘，最多三點鐘的工作——而且並不是天天如此——對他便够了。像一切寫作的人一樣，他也有他的不生產的時候，他的心理的焦慮，他的失望，但是這些和他的快樂而有效的勞作時刻，是談不上比例的。每次我見他的時候，他看來健康都有進步，因為近些年來他運動得更多，並且常常旅行。他的妻和孩子都是很好的；想到他能夠給予她們的舒服和愉快，一定對於他是一種不斷的快樂；即使他死了，他的家庭也不會窮困。他願有多少朋友和相識便有多少；性情相投的人在他的飯桌上聚會；他在遠近的令人高興的人家都受歡迎；有些人的稱讚是有價值的，他們都稱讚他。雖然有這一切，他還有見識避免顯然的危險；他沒有放

棄他的隱居生活，他似乎還沒有被好運慣壞的危險。他的工作對他不僅只是一種賺錢的方法，他談起手邊正寫作的書幾乎還像舊時一樣新鮮銳敏，那時他每年的入款不過二百鎊。我也看出他的閒暇時間並不埋陷在現今的出版物中；他讀的舊書和新書一樣多，許多早年的熱誠還保持着。

他是我衷心歡喜的一人。我並不設想他很歡喜我，但是這和事情沒有什麼關係；他樂于和我相處的程度使他特意到得望來，已經够了。我對於他，自然是代表過去的時日，而且爲這些時日的緣故，他總永遠會對我感興趣。因爲比我小十歲，他一定自然的認我是一個老人；實在我注意到了，有時他未免太恭敬了一點。他對於我的有些作品覺得敬重，但是我準信，他以爲我停止寫作並不過早——這是很真實的。假若我不是一個這樣幸運的人，假若我這時候還在爲麵包而勞作，大概我們相見的時候會很少；因爲N是有體貼的，他會避免將他的高興的富裕，擺在格羅伯

街(譯註二千二)的污穢和陰暗前面；反之，我會憎惡想到他爲禮貌的觀念維持我的交情。按實際的情形說，我們是很好的朋友，完全無拘無束，而且在兩天中，彼此相見談話真都高興。我能够給他一個舒服的臥室，能拿還可吃的菜飯放在他的面前，滿足了我的驕傲。若是什麼時候我樂意接受他的熱誠的邀請，我可以不受道德的苦痛這樣作了。

二千鎊！若是在N的年歲，我得到這樣的入欸，這對我會有怎樣的結果？只有好，我知道；但是這種好會採取怎樣的形式呢？我會變成一個愛交際的人，請人吃飯的人，俱樂部的會員嗎？還是我不過早十年便開始過我現在所過的生活呢？多半是後一種。

在我二十歲以上的時候，我常自己心下說：我成爲有一千鎊的人時，是多好的

譯註二十二：格羅伯街(Grub Street)是舊時倫敦的一條街名，現改名胸爾敦街。這條街是許多窮苦被

傭的作家的住區，因也借指這樣的作家們。

事呵！我向來沒有過這樣一筆大數——或近似的數目——現在永遠不會有了。可是我想，無論怎樣幼稚，這並不是一種過分的野心呵。

我們的花園黃昏的光輝中坐着的時候，我們煙管的香味和玫瑰的香味混合了，N用歡笑的口氣向我說道：『告訴我，你第一次聽得遺產時是怎樣的感覺？』我不能告訴他；我沒有什麼可說；沒有當時的活現的回想回到我心頭來。我恐怕N以爲他自己不謹慎了，因爲他很快的轉到別的題目上去了。現在重想一番，我自然明白了，將那崇高的生活一瞬的感情用語言表現出來，是不可能的。制服着我的不是快樂，我並沒有興高彩烈；我一點也沒有失去自制力。但是我記得深深的嘆了一兩口氣，彷彿突然解除了一種痛苦的負擔或約束一樣。只在幾點鐘之後，我才開始覺到一種激動。那一夜我沒有閉眼；第二夜比我記得二十年來所睡的都更久更熟。第一個星期有一兩次我有種遏斯迭里的感覺；我幾乎制不住自己流淚。奇怪的是，這事似乎發生在好久以前了；我似乎成了自由的人已經多年，不是只兩年。實在，關

于真正的幸福，我常常是這樣想的：短期的和經久的完全同樣令人滿足。我願在死以前享受到沒有焦慮的自由，並在我所歡喜的一個地方安息。這賜給我了；即使我只享受一整年，我的享樂的總量，和活着嘗味十年，也不差分毫。

XXIII

來在我的花園裏掘地的老實人莫明其妙了，不知對於我的特別脾氣怎樣解釋；他的眼睛轉向我時，我往往看到一種驚訝的猜測神氣。這都是因為我不願讓他照平常的樣式設計花壇，使房前的一片小地方真正整潔，有裝飾。一上來他以爲這是因爲俗陋，但是他現在知道了這不是正當的解釋。我真正寧願要一個連村人都以爲羞恥的平庸破落的花園，他是不會使自己相信的，當然我也久已不替自己解釋了。這個好人大概會得到結論：太多的書和幽居獨處的習慣，多少影響了我的理智（依他說是理由）。

我所歡喜的園花只是十分舊式的玫瑰，向日葵，蜀葵，百合花等等，而且我願意看到這些花盡量像野生的一樣生長。乾淨整齊的花壇使我憎惡，裏面所種的多數的花……起了古怪名字的雜種花……損傷我的眼睛。反之，花園究竟是花園，我不願將那些在小徑和田野中給我安慰的花種到裏面去。例如實荻答里斯這種植物……看到它們這樣被移植會使我痛苦。

· 我想到這種植物，因為這正是它們盛開的時候。昨天我去到我年年這時候去看望的小徑，這是一條深窪下去的，有車轍的車道，兩邊的岸上滿是瓦葦的巨大的叢葉，並有山榆和榛樹籠罩着，我從這走到涼爽多草的角落，那裏有華麗的花在幾乎和我一樣高的莖上開放。我沒有在別處看過更好的實荻答理斯。我料想它們所以使我快樂，是因為早年的記憶——對於一個孩子，這是最有印象的野花；我不管那一天都願意走許多里路去看一叢這樣的好花，和願去看水邊紫色珍珠菜閃耀，或靜池上漂浮着的白色百合花一樣。

但是園丁和我一到房屋後面，到菜蔬中的時候，便立刻彼此了解了。在這上面他覺得我是完全健全的。實在我說不定，菜圃所給我的快樂不比花園給我的多。每早晨我在早餐前走過去，看看情形進行得怎樣。看到莢膨脹起來，看到土豆秧的茁壯，甚至看到蘿蔔和水堇冒出來，都是一種快樂。今年我種了一叢菊芋；它們有七八呎高，看着那幾乎像樹幹一樣的莖，看着那美麗的大葉子時，我彷彿都得到力量了。紅花菜豆也是令人高興的，要再三的去支撐它們，不然受累累的果實所壓，它們會折斷了。拿着籃子到它們之間去採摘，在我是一種享受；我覺得給我這樣豐富的食物，大自然彷彿是向我表示仁慈一樣。氣味是多麼新鮮而且養心怡性呵——尤其在一陣暴雨下了不久之後！

今年我有些很好的胡蘿蔔——尖細的又直又淨，顏色看起來是一種快樂。

爲兩件事情我的思想往往轉到倫敦。我願聽到一個大師拉提琴的悠長音調，或妙聲唱出的沒有缺點的聲韻，而且我願看畫。音樂和繪畫對我一向總是很有意義的；在這裏我只能在記憶中享受它們罷了。

當然在音樂廳和展覽室裏有一種不舒服。我從最好的音樂所得到的快樂，因爲必須坐在大衆中，可以聽到一個白癡在左手或右手，會被糟塌了許多，圖畫的展覽會在開始一刻鐘使我頭痛。『今我非昔我』，那時我在樓座門前一等幾點鐘去聽巴提（譯註二三），而且直到音樂會終了，不知道一分鐘疲倦；或者在美術學院，我驚訝的發現已經是四點鐘了，我早餐之後便忘了吃飯。事實上現今不是我獨自享受的東西，我都不大感到快樂。這聽起來是脾氣不好能；我想像得到好人們聽到這樣自白時的批評。實在的，我應當爲這覺得羞恥嗎？

我常讀報紙上論圖畫展覽會的文章，是風景畫時我最快樂。光是畫的名字便往

譯註二十三：巴提（Patti, 1843—1919）是聲樂家，生于瑪德里，父爲意大利人，母親西班牙人。

往使我整天高興——這些名字使一片海岸，江邊，澤地或森林的一閃，呈現在我的眼前。無論他的批評怎樣無力，新聞記者普通總頗有欣賞的來寫這些題目；他的描寫使我到各種的地方，這些地方是我的肉眼絕不會再看到的了，我爲他的無意的魔術感謝他。這比真正去到倫敦，親自看到那些畫，還要好得多。它們不會使我失望；最小的英國風景畫家我也敬愛；但是我會立刻看得太多，而且回復到我的老脾氣，對近代生活的情況發出疲倦了的怨語。一二年來我很少發怨語了——這對我更好。

XXVI

近來我總想聽音樂。一個偶然的機會滿足了我的慾望。

昨天我不得不到埃克塞特去。我在差不多日落時到了那裏，作完了我的事，又轉身從溫暖的暮色中步行回家。在索山赫 (Southernhay) 我從一所地下層的窗子全

開着的房屋經過時，裏面發出鋼琴的聲調——有技巧的手彈出的和音。我停住脚步，希望着，於是過一兩分鐘音樂家彈起我最愛的蕭邦（譯註二十四）的夜曲——我不知道叫什麼名字。我的心跳動了。我在那裏站在逐漸加深的暮色中，美妙的樂音在我周圍飄蕩；享樂的狂歡使我顫抖。沉默時我等待着，希望再聽一曲，但是以後沒有了，我便走我的路。

我不能高興聽音樂時便聽音樂，對於我是好的；不然偶然間得到的這樣極度的快樂，我一定不會有。我繼續向前走，將距離完全忘記了，還不以為走了一半時已經到了家，這時我對於我的不相識的恩人覺得感謝——這種心境在過去我常常經驗到。有時候——不是在一貧如洗，却是在窮得還體面的時日——我所住的房屋裏有人彈鋼琴——發生這樣情形時，多麼使我高興！我說『彈鋼琴』——這話包含的意義很多。我是很寬大的；用最廣泛的解釋可以稱為音樂的東西，我都歡迎而且感

譯註二十四：蕭邦（Chopin, 1809—1849）是波蘭的作曲家和鋼琴家。

謝；就是『五指練習』，我覺得有時也聊勝于無。因爲是在我伏案工作的時候，樂器的音調是使我感謝，對我有幫助的。我相信，有些人在這種情形下會發狂；對於我，像是樂音的東西都彷彿是天降的福氣；它調和我的思想；它使文字暢流。就是街上的風琴也使我的心情快樂；我有許多頁書都爲有它們才寫成，不然那時我會沉陷在易怒的憂鬱中了。

不止一次，我一文沒有，慘慘淡淡，夜間在倫敦街道上行走的時候，開着的窗子裏發出的音樂，甚至像昨天一樣，也使我停步。在伊頓方場（Eaton Square）有這樣的一刻我很記得，那一夜裏我正回契爾隋（Chelsea）去，疲倦，饑餓，被失望的感情所苦。我信步走了許許多多哩，希望使自己疲累，可以睡眠，忘却。傳來了鋼琴的音調——我看那家裏在舉行什麼慶祝——在約一點鐘的時間內，我大樂特樂，被邀請的客人沒有一個能够這樣的。我到了我的貧窮的住處時，我不再妬嫉，也沒有慾望使我發瘋了，却在我入睡的時候，感謝那個爲我彈奏，給我平靜的不識者。

今天我讀了暴風雨 (The Tempest)。這或者是我最愛的一篇戲劇，而且我自以為很熟悉了，打開書來普通我總將它翻過去。可是，像關於莎士比亞常有的情形是一樣，再讀一次之後，我發現我的知識並不如我所料想的完全。無論一個人活到怎樣久，總會這樣的；在人有力量翻書頁，有心力閱讀它們的時候，永遠會這樣。

我歡喜相信這是詩人的最後作品，是他在斯特拉福的家裏寫作的。他一天一天的在那教導他喜愛英格蘭鄉間的田野間散着步。它是至高的想像力的成熟果實，是一個大師的手所寫的完全藝術品。對於一個終身的事務都在研究英國語言的人，注意莎士比亞寫作時的巧妙的從容，是無上的快樂，他憑了這種從容，光在文字的運用上，便超過了其他一切人的各種成就，不和他相比，這些人本身都是偉大的。我可以幻想出來，他作暴風雨特別意識到這種力量，在他的精靈愛瑞兒 (Ariel) 向

他低聲說出妙到無法模擬的字，聲韻無比的短句時，他微笑着。他似乎以文字爲遊戲，以發現新的文字妙用來自己消遣。從國王到乞丐，各種階級，各種心性的人，都用他的嘴唇來說話；他說出了仙鄉的傳說；現在他高興創造一個既不是人，也不是仙的，介乎獸與人性之間的生物，並賦給它表達意思的語言。這些語言多麼富有潮濕繁殖的大地的風味，富有超出不了地面的生物的生活風味呵！我們對它沒有充分的思想；因爲我們的欣賞力欠缺，我們的驚異是吝嗇的。在我們的眼前作出了奇蹟，我們就不大留意；我們的心對它已經熟悉了，像對其他的自然界奇事一樣，我們已經不大停下去思索了。暴風雨包含所有戲劇中最高貴的沉思的段落；包含表現莎士比亞最後的人生觀的段落，要想將他的哲學教訓總括起來的人，是必要引證的。它包含他的最美妙的抒情詩，最溫存的愛情的節段，和仙鄉的一瞥，這我不能不爲比仲夏夜之夢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的最美處還要出色：普洛士波魯 (Prospero) 對『小山，河流，靜湖，和叢林的小妖們』的別辭。這又是一個奇

蹟；這些是反覆不厭的東西。你無論怎樣常常接近它們，它們都永遠像從詩人的腦子裏新創造出來一樣的新鮮。因為是完全的，從覺到缺點而生的鑿賦，它們是絕不會使你發生的；它們的好處絕不會被完全嘗味盡，至于在下次接近時沒有津津有味刺激的。

在許多使我樂意在英格蘭的理由之中，用本國語讀莎士比亞是其主要者之一。若是我盡力想像自己是一個不能和他面對面相識的人，只聽他遠遠的說話，而且他所說的語句只有經過智力的努力纔能接觸活動的心靈，這時我便有一種淒涼的掃興，可怕的若有所失的感覺。我常想我能夠讀荷馬，而且確定的，若是有什麼人欣賞他的話，那便是我；但是我能够在一轉瞬的時間內這樣夢想：荷馬將他的全部音樂給了我，他的文字對於我，像對於希臘還生存的時候，在希臘海岸上行走的人一樣嗎？我知道，經過這樣大段的時間傳達到我這裏的，不過是微弱零碎的回響罷了；我知道，若不是和那些青春的記憶（它們彷彿是世界的原始光榮的一閃）混和

在一處，這回響會更微弱。讓每個國家從它自己的詩人得到快樂；因為詩人就是國家，就是它的一切偉大和甜蜜，就是人們爲之生死的一切難傳的遺產。我合起書來的時候，愛和敬佔據了我的心。我的全心是傾向這個偉大的魔術家呢，還是傾向他上面施用了魔術的島呢？我不知道。我不能把他們分開來想。在這至美至上的聲音所喚醒的愛與敬中，莎士比亞和英格蘭是一體的。

秋

I

今年是很久都有陽光的一年，一月接着一月，天空冷酷的時候很少：七月變爲八月，八月變爲九月時，我都沒有大注意到。若不是我見到小徑兩旁點綴着黃色的秋花，我還以爲是夏天呢。

我在忙着柳葉蒲公英；這就是說，我在學着盡力多識別，多命名。對於科學的分類我是不大關心的：這和我的思想習慣不適合；但是我在散步中所遇到的每種花，我都願意說出它的名字（寧要『俗名』）。爲什麼我滿意說，『哦，這是一棵柳

『葉蒲公英』呢？因為這比將一切黃顏色的花都統稱為『蒲公英』要略親切一些。我覺得彷彿我識別它的個性，花都高興似的。知道我對它們全體欠多少恩，我最少要能夠對它們分別致候。爲同一原因，我寧願說『柳葉蒲公英』，不說它的拉丁文屬名；更家常的字有更多的和愛的友誼。

I

有時突然動心要讀一本書，或者不知道所以然，或者也許由于最輕微的暗示。昨天我在黃昏時散步。我到了一所舊的農家房屋；園門跟前有一輛車停在那裏等待着，我看到是我們的大夫的二輪單馬車。走過之後，我又回頭看望。煙突那面的天空中，有淡淡的晚霞；上面一個窗子裏有燈光閃動着。我自言自語的說特里司特拉姆山狄 (Tristram Shandy) (譯註1)，便匆匆回家，埋頭在有二十年不曾打開的

譯註1：英國小說家斯特恩 (Laurence Sterne, 1713-1768) 所著小說。

這本書裏了。

不久以前，有天早晨我醒來，突然想到歌德（Goethe）和釋列（Schiller）（譯註二）的通信；我很急于要打開這本書，竟比平常早起了一點鐘。是值得爲它起來的書；比使約翰生（Johnson）起床的老巴頓（Burton）（譯註三）要值當得多。這樣書幫助我們忘却周圍隨處都有的無聊或毒意的閒談，並且教我們對於『有這樣好人在其中的』世界懷着希望。

這些書我是手邊有的；我渴望它們的時候，便能立時從我的架上拿下來。但是往往我心裏想到的書要費麻煩，經過耽擱才可以得到；我惋惜的嘆嘆氣，將這思想拋在一旁。唉！那些永遠不能再讀的書籍。它們給予快樂，或者給予其他更多的東

譯註二：釋列（1759—1805）是德國的詩人和劇作家，與歌德（1749—1832）爲至友。

譯註三：巴頓（1577—1641）是英國的作家，使約翰生起床的書是他的名著憂鬱之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西；它們在記憶中留下一種芳香；但是生活永遠將它們放過去了。我但只一沈思，它們便一本一本的現在我的眼前。溫和使人安靜的書；高尚鼓勵人的書；很值得不僉一次，却多次細讀的書。可是我永遠不會再將它們拿在手裏了；年月飛逝得太快，爲數也太少了。或者在我躺着等待壽終的時候，有些失去的書會來到我的遊離的思想中罷，我將像對於對我有恩的朋友一樣紀念它們——在路上過去的朋友。在這最後的話別中，有着怎樣的惋惜呵！

■

有一種常常使我莫明其妙的心理的花樣，我料想人人都是難免的。我在讀書或思想，突然沒有任何我所能發現的聯想或暗示，我所知道的一個地方的幻象便現在我的眼前了。解釋不了爲什麼那個特殊的地方會在我的心眼前顯現；腦子的衝動是很微妙的，什麼研究也追求不出它的原始。若是我在讀書的時候，無疑的眼前書頁

上的思想，短句，或甚至一個字，都可以喚醒記憶。若是我在作別的事，一定是所見到的一種物件，一種氣味，或一種觸覺；或者甚至身體的姿勢也足以回想起過去的事。有時候幻象過去，便完了；不過有時候，幻象之後還有幻象，記憶完全不聽意志支配工作着，而且一種景物和另一種之間並沒有連鎖。

十分鐘前，我和我的園丁談話。我們所談的是土壤的性質，它是否適宜某種菜蔬。突然我發現自己在凝視着——阿夫盧那（Avlona）海灣（譯註四）。我的思想沒有向那方向去，是十分確定的。呈現到我眼前的圖畫使我大驚，我現時還在枉然的要求發現我怎樣會看到它。

我看到阿夫盧那是幸運的機會。我在從科爾福（Corfu）（譯註五）到布林的西

譯註四：在亞得里亞海（Adriatic Sea）南部，屬於阿爾巴尼亞（Albania）。古名爲奧龍。

譯註五：屬希臘，在地中海之科爾福島上。

(Brindisi) (譯註六) 的途中。輪船下午很晚的時候開行；有一點風，因為十二月的夜變冷了，我不久就進了艙。天一亮我便到甲板上來，希望看到我們靠近意大利的海港了；使我一驚，我見到多山的海岸，我們的船正很快的向那裏開。一探聽，我知道這是阿爾班尼亞 (Albania) 的海岸。我們的船因為不甚經得起海中的風浪，風又還在有點刮（雖然並不到使任何旅客不舒服的程度），船長在幾乎過了亞得里亞海一半的時候，轉回船，又到那頂上有雪的山的遮蔽處尋求避難所。不一會我們便進了一個大的海灣，在它的窄狹的進口有一個島。我的地圖指示我知道我們是在什麼地方，而且我很有興趣的發現，在南邊保護着海灣的一串高峯便是阿克洛塞洛尼亞岬 (Acroeranian Promontory) (譯註七)。高高的在內岸可以看到一個小小的城市，便是古奧龍 (Aulon)。

譯註六：在意大利東南部的一個城市。

譯註七：在阿爾班尼亞。

在這裏我們停了泊，停了一整天。食物缺乏了，得派船上岸，水手們在其他東西之中，買了些特別令人厭惡的麵包——據說是在日光中烘的。天空沒有片雲；直到黃昏，風都在我們頭上呼嘯，但是我們周圍的海却是又藍又平的。我在炎熱的太陽光中坐着，眼睛享受着樹蔭深濃的海岸上美麗的峯和谷。以後便是輝煌的日落；以後夜輕輕的爬進山谷，山這時染成最艷最深的綠色了。一個小小的燈塔開始發光了。在完全的靜默中，我聽到浪輕輕的擊着海岸發出潺潺的聲音。

日出時我們進了布林的西港。

Ⅲ

英國詩的特別精神是對於自然的愛，尤其是在英國鄉村風景中所見到的自然。從我們文字開始時的布穀歌（譯註八），到譚尼生（Tennyson）（譯註九）的最好的詩

譯註八：布穀歌（Cuckoo Song）是約1300時代英國無名作者的一首詩。

譯註九：譚尼生（1809—1892）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詩人。

的最可愛處，總永遠有這個音調。就是在戲劇的勝利中，也依然這樣。從莎士比亞的著作中，將他的自然描寫的斷片，將他偶然提到鄉村生活各方面的地方完全去掉，要有怎樣的損失呵！抑揚格的對句限制了，但却壓滅不了這種固有的音樂；儘管有勃伯 (Pope)，依然出現了黃昏歌和墓場輓歌 (譯註十)。在我們的全部抒情詩的寶庫中，思想的美和詞的高貴沒有超過這篇輓歌的，它或者是最表現英國特性的歌罷。

這種民族心理的特性，甚至引起了一個英國的畫派。它發生得遲；它終於發生了，却是很可注意的。再沒有一個民族，表面上更不適于這種成就了。英國人對于草場河山的快樂是這樣深，最後不滿意聲音的表現，他們拿起畫筆，鉛筆，蝕影

譯註十：勃伯 (1688—1744) 是英國精于對句 (Couplet) 的詩人，黃昏歌 (Ode to Evening) 是同時代的英國詩人威廉·格林斯 (William Collins, 1721—1759) 所作。墓場輓歌 (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 是葛萊 (Thomas Gray, 1716—1771) 所作。

的器械，並且創造了一種新藝術。國立圖畫陳列館只用很不完全的方法代表我們風景畫的豐富和變化。假如能够搜集，並適當的陳列各種門類的最好作品，我不知道在英國人的心裏那一種感情會最强——狂歡呢，還是驕傲。

特納爾 (Turner) (譯註十二) 長期被忽略的一種顯明的原因是：他的天才彷彿並不真正是英國的。特納爾的風景畫，即使在表現熟悉的景物時，也不在熟悉的光彩中顯示它們。無論是藝術家或明達的素人都不覺滿足。他給予我們燦爛的景象；我們承認這燦爛——但是我們認為重要的東西，却覺得不足。我懷疑特納爾是否嘗味過鄉野的英格蘭；我懷疑他心裏是否有英國詩的精神；我懷疑我們稱為美麗的普通事物的要意，對於他的靈魂是否顯明了。這樣懷疑並不影響他作為色和形的詩人的偉大，但是我猜想這總是英格蘭不能愛他的原因。若是有我明明知道是有頭腦的

譯註十一：特納爾 (1775—1851) 是英國的風景畫家，以色彩鮮艷著。

人向我自白，他更歡喜畢克特福司特爾（Birket Foster）（譯註十二），我會微笑的——但是我也會了解。

V

我很久沒有在這本書裏寫什麼了。九月裏我招了涼，病了三個星期。

我並沒有受苦；只是發燒，軟弱，不能爲任何事用心，除了每天一兩點鐘最輕鬆的閱讀。天氣不宜于我康復，濕風常常刮着，沒有很多太陽。躺在床上，我觀看天空，研究雲彩，若果不只是灰白的水氣，而真正是雲彩，它們總有着它們的美。不能讀書一向是我的恐怖；有一次目疾幾乎使我因爲害怕瞎眼發了瘋；但是我覺得在我現在的情況中，在我自己的安靜的房屋裏，不害怕什麼打擾，沒有什麼工作或

焦慮使我擔心，就是沒有書籍的幫助，我也可以並非不愉快的將時光度過。我在受束縛的時期所不知道的幻想，給予我安慰；我希望它也略增了我的智慧。

因為確實不是憑了存心的努力思想，人纔變聰明。人生的真理不是被我們發現的。在沒有預先料到的時刻，一種慈愛的影響降臨到我們的靈魂上面，感動它使發生一種情緒，我們不知道怎麼樣，心就將這變成了思想。這情形，在各種感覺全沈靜下去，全生命都對不動情的冥想降服時，才可以發生。無為主義者的心情我現在了解了。

當然我的好管家侍候我十分週到，不必要的談話減到了最低限度。了不得的婦女！

若是好好度過的生活，只有在『榮譽，愛，服從，和許多朋友』（譯註十三）中才

譯註十三：自莎士比亞的馬克伯斯（Macbeth）五幕三場二十五行引出。

可以看出明證，顯然我的生活連中庸的理想也沒有達到。朋友我是有過的，現在還有；不過很少。榮譽和服從——牽強一點，M.太太也許可以代表這種幸福罷。至于愛呢——？

我來將實情告訴我自己罷。我果真相信，在我的生活的任何時期，我是值得人愛的一種人嗎？我想不是。我太自我專注了；我對周圍的一切太批評了；太不合理的驕傲了。我這樣的人，生和死都是孤獨的，無論表面上顯得怎樣有同伴。我並不為這事後悔；不，一天一天的在幽靜和沈默中躺臥着，我倒覺得高興以前是這樣了。至少我沒有給人麻煩，這就很有意義了。我很認真的希望在以後沒有長期的疾病等待我。願我從這靜靜享樂的生活，迅速的進入最後的平靜。這樣可以沒有人懷着痛苦的同情或厭倦來想我。無論臨終怎樣，一個，兩個，甚至三個人許會覺到惋惜，但是我並不妄以為，他們除了隔很久對我有好意的想念之外，還有什麼。這已經够了；這表示我沒有完全錯誤。而且想到我的每日生活，證明我從別人得到我絕

沒有夢想配得的好意行爲時，我不可以很超出滿意以上嗎？

VI

沒有受經驗挫折便變成謹慎的人，我多麼羨慕他們呵！這樣人似乎並非不常有。我並不是說那些在生活可能性的利害上冷血的去計較的人；也不是說那些沒有充分的想像力離開安全舊道的笨伯；却是說那些聰慧並且心地寬宏的人，他們似乎總被常識領導，他們穩穩的從生活的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作着正當謹慎的事，不犯妄想的毛病，因爲自然的進步而得人敬重，自己少有需要人幫助的時候，却常常對別人有幫助，並且在一切經過中總是性情和藹，從容，快樂。我多麼羨慕他們呵。

因爲關於我自己可以說，一個沒有錢的人所可以犯的胡塗事，我都在不同的時期犯過了。在我的天性之中，似乎沒有合理的領導自己的才能。少年和成人的時

候，在我的道路上見得到的溝和泥地，我都錯誤的陷入。沒有一個胡塗人收穫過這樣經驗；沒有人為這能顯出同樣多的傷痕。抨擊，抨擊——我從一頓痛打剛還沒有恢復，我又走上遭第二次痛打的路了。『不合實際，』說話和緩的人這樣說我；『白癡，』——我準信有許多更無禮的舌頭會說，我看我自己也是白癡，無論什麼時候我向那曲折的長路回顧。顯然從開始我便缺少一種東西，一種別人都或多或少具有的平衡的原素。我有頭腦，但是它們在普通的生活環境中對我並沒有幫助。若不是為了將我從迷津中拖出，並把我安置在樂園裏面的好運氣，我無疑的會一直錯到底。最後的經驗的打擊，正在我要變成真正謹慎人的時候，會將我打倒的。

VII

今早晨的日光在慢慢聚起來的雲彩中消失了，但是它的光輝似乎還有些留連在空中，照着輕輕落着的雨。我聽到打在園中安靜的葉上的雨聲；這種聲音是使人安

靜的，並使心從事寧靜的沈思。今天我接到德國的老朋友 E. B. 的來信。在許多許多年中，這些書信都是我生活中一件愉快事；還不僅這樣，它們常給我帶來幫助和安慰。兩個國籍不同，二十年彼此沒有見過兩次的人，在大半生中繼續着友誼的通信，一定是一件稀有的事。我們初次在倫敦相見時都是青年，貧窮，掙扎，滿懷希望和理想；現在我們從生活的秋季回顧這些遼遠的記憶。B. 今天是用安靜滿意的情調寫的信，這對我很好。他引歌德的話：『人在青年期希望的事，他在老年成就。』

歌德的這句話有一時對於我是一種希望；以後它使我不相信的搖頭；現在我微笑的想，它在我自己的情形中證明出是多麼真實呵。但是這話確切的是什麼意思呢？它只是樂觀精神的表現嗎？若是這樣，樂觀主義已經以頗為可疑的概論為滿足了。多數人看到他們青春期的願望在以後的生活中滿足——真可以這樣說嗎？十年以前我會完全否認，而且能拿出我認為充分的否認它的證據。關於我自己，不是僅

憑了幸運的偶然，在一切我最希望的享樂中度我的晚年嗎？偶然——但是沒有這樣的事。若是我賺到了我現在用來過生活的錢，我也滿可以同樣稱爲偶然。不錯的，從我的成年期的開始，我便渴望着學者風的悠閒；這成爲青年人心裏希望之一的時候確實都很少有；但是這或者是可以最合理的期望以後得到滿足的希望罷。不過那些因爲金錢所代表的權力，驕傲，和物質的滿足，而目的僅在發財的大衆，却怎麼樣呢？我們很知道，在這種目的上成功的人實在很少；失了這個，他們豈不就失掉了一切嗎？對於他們，歌德的話豈不只是一種嘲笑？

應用到人類的全體上，這話或者畢竟是真實的。國家的興旺和滿足這事實，一定包含組成國家的大多數個人的興旺和滿足。換了話說，過了中年的普通人都得到了他們所努力的東西——職業上的成功。在年青的時候；他或者不會這樣中庸的提出他的希望罷，但是事實上，他的希望不就是等于這樣嗎？擁護樂觀主義的觀點，我們可以辯論說，遇到心懷抱怨精神的老人的時候是何等稀少。不錯的。但是有才

能的人必須使自己屈服于生活的環境，我總認為是一種無限悲慘的事實。滿足的意見常常就是罷念，就是將受禁止的希望放棄。

我不能解決這個疑團。

VII

我在讀聖柏甫 (Sainte-Benve) (譯註十四) 的泡羅雅修道院 (Port-Royal)，這是我常常想讀的一本書，但是書的長，和我對這時代的無甚興趣，總使我不去接近它。幸而機會和心情一致，我為頗值獲得的一點知識更為豐富了。我們可以合理的說，這是一種偏于教訓的書。和『泡羅雅修道院的先生們』生活一會之後，我們變得更

譯註十四：聖柏甫 (1804—1869) 是法國的文學批評家。泡羅雅修道院一書即論述這段提到的住居那裏的許多人物。在十七世紀在這個修道院發生重要的教育改革，即是改變耶穌會 (Jesuits) 的教育方式，而側重個人的發展。

好了；他們中最好的實在離天國不遠。

他們的基督教確實已經不是最初時代的基督教了；我們是在神學家之中，武斷的教義已經使清晨的神聖的顏色黯淡了，可是還常常吹來一陣涼爽新鮮的空氣，它彷彿沒有吹過人的普通世界，不帶死亡的臭味。

一陳列館莊嚴而且感動人的畫象。靈魂偉大的聖西昂 (Saint-Cyran) 懷着他的基督復活的幻象；列梅特 (Le Maître)，他在赫赫的事業的頂點，離開人世去沉思悔過；巴斯卡 (Pascal)，他有天才和勝利，有靈魂的衝突和肉體的苦惱；朗色羅 (Lancelot)，好朗色羅，理想的教師，他著文法書並編古典的書籍；有精力的安諾 (Arnould)，學者的風度勝過聖者，但為內心的信仰長期吃着苦；還有一切較小的名字——瓦龍德波皮 (Walon de Beaupuis)，尼古爾 (Nicole) 阿蒙 (Hamon) 極謙恭和愛的人——在我們讀着關於他們的事時，一陣香味從書頁發出。但是我最愛的却是提列蒙 (Tillemont)；我甚至可以願自己過他那樣的生活；包在沉默和安靜中，

一種溫和虔誠並熱心研究的生活。他說從十四歲起，他的智力只用在一件事上，便是宗教史。四點鐘起來，他寫讀一直到晚上九點半，中間打斷工作的時間只是爲作日裏祈禱，和中午用兩點鐘呼吸空氣。他外出的時候很少。他不得不出門的時候，便徒步出發，手裏拿着杖，自己唱一首讚美詩或雅歌來減輕路途的疲勞。這個極淵博的人心地極爲純潔單純。他愛在路旁站住，和兒童們談話，並知道在教訓他們的時，怎樣吸引住他們的注意。看到一個男孩或女孩看着他一匹牛，他會問道：『你一個小小的孩子，怎樣能管得住大得多，強得多的獸呢？』于是他便談到人的靈魂，指示出理由來。關於提列蒙的一切，對於我都是新穎的；雖然我從吉朋 (Gibbon) 的書裏很知道他的名字，我不過想他是一個勤勞正確的歷史材料的編纂人罷了。他的作品雖然可敬佩，值得注意的却是他作這作品的精神，他爲學問而研究，除真理之外沒有目的。他的學問是否會爲人所知，在他是完全漠不關心的事，而且他隨時都可以將他勞力的結果，送給任何可以利用它們的人。

想想冉森 (Janen) (譯註十五) 的教徒們在其中生活的世界，福朗得 (Fronde) (譯註十六) 政黨，里須留 (Richelieu) (譯註十七) 瑪查林 (Mazarin) (譯註十八) 和赫赫的路易十四 陛下的世界。拿破羅雅 和 凡爾賽 相對照，無論我們對於前者的宗教和教會的目的批評如何，我們不得不說這些人莊嚴的過生活。相形之下，偉大的君主只是一個可憐的，卑下的人物。我們想到拒絕葬莫理哀 (Moliere) (譯註十九) 的事——國王對於不能再使他娛樂的人那種輕視的淡漠，是衡量君主的偉大的真尺度。和那些莊嚴虔誠的人中最小的人物一對面，這些宮廷的人物都顯得多麼渺小不潔呵；尊嚴

譯註十五：冉森 (1585—1638) 是荷蘭的神學家。上段論列的人物是他的信徒。

譯註十六：福朗得是法國的一個政黨，在路易十四幼時會起內亂，與在朝黨宣戰。

譯註十七：里須留 (1585—1642) 是法國的政治家，曾任路易十三的首相。

譯註十八：瑪查林 (1602—1661) 法國的紅衣主教並政治家，曾任路易十四的首相。

譯註十九：莫理哀 (1622—1673) 是法國的喜劇作家。

不在宮殿的房屋和堂皇的花園裏面，却在這些孤獨者在那裏祈禱教讀的陋室裏面。無論是否是人類的理想，他們的生活是配人過的生活。有什麼能比可得這樣稱讚的生活更珍貴呢？

IX

對科學的實驗主義所起的各種淺薄的反動，看起來是有趣的。『不可思議的』（這很流行一時）這樣好字眼的發明，特別標明了達爾文（Charles Darwin）（譯註二十）的勝利。但是作為一種時髦，不可思議論是太合理了，不能經久。于是有了東方魔術的流言（世界是怎樣反覆覆呵！）立刻一幫沒有更好的事情可作的人，便閑談起『密宗』來了——密這個形容字在客廳裏說起來滿好聽。這就連對於小說家也沒

譯註二十：達爾文（1809—1882）是英國生物學家，以進化論名于世。

有支持很久；因為英國人覺得這種密宗思想太外國味了。有人提示，舊時有着家常聯想的轉桌術和招魂術，可以用科學的光重加檢討，這意思便立刻被人抓住。迷信在大學教授的眼鏡裏炫耀，它建起實驗室，並印出莊嚴的報告。它的範圍一天一天的擴大。催眠術給製造奇蹟的人帶來材料，於是接着便有一長串蹩腳的希臘字——不到實習使得完全之前，略有一點難讀。另外一個幸運的術語家碰到了『物的』這字眼，於是科學時代的時髦孩子們便完全安了心。『你知道，必定有點什麼；我們總覺得必定有點什麼。』若是我們可以從所讀的東西加以評斷的話，靈的『科學』在舒服的和中世紀的巫術握手了。據說對於喃喃自語的巫人這是發財的時刻。若是禁止算命的法律在上流社會中和偶然在陋巷小村中一樣嚴格的執行，我們會有一個很開心的時候。但是對於一個傳心術的教授難得起訴——而且他會多麼歡迎這個廣告呵！

當然我很知道，運用這些字眼的人並不完全屬於同一類。對於健康和患病的人心有一種研究，它和其他盡責而且精明從事的研究同樣令人敬重；它給小人和壞人

機會，並不能成爲反對任何誠實的思想趨勢的理由。有些我們不能不敬重的人，正深刻的從事心靈的考察，並且他們深信已經接觸了些現象，不是用一般接受的人生法則所能解釋的。就算是這樣罷。他們也許在感官以外的世界中就要有什麼發現了。在我呢，這類的事情不僅不使我感興趣；我並且很不歡喜的從它轉過臉去。若是靈社所檢討的每個神奇的故事，都有無可否認的證據證明它的真實，放在我的眼前，我的感情（稱爲我的成見罷）也不會有任何的改變。我會一點不差，對於下一次的這樣故事打呵欠，而且將敘述放到一旁去，懷着——是呀，懷着一種憎惡。『來一兩好麝香，好藥劑師！』（譯註二十二）爲什麼我會這樣，我說不清。我對於靈學的事實或幻想的淡漠，就如我對於最近的電氣的機械應用是一樣。愛迪生（Edison）和瑪科尼（Marconi）（譯註二十二）輩可以用驚人的新奇東西使世人震驚；他們使我像

譯註二十一：肖莎士比亞的李爾王（King Lear）四幕六場引出。

譯註二十二：愛迪生是現代美國的發明家，電學家，瑪科尼是現代意大利的電學家。

別人一樣驚異，但是立刻我便忘去了我的驚訝，在各方面都是和以前的我一樣。這事情和我毫不相干，若是明天證明了所宣布的發現是新聞記者的錯誤杜撰，我連一伏特 (Volt) 的心也不關。

那麼，我是一個頑固的唯物主義者嗎？若是我有自知之明，並不是。有一次和 G. A. 談話，我說到他的立場是不可思議論的。他改正我。『持不可思議論的人承認在人的智識範圍之外，或許可以有點什麼；我不能這有樣的承認。在我，不可知的就是不存在的。我們看到了存在的東西，也就是看到一切了。』這使我驚駭；一個這樣聰明的人能够持這樣見解，我看來似乎是不可信的。對於我自己和我周圍的世界，無論是科學的或是其他的解釋，都很難使我滿意，沒有一天我不在宇宙的神祕之前感到驚異。吹噓人類智識的勝利，在我看來比幼稚還要壞；現在和舊時一樣，我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們什麼也不知道。什麼！我能從路旁折一朵花，並且在我看望它的時候覺得：若是我知道了關於它的組織學，形態學等等的知識，我就

會窮盡了它的意義了嗎？這些除了文字，文字，還是文字之外，還有什麼呢？是的，作爲觀察是有趣的；但是，越有趣，也就是越引起驚訝，和無希望的詢問。我們可以看望，思想，一直到腦子打了轉——直到手裏的小花變成了和天空的太陽是一樣難忍的奇蹟。沒有什麼可知的事嗎？花只是花，就算完了嗎？人只是進化定律的產物，他的感官和智力只足以使他理會到他成爲其中一部份的自然機構嗎？我覺得很難相信這是任何人心所懷的信念。我倒寧願以爲，對於一種不可解決的絕望，或者對於自號解決了這問題的人們的不耐煩，使人除了物質的事實之外，對其他的一切都絕對置之不顧，所以終於成了一種似乎是愚鈍的自欺。

X

我們稱爲不可知的，永遠是未知，是很可能的。在這種思想中，不是有一種文字所不能形容的悽慘嗎？也許人類將要生活而且過去；全人類，從在世界的黎明

期，首先對自己恐懼的心，創造出生活主宰者的影像那個人起，到在最後時代的暮光中，將在石的或木的神祇前匍匐的人止，在這個長的系統中，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生命的原由。先知，殉道人，他們的高貴的苦痛是枉然的，沒有意義的；聰慧的人，他的思想向永恒努力，只不過是一場空夢；心地純潔的人，他的生活是活上帝的幻象，受苦的悲痛的人，他們的安慰是在來世，受不公道犧牲的人，他們向至上的審判者呼號——全體都走進沉默中去了，產生他們的地球在無聲的空間又死又冷的轉動着。這種悲劇的最悲劇的方面，是它並非是意想不到的。靈魂反抗，但是不敢在這種反抗中看出它的更高命運的把握。這樣來看我們的人生，不是更容易相信，這個悲劇演時沒有旁觀者嗎？實在的，實在的，能有什麼旁觀者呢？也許會有一天，對於一切生活着的人，最神聖的名也將不過只是一個空的象徵，被理智和信仰拒絕了。可是悲劇還要演下去。

我說它並非是意想不到的；但這並不就等于是說：人生除了對於人的智力所含

有的意義之外，便沒有意義。智力本身便拒絕這樣的假設——在我呢，用不耐煩和輕視的心來拒絕。我所知道的關於世界的理論，沒有一種我不是認爲一時也不能接受；可以使我安心的解釋，我想不到有這樣可能性；但是我一點也不差的深信：有一種萬有的理性；它超出我的了解，連一閃的光明也不會和我的理解接觸；一種必須包含創造力的理性；因此，就在它是我的思想的一種要素時，也被思想所批評而歸于烏有。關於我們對時間和空間的無限的觀念，也有類似的矛盾。理性的進程是否達到了最後的發展，誰能說得定？或許在我們看來是通不過去的思想的限度，其實不過是人的歷史中另一早期階段的條件。將這些作爲『未來境地』的證明的人，必須在那未來中假設出層次；不大能超出野獸以上的野蠻人，和文化最高的人一樣進入『新生活』嗎？這種心的暗中摸索證明我們的無知；奇怪的事情是，這種摸索竟能被人拿來證明我們的無知是最後的知識。

XI

可是將來的人心或者就是這樣子；若不是他的智力進步的最後成就，至少也是被認為最後的，一段很長期的自滿。我們談論着『永遠渴望的靈魂』，我們認為一種宗教過去，另外一種宗教當然要發生。但是人若立刻發現了自己沒有精神的需要，又該怎樣呢？他的生命的這樣改變，不能認為是不可能的；我們現今的生活上有許多徵候都似乎指向這一點。若是自然科學所贊成的思想習慣能够十分深入，而且沒有什麼災難阻止人類向物質滿足前進，真正實驗主義的時代是可以發生的。那時候，『認識事物的原因』將成為公共的特權；超自然這字眼將變成沒有意義；迷信是被模糊了解的早期人類的特點；而且現在我們認為有驚人的神祕存在的地方，一切都澄清平靜，像幾何的證明一樣。這樣的理性時代，可以是人世所知道的最幸福的時代。實在的，一則是這樣，或者根本就不會實現。因為痛苦和悲哀是玄學大

師；而且記着這個，我們對於唯理主義者的一千年最幸福時代，便不能很信靠了。

XII

斯賓諾沙 (Spinoza) (譯註二十三) 說，自由的人想到死的時候，比想到任何事情的時候都更少。就他的意義解，我不能說自己自由。我很常想到死；這思想確實總在我心底裏藏着；不過就另一意義解，我確是自由的，因為死並不在我心裏引起畏懼。有一時期我是怕死的；但是這僅只因爲對於依靠我的勞力爲生的人，死是一種災禍；生命的終止本身上從沒有力量使我苦惱。痛苦我不大能忍受，而且想到受長期的死床上苦楚的試驗，我實在畏懼。一個人在重壓或掙扎的一生中，用勇敢的鎮靜應付了命運，在要臨終的時候，會被一種弱點所羞辱，而這弱點不過是疾病，是

譯註二十三：斯賓諾沙 (1632—1677) 是荷蘭的哲學家，原爲猶太人。

一件可悲的事。不過幸而我不大被這種黯淡的預料所苦。

我散步時總常走出正道，穿過一個鄉村的墓場；我覺得這些鄉村的休息地可愛，就和我覺得城市的墳地可憎是一樣。我讀碑石上的名字，想到對於他們這些人，生活的苦惱和恐懼算過去了，得到一種很深的安慰。我並沒有一點憂傷；無論是孩子或老人，我都有他們到了幸運的終途的感覺；終場來到了，同來的是平靜，遲或早有什麼關係呢？沒有像「葬于斯」這樣堪慶幸的事。像死亡的尊嚴是沒有的。在人類中最高貴的人所踏的路上，他們隨着去了；生活着的人的最高要求，他們得到了。我不能爲他們悲哀，但是想到他們的逝去的生活，使我動一種弟兄的溫情。死者在樹葉籠罩的靜默中，似乎向還留連着的人低聲鼓勵：我們這樣，你將來也要這樣；看看我們的安靜！

許多次，在我生活艱苦的時候，我便求救于畫廊派的哲學家，也並不是完全枉然。瑪卡斯阿銳里阿思（Marcus Aurelius）（譯註二十四）便常常是我床邊的書籍之一；我在深夜裏，在我因為不幸不能入睡，在我確實也不能讀別的書的時候，我讀他。他沒有移去我的重荷；他的證明人世煩惱無益的證據，對於我沒有用處；但是在他的思想中有種安慰人的和諧，一部份的使我的心沉靜了，而且光是要得到力量來模仿那個高尚榜樣的願望（雖然我知道我永遠不會作到），也便可以保證不幸時更卑下的衝動不會發生了。我現在還讀他，不過不是懷着混亂的情緒了，我想着他的人勝過想着他的哲學，將他的影像親切的懷在內心的深處。

自然，以為我們對於絕對的東西有種知識這樣假定，使現今的思想家不能主張他的學說。相信人運用理智可以和世界的靈魂交往，是一種高貴的信仰；但是正因

譯註二十四：瑪卡斯阿銳里阿思（121—180）是羅馬的皇帝，著有沉思錄（Meditations）。

爲我們不能在自身中找到準確可靠的指導，所以我們現今才接受貧乏的懷疑主義的命運。不然的話，畫廊派哲學家以爲人在宇宙的組織中居于附屬地位的觀念，和支配一切的命運的觀念，使他和我們自己的哲學觀點接觸，而且他的關於人的『社會』性的學說，關於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的義務的學說，和我們這時代的更好的精神是完全契合的。他的宿命論不是僅只聽命而已；人無論命運如何，不僅要接受它，認爲是無可避免就算了，却也要歡樂的，讚頌的接受。爲什麼我們到這裏來呢？爲了使馬出生，使葡萄樹生存的另一原由：演大自然分派給我們的一個角色。因爲了解事物的秩序是在我們的力量之內的，所以我們可以依照這個來指導我們自己；意志對于環境雖然是沒有力量的，却可以自由決定靈魂的習慣。第一個責任是自我訓練；和它相當的第一個特權，是一種天生的對於生活定律的知識。

但是我們遇到了那個堅持的追問者，他不接受任何演繹的假定，無論它的性質怎樣高貴，趨勢怎樣有益。我們怎麼知道，畫廊派哲學家的理智，和世界的定律一

致呢？我或者可以從很不同的觀點來看人生呢；對於我，理智所指示的也許不是自我抑制，而是自我放縱；我也許在一切情感的自由活動中，看出一種生活，和我所認為的大自然的指示，要和諧得多。我是驕傲的；大自然使我這樣；讓我的驕傲自行立足。我是強壯的；讓我拿出我的力量，弱者命該在我面前跌倒。反之，我微弱，我便吃苦；硬說命運是公正的，使我鎮靜，使我歡喜的接受這種被踐踏的劫數，有什麼用處呢？不行的，因為在我的靈魂中有種東西吩咐我反抗，並且對我不知道的一種力量的不公平叫嚷。即使說我不得不承認有一種事物的計畫，它無論我願或不願，強迫我作這件事或那件事，我怎麼能準知道，智慧或道德的責任是在聽從呢？不停止的追問者這樣問；對於他實在沒有答話。因為我們的哲學不再見到至上的認可，不再聽到宇宙的和音了。

「不公正的人也是不虔誠。因為宇宙的大自然，創造一切合理的生物彼此相依，使得他們互有益處；依照各個人和機會或多或少；但是絕不互相損害；顯然違

犯了她這個意思的人，便是對於最古最可敬的神祇，犯不虔誠的罪。』我多麼樂意相信這話呵！不公平便是不虔誠，實在是至上的不虔誠，我至死都要主張；但是假如我用這樣的推理來支持我的信仰，那會只是假裝出一種高貴的感情。我沒有見到一個有力的證據，證明公平是宇宙的定律；我看見無數的暗示，偏向于證明情形正是相反。我倒不得不相信，人用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在他的最好的時刻代表着一個公律，和我們所知道的世界中通行的規律暗暗的衝突着。若是公平的人實在是最古神祇的崇拜者，他必須或者假設他的崇拜對象屬於衰亡的朝代，或者假設在他內心裏燃燒的神聖的火，是一種『未見的事物的證明。』（譯註二千五）我若兩種假設都不能，怎麼樣呢？還有着無希望的主張的尊嚴——『但是失敗的方面使卡多高興。』（譯註二千六）

譯註二千五：自新約希伯來書九章一節引出。

譯註二千六：羅馬詩人魯坎（Lucan）語，全句是『戰勝的方面使諸神歡喜，但是失敗的方面使卡多（Caro）高興。』卡多助龐皮（Pompey）反該撒（Caesar），龐皮敗，卡多去刑，後聞該撒屢勝，遂自殺。

不過在這裏怎能發出讚頌呢？

『一切人公有的大自然送給每個人的東西，對於每個人便是最好的，在她送給的時候，便是最好。』必然的樂觀主義，而且或者是人所能達到的最高智慧罷。『記住了，只有有理性的生物才可以樂意而且自由的屈服。』這個高尚的主旨的令人信服，沒有人能比我更覺得了。這些字向我歌唱，人生被一種溫柔的光輝照耀着，彷彿那邊秋天落日的光輝一樣。『想想人的生活怎樣只是時間的一瞬，所以溫順而且滿意的離去罷；甚至像成熟的下落的橄欖應當讚頌產她的大地，並感謝生她的樹一樣。』時刻到來，我願這樣想。這是緊張努力的心情，但也是休息的心情。這比從學來的淡漠所生的鎮靜（假如這對於人是可能的話）要好；比冥想未來的幸福，輕視人間苦的狂熱也要好。但是，不是努力可以得到的。是未知的力的影響；是一種像晚間的露一樣落到人靈魂上的平靜。

XIII

我發了一次很兇的頭痛病。在一天一夜中我受着盲目的苦楚。現在用廊晝派的救濟法看一看。身體的疾病不是壞事。有一點決心，認爲它是自然過程的一種自然的結果，痛苦是滿可以忍受的。我們的安慰是，記住它不能影響靈魂，靈魂是有永久性的。身體只是『心的衣服或茅舍。』讓肉體受痛苦去；我，本我，要站在一旁，成我自己的主人。

同時，記憶，理智，我的智力部份的各種官能，都漸被淹沒在模糊的忘却中了。靈魂和心是不同的東西嗎？若是這樣，它的存在的意識我完全喪失了。在我，心和靈魂是一個，而且我太受感動的被提醒：我生命中的這種成分就在這裏，在腦子顫動並劇痛的地方。這樣的痛苦再增多一點點，我便不復是我了；代表着我的身體，它會作手勢和譫語，但是它的動機，它的幻想，我可就毫無所知了。太顯然

了，所謂我，就是身體的各成分的一種平衡，我們稱之爲健康的。就是在頭痛輕輕開始的時候，我已經不是我自己了；我的思想不走常態的路線，我覺到不正常。幾點鐘之後，我只是一種行動着的疾病；我的心——假如我可以用這個字——變成了個手風琴，不斷反覆着，像塵粉似的拉出一兩節無聊的音樂。

這樣對待我的靈魂，我對它能有怎樣的信心呢？我要說，和對於感官的信心正是一樣，關於我在其中生活的世界，我從感官知道我所知道的一切，而且我或者可以說，它們在普通運用時，比在我有力試驗它們的某些場合，也許欺騙我更甚；只有這樣的信心，一點也不多——若是我主張心和靈魂只是身體的微妙功用這個結論並不錯。若是我身體的機構有些部份一混亂，我的神志立刻就混亂了；並且看到我內心『具有永久性』的東西，使我鬧出很少有無限智慧風味的把戲來。即使在常態的情況中（假如我可以斷定什麼是常態情況），我的心也顯然是瑣細小事的奴隸；我吃了點和我不合適的東西，突然我的生活全面改變了；這種衝動失去了力量，另

外一種在以前我絕不會懷的衝動，對於我成爲最有力的了，簡單說，我關於自身所知道的，和關於永久的本質所知道的是一樣少，而且我有一種常擾我不安的猜疑，就是，我也許只是一個自動機器，我的每一思想和行爲都由于一種利用並欺騙我的力。

爲什麼我不像一兩天前一樣，享樂自然的人的生活，和自己同世界都相安無事，却來這樣沉思呢？顯然只是因爲我的健康受了暫時的不適。這已經過去了；關於不可思議的我已經想够了；我覺得我的安靜漸漸恢復了。我漸漸又健康起來，是我的長處嗎？我可以用任何樣意志的努力避免了這個陷穽嗎？

XV

密密的懸在樹籬上的黑莓使我想起好久以前的事。我總算逃脫到了鄉間，在長途的散步中開始覺得中午的饑餓了。路旁的黑莓正在結果；我隨摘隨吃，一直吃到

看見了可以在那裏吃飯的客店。但是我的饑餓已經滿足了；我不再需要什麼了，而且在我想着這事的時候，一種奇異的驚訝感，一種迷糊的感覺突然來到我的心頭。什麼！我吃了，吃得很飽，並不付錢。——這是可能的嗎？這使我覺得是一件異常的事。那時候，不斷使我心神不定的事便是怎樣弄錢使自己活着。許多天我受餓，因為我不敢將我所有的一點點錢化掉；我所能夠買的食物怎樣也是不滿意的，無變化的。但是在這裏大自然給予我宴席，這似乎是美味的，而且要吃多少便吃了多少。這驚異經過的時間很久，現今我還可以記起它，了解它。

我想，要知道在大城市中很窮是什麼意義，不能有再好的例證了。我經歷過了這樣貧窮，我是高興的。我現在所享受的滿足，有許多要歸功于這些不幸的時日；不是僅憑了對照的力量，却是因為限制我們逐日生活的事實，我所受的教訓比多數人更好。對於平常受過教育的人，不焦心衣食是一件當然的事；問起他來，他會承認這是快意的情形，但是這對於他不是自覺的快樂的源泉，正和身體的健康對於完

全強健的人一樣。在我，即使我再活五十年，這種安穩也仍然是逐日更新的驚喜。我知道，只有有我這樣經驗的人纔知道，有可以生活的錢這事實所包含的一切意義。普通受過教育的人絕不會孤立，完全的孤立，衣服僅可蔽體，而且面前有一個問題，就是從並不關心他死活的世界爭取一餐的飯。沒有這樣的政治經濟學校。聽過這樣的講演，對於這種可悲的科學的基本名詞的意義，你便絕不再會迷惑了。

我對於別人的勞力的負欠，比多數人要了解得多了，我四季從銀行『支取』的錢，從一種意義說是天賜給我的；但是我很知道，每次錢都是從人的毛眼流汗得來的。謝天，不是用最卑下的資本主義的專橫得來；我只是說它是人類勞力的產品；或許是健全的勞力，但也同樣是勉強的。眼光看得够遠的時候，它代表筋肉的勞動，代表支持着我們生活的複雜組織的，粗人的勞力。我這樣想他的時候，平民得到我的感謝。是遠遠的感謝，我一向不能有，永遠也不能有民治主義的狂熱——這是我精神的特點，我老早以前就認為是無可更改的了。對錢財的特權的反抗我是

知道的（在倫敦有些地方，我曾經在那裏站立過，因為不幸憤怒着，看着經過的興旺的人，我能够不記得嗎？）；但是我在他們之間居住的天生的窮人，我絕不能覺得自己和他們一體。而且爲了最簡單的原因：我太知道他們了。在優美舒服的環境中培植着他的熱誠的人，關於在他下面的世界，可以終生懷着一種幻想，而且我也不否認他爲這可以更好；但是對於我，沒有什麼幻想是可能的了。窮人我是知道的，我也知道他們的目的不是我的目的。我知道，我幾乎認爲是理想的那種生活（多麼樸實的生活！），若是能够使他們了解的話，他們會認爲是厭倦和輕視。和他們聯合反對『上層社會』，會成爲不誠實或簡直的絕望罷了。他們心裏所想要的，我認爲無趣；我所渴望的他們永遠不了解。

我絕不主張我自己的目的指示一種理想，一切人追求它都是最好。也許是這樣，也許不是；我早就知道，根據個人的偏好主張改革是無用的了。將我自己的思想弄出條理，不想法爲世界計畫一種新的組織，就夠了。但是從自己的觀點看清楚

也就很有價值，在這上面我所珍視的不幸日子對我有不小的幫助。假如我的知識只是主觀的，這只關係我個人；我不向什麼人說教。對於另外一個出身和教育與我相同的人，同樣艱苦的經驗可以發生完全不同的影響；他可以和窮人成爲一體，並終生被最高貴的人道主義燃燒。除了說他用和我不同的眼睛看事之外，我不更進一步批評他。或許是更廣大，更公正的眼光。但是在一點上他和我相像。若是有這樣人出來，問問他；可以發現他有一次用黑莓當飯——而且對這思想過一番。

XVI

今天我站在那裏看收莊稼的人工作，心裏突然起了一陣胡塗的羨慕。要成一個這樣健壯的，紅黑頸子的人，他們能從黎明到日落使他們的筋肉緊張，一點也不疼痛，回家去酣睡一覺，使他們精神恢復，從事第二天的勞作！我是中年的人，四肢長得和別人一樣，也沒有害什麼長期的疾病，可是我懷疑連最輕的田地裏的工作，

我是否能受半點鐘。這真能算是一個男子嗎？若是這些健壯的人有一個懷着好意的輕視看我一眼，我能覺得驚異嗎？可是他絕不會夢想到我羨慕他；他會想到大概我會比不過田地裏的馬。

有了舊時候的空夢想：心和身的平衡，完全的身體健康，同充分的心智的力量合而爲一。若是使我高興，爲什麼不到收莊稼的田地裏去，却還依然同樣爲思想而生活呢？許多理論家認爲這事是可能的，並且希望看到它在較好的時代實現。若是這樣，以前必須先有兩種改變：不再有文學的職業，而且幾乎所有的圖書館全毀掉，只留下一般公認爲國寶的少數書。這樣，而且只有這樣，心理和身體的平衡才可以成功。

向我們談論『希臘人』是無用的。希臘民族只是少數的小團體，生活在很特殊的情況之下，自然賦給他們很例外的特性。他們的星散的文明，我們太常將它看成不僅堂皇，也同樣是穩定的了，其實它是一串爲期最短的光榮，從伊琴海岸到西部

地中海海岸這裏那裏的閃耀着。我們的希臘文學藝術的遺產是無價的；希臘生活的模樣對於我們却沒有一點點價值。希臘人沒有什麼外國的東西要學——連外國語或死文字也沒有。他們幾乎不讀書，寧願聽。他們是保有奴隸的種族，很歡喜社會的娛樂，幾乎就不知道我們所謂的勤勞。他們的無知是範圍很大的，他們的智慧是神的恩賜。他們有很好的智力，他們也有嚴重的道德的弱點。若是我們能夠看到一個伯里克利司(Pericles)(譯註二十七)時代的普通雅典人，並和他談談話，他會引起不小的失望——他身上野蠻人的成分，同時頹廢者的成分，比我們預料的要多得多。多半他的身體也叫人幻滅。留他在那舊世界裏面罷，這種世界對於少數人的想像是珍貴的，但是對於近代的大眾的事業和胸懷却同孟菲斯(Memphis)和巴比倫(Babylon)一樣不相干。

譯註二十七：伯里克利司(495?—429 B. C.)是典雅極盛時代的政治家。

照我們所知道的思想家，差不多一定是健康受損害的人。希有的例外所從出的種族，誠然可以因智力著稱，但是這種種族的全體人員所代表的倒是偏于活動的生活，不是好學或冥想的生活；而這樣幸運的思想家的子孫，一定不是回到活動的一類人，便是顯出常見的身體受心犧牲的情形。我並不是否認有『健全之心寓于健全之身』的可能；這是另外一件事。我所說的也不是那些既健康，同時也很聰慧並喜歡書的人（幸而他們為數還多）。我心目中的人熱情的追逐精神的事物，侵犯他的神聖時間的普通興趣或焦慮，他都不耐煩的擺脫開，他常被思想和學問無限的感覺所擾，他憂傷的明白他的內心力量所依據的條件，可是不能拒絕那時時使他忽略這些條件的誘惑。除了這些天生的特色之外，還有一種常見的事實；這樣人要將他的成就作成貨物，必須在不斷的赤貧的威嚇下勞作；那麼還有什麼希望使他的血保持規矩的節律，他的神經按自然所吩咐的活動，他的筋肉經得起超常工作的壓迫呢？這

樣的人可以羨慕的。看着那些『在日神眼中流汗』（譯註二三八）的人，但是他知道並沒有給他有選擇的餘地。若是人生此前都對他仁慈，使他常常有讀書時間的寧靜，那就讓他從收穫的人轉眼去看黃金的收成，懷着感謝繼續度日罷。

XVII

田地裏的勞動者要和那同他一同勞作的牲口站在幾乎一樣的水平線上，是既不合意，也不必需的。事實上他是這樣，而且我們聽說，只有最愚鈍的農民現今才安分過農民的生活；他的孩子們，被教得能讀報紙了，都儘快的到有希望的地方去——印報紙的地方。這其中有着一種很不妥的情形，用不着福音家來告訴我們；還沒有先知指示出來救濟的方法。農業在我們這時代被用動聽的言詞推崇，可是多半是枉

譯註二三八：自莎士比亞的亨利第五幕一場二九〇行引出。

然，因為它努力證明一種虛謊，說什麼農業生活適于溫存的感情，甜蜜的沉思，和一切人類的美德。農業是最使人精疲力竭的勞作之一，本身一點也不增進精神的發展。它在世界史上盡了一份開化的功勞，只是因為它增加財富，使人類有一部份人得免于執犁的勞動。熱心家曾經實驗作農人；其中有一個用可注意的話寫他的經驗：

『哦，勞動是世界的災禍，和它有交涉的人，沒有一個不成比例的變為凶野。我費五個黃金的月份為牛馬準備食物，是一件值得稱讚的事嗎？不是的。』霍桑（Hawthorne）（譯註二十九）在溪村這樣說。在幻滅的痛苦中，他太過火了。勞動可以是，而且常常是，一件該罵的，使人獸化的事，但它確不是世界的災禍；不是，它是世界的至上福氣。霍桑作了一件胡塗事，他以失去心理的平衡作代價。顯然餓

譯註二十九：霍桑（1804—1864）是美國的小說家，溪村是他們嘗試用體力勞動調和智力活動的新村，未一年即失敗。

牛馬對於他不是一件合適的工作；可是許多人會覺得這種事情的更高貴的方面，因為它當然表示着爲人類供給食物的意思。這引證的興趣是在這地方：完全無意的，像霍桑這樣一個聰明的人，也降落到我們農業勞動者反抗鄉村生活的心理狀態。不僅他的智力停止作用，却連他的情感也不是可靠的領導了。我們現代的鄉人心理的最壞一點，不是它的無知和粗俗，却是他的反抗的不滿。像其他一切壞事一樣，可以看出這是現在事態的無可避免的結果；我們對這太了解了。鄉下人要『改進』自己。他厭惡餵牛餵馬了；他想像在倫敦的鋪道上，他可以用更男子氣的大步走路。

阿克狄亞 (Arcadia) (譯註三十) 的幻象沒有什麼幫助；可是顯然在過去的時代，農民們覺得生活不僅只是可以忍受，而且他們比現在仍然脫離不了耕犁的鄉愚，還要聰明呢。他們有他們的民歌，現在完全被忘却了。他們有傳奇和神話的傳說，

譯註三十：阿克狄亞是古希臘伯羅奔尼撒司 (Peloponnesus) 中部高原，曾有田園詩流行其地，並影響以後羅馬詩人，所以這地名便成爲代表安靜單純的田園生活的名詞了。

這些他們的子孫不能欣賞，像西奧克拉提司 (Theocritus) (譯註三十二) 的牧歌一樣。可是也要記住，他們也有一個家。哈，這是一個啓發人的字。若是農民喜愛給他麵包的田地，他並不以在裏面勞作爲苦；他的勞作不再是畜性的勞作了，却是向上看望的，並且被從不可見的天上射來的光照耀着。佯裝不見鄉村生活的艱苦和沈悶的方面是沒有用的；倒是要不斷提到這樣地方，以便使有田地和從田地獲利的人，對於使田地生產的人們的生活，可以不斷的關心。這樣的關心，或者可以多少抵制時代的無情趨勢；住在愉快的茅舍的人，不見得比在小屋裏藏身的人更樂意離開它去流浪，有些意思很好的人談論到用有心的教導，重新喚醒人對於鄉間的愛。這方面有什麼希望嗎？有一時我們一切舊時英國的花名，在鄉下人的嘴唇上是常聽到的，而且也實在由他們的嘴唇首先說出——這時代有希望回來嗎？花和鳥同歌和妖

譯註三十一：西奧克拉提司是約紀元前第三世紀的希臘詩人。

魔一塊幾乎全被忘却，這事實指明鄉村已經墮落到了怎樣地步。希望任何過去的社會美德復活，多半都是愚蠢。將來的農人我敢說，將是一種使用機器的，報酬很好的機械師；他作着工作的時候，將唱着音樂廳裏最近的一段歌，而且他的常有的假日將在最近的大城市度過。我料想，關於『普通的鄉間事物』的談論無論怎樣悅耳，對於他很少吸引力。或者花，至少耕地和牧場上的花，幾乎全要被改良掉罷。而且家這個字多半只有一種特殊的意義，指着支取養老年金的退休的勞動者公共的住處罷。

XVIII

不將今天留下一點記載，我不能閉起眼睛來；但是文字有多麼胡塗的缺限呵！日出時我向外看望；沒有一處可以看到巴掌大小的雲；在那露水上閃耀的神聖的清晨中，樹葉彷彿快樂的輕輕的顫動着。日落時我在高出房屋的草場中站着，看望

紅的日輪落進紫靄中，在後面紫羅蘭色的天空中升起了滿月。早與晚中間，在日規的影輕輕轉一週的時光內，都充滿了可愛和說不出的安靜。我可以想像到，秋天從沒有給榆樹和山毛櫸穿上過這樣燦爛的衣服；我想，我牆上的簇葉從來沒有在這樣堂皇的深紅中閃過光。這不是漫遊的日子；在藍色或黃金色天宇下面，眼睛看不到一樣不美麗的東西，在夢幻的安息中和大自然一致，已經够了。從割過莊稼的田地，烏鴉長聲的高叫；時時傳來的有睡意的鷄鳴表示出隣居的田家；我的鴿子在鴿巢上鴿鴿的叫着。在花園的閃光中，彷彿被覺不到的空氣的顫動所吹飄的黃蝴蝶，我看了它五分鐘，還是一點鐘呢？每年秋季總有這樣完全無缺的一天。我所經過的，沒有一天將我的心這樣感動到合適的歡迎情緒，這樣實現它的平靜的希望。

XIX

我在小徑上散步，遠遠的從什麼地方傳來鄉下人的聲音——說來奇怪——在唱

着歌。歌調是不清楚的，但是在我的耳朵聽來，它們帶着一時的音樂的憂傷高起，而且突然間我的心被這樣一種鋒銳的記憶所刺激，我不知道它是痛苦還是歡樂。因為這種聲音在我聽起來，彷彿是我有一次在泊斯坦姆（Paestum）廢墟中坐着時，所聽到的農民歌。英國的風景在我的眼前消失了。我看到用蜜黃色的石灰質的石頭所作的多里克（Doric）式巨柱；在這些柱子間，向一面看望，我看到一窄片深海；一轉頭的時候，看到阿平尼山（Apennine）的紫色窄谷；在我所獨坐的地方，在廟宇的周圍，是一片荒原，若是沒有那悠長的哀歌的音調，是又死又靜的。在這裏，在我所愛的家裏，我幾乎不知道惋惜和慾望爲何物，我竟被對於遼遠的事物的思念所深深苦擾，我沒有想到是可能的事。我低着頭回來，那聲音在我的記憶中歌唱着。我在意大利的旅行中所得到的一切快樂，又在我的心裏燃燒。舊時的魔力還沒有喪失。我知道，這永遠不會再使我離開英格蘭了；但是南方的日光不能從我的想像中消失，而且夢想到它的光輝照在舊時的廢墟上面，在我的心裏喚醒一種無聲的慾

望，這在以前有一時却是痛苦。

在意大利遊記中，歌德說在他的生活中有一個時期，對於意大利的渴望在他變成了幾乎受不了的痛苦；最後聽或讀到有關意大利的事物他都受不住，就是看到拉丁文書籍也使他痛苦到不能不轉眼不去看它；終有一天不顧一切的阻礙，他順從了這種渴思病，祕密的偷走到南方去了。我第一次讀到這一段的時候，它正好代表我的心境；想到意大利，便是覺得自己被一種渴望所驅使，這種渴望有時確實使我病了；我也將我的拉丁文書籍放到一旁，就是因為受不了它們引起想像的痛苦。我能滿足慾望的希望是很少的（不，在多年中連合理希望的影子也沒有）。我自力學意大利文；這倒也略有安慰。我（不甚熱心的）讀一本會話的成語書。但是我的渴思病只漸漸走向絕望的路。

於是為我所寫的一本書，有一筆款（一筆很可憐的小款）到了我的手。是初秋的天氣。我適逢聽到有人說起那不勒斯（Naples）——只有死可以阻止我不去。

XX

我實在老了。我對於酒不感什麼樂趣了。

可是除了意大利的酒之外，沒有什麼酒很使我高興過。在英格蘭飲酒畢竟只是裝樣子，只是拿外來的靈感玩耍罷了。譚尼生有他的紅葡萄酒，這有古老的好傳統；白葡萄酒屬於更高貴的時代；這些酒不是爲我們的。願意的人，讓他去拿可疑的波瓦都 (Bordeaux) 和勃艮第 (Burgundy) 酒兒戲去；要從它們得到好處，靈魂的好處，你必須在三十以前的年青時代。有一兩次它們將我從絕望中救出；瓶或桶中有着酒的大名的東西，我都不願刻薄的說起它來。但是在我，這是屬於過去的事情了。『當玫瑰花稱王，頭髮被香水滋潤的時候』(譯註三十二)——這樣美麗的時刻，

譯註三十二：自羅馬諷刺詩人瑪爾斯 (Martial, 40?—102?) 的詩中引出。希臘人宴飲時頭上戴玫瑰花環。

我是再不會知道了。但是它怎樣活在記憶中呵！『你叫這個酒什麼名字？』泊斯坦姆的看廟人拿酒給我解渴時，我問他。『喀拉布里亞 (Calabria) 出的酒，』他回答。這名字中有怎樣的熱光呵！我靠着勃塞當 (Poseidon) (譯註三十三) 廟宇的柱子坐着，在那裏吃了這個酒。我在那裏喝它，腳放在爵牀科植物上面，眼睛從海看到山，或者窺看那鑲在碎破的神聖石面上的小蚌殼。秋日近晚了；黃昏的微風在荒涼的海岸上輕語；在遼遠的高峯上面有一長片靜靜不動的雲，顏色和我的喀拉布里亞的酒一樣。

在我的思想遊離的時候，多少這樣的時刻回到我的心頭呵。城市中偏街小巷裏的朦朧的小飲食店，被人忘却的山谷裏，山腰上或無潮的海岸上有太陽味的客店，在那裏葡萄將它的血給予我，使生活成爲狂歡。這些愉快的沒有虛度的時刻，除了

譯註二十三：勃塞當是希臘神話中的海洋神。

最卑下的絕對禁酒的狂妄者，誰會吝惜不肯使我享受呢？在紫羅蘭色的天空下，在古墓中所飲的酒，沒有一滴不暫時使我成一個更好的人，腦子更廣大，更勇敢，更溫存。這是沒有懊悔的暢飲。在意大利葡萄樹蔭下所生的思想和感情，我但願能永久在它們之間過生活！我在那裏傾聽過神聖的詩人；在那裏和古時的智者一同散過步；在那裏諸神將他們永久恬靜的祕訣洩露給我們了。紅色的細流向鄉村的酒杯中流時，我現在聽到了；我現在看到山上的紫色光輝。你羅馬人面目，也幾乎說羅馬語言的人呵，再爲我酌滿酒杯！那面不是長的阿匹愛路（Appian Way）（譯註三十四）的閃光嗎？用舊的拍節，唱着不滅的歌

『司祭與緘默無言的貞女』

譯註三十四：阿匹愛路是一條石砌的大道，長約三百五十哩，約紀元前三二二年由阿匹愛氏（Appianus Chaudius Caecus）創始，故名，今尚有一部份。

還登周比特的神堂的時候」(譯註三十五)

是的呀，司祭與貞女在永久的沉默中酣睡有多少時代了呵。供鐵的神祇的奴隸愛說什麼就說什麼罷；對於他，沒有法勒諾司(Falerius)的葡萄酒流出，對於他，司文藝美術的女神沒有微笑，沒有和音。在太陽落下，黑暗籠罩在我們的周圍之前，再酌滿酒杯！

X XI

在這時候，還有二十歲的孩子，受過頗好的教育，但是沒有錢，沒有幫助，除了腦子的勃勃生氣和心理的堅定勇敢之外別無所有，坐在倫敦的樓頂間，為可愛的

譯註三十五：自荷拉斯(Horace)的詩中引出。上文爲：「我將不斷的生長，並在後代的稱讚中永遠新

鮮。」

生命寫作嗎？我料想一定是有的；可是我近些年來關於青年作家所讀到和聽到的一切，表示他們的情形很不相同。這些等待高升的小說家和新聞記者不是住樓頂間的人。他們在時髦的飯館裏吃飯——請他們的批評家；看到他們在劇場坐貴價的座位；他們住漂亮的層樓——一有藉口，便照相登在插畫的報紙上。最不濟他們也屬於一個有名聲的俱樂部，而且有衣服使他們能夠到園會或家庭晚會，不引起不愉快的注意。在過去十年中，我讀過許多小傳，介紹着年青的這先生，或年青的那小姐，他們的書——像我們現今的可愛文字所說——『暢銷』；但是從沒有讀過一篇其中提到刻苦的掙扎，提到受餓的胃，受凍的指頭。我猜想『文學』的路變得容易了。無疑的，一個少年人的教育使他和上中階級並列，他若願獻身于文學的職業，而發見自己全無辦法的事情是少見的。這是這件事的根本；著作被承認是一種職業，幾乎同宗教或法律一樣照例了；少年人可以得到充分的父親的贊可，情願的伯叔父的幫助，從事這種職業。不久以前我聽說，一個著名的律師年出二百鎊，使他的兒子

學小說的藝術——是的，小說的藝術——由一個這種藝術並不很高明的教授講教。實在的，我們想一想的時候，這是一件驚人的事，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受俄誠然不一定產生好文學；但是對於鋪地氈的作家我們覺得不安。對於兩三個有些眼光和良心的人，我願意最好發生一件災禍，使他們在街上沒有朋友。或許他們會滅亡。但是拿這種可能性和他們現在幾乎確定的展望——多脂肪的靈魂墮落——相對比；這不是可以接受嗎？我昨天站着觀望燦爛的落日時想到這件事。這次的日落使我回想三十年前，倫敦秋季的落日；在我覺得，比以後我所看到的都更為燦爛。有一天傍晚，我在契爾隋（Chelsea）站在河邊，除了覺得饑餓，並且想第二天清晨之前要更餓之外，沒有事作。我在巴特隋（Battersea）橋——那有畫意的舊木橋——上閑散着，這時西方的天空吸引住我。半點鐘後，我連忙回家去。我坐下，將我所見到的情形寫了一篇描寫文，並立刻寄給一個晚報。使我吃驚，它第二天便登出來了。——在巴特隋橋上。我對那一小篇文章多麼驕傲呵！我不很願意再看到它了，因為我那

時將它想得太好，我準信現在它會給我一種不愉快的感覺。可是，我寫它因為我高興寫，並不亞于因為饑餓；而且它使我得到的兩幾尼，響起來和我一向所得的錢一樣令人愉快。

XVII

我不止一次看人提示到，特羅魯勃（Anthony Trollope）（譯註三十六）的自傳的刊行，多少可以解釋為什麼在他死後不久，他和他的著作都被人忽略——我不知道實情是否確是如此。我願意相信，因為從一種觀點看，這種事實對於『胡塗的大眾』會是一件光榮。當然只是從一種觀點；特羅魯勃作品的顯著長處，不因為知道這作品怎樣產生而受到影響。在最好的時候，他是通俗派的一個可佩服的作家，而且他

譯註三十六：特羅魯勃（1815—1882）是英國的小說家。

的名聲銷匿並不是永久忘却的意思。像每個著名的小說家一樣，他有兩類的崇拜者——有些人爲他在有些地方所達到的優越處去讀他，還有些是不分好壞的大衆，他們在他的著作中得到水平的娛樂。但是想到自傳中所顯露的機械的方法（這使更聰明的讀他的自傳的人認爲它是可厭的或是可樂的書），果真在什麼地方冒犯了『胡塗的大衆』，倒是令人滿意的事。一個人將錶放在眼前，一刻鐘準定寫多少字——我們想像這樣一幅圖畫，在穆狄的最可靠的訂戶的思想中也會不愉快的常常出沒，它在櫃臺上所擺的任何特羅魯勃的作品和要購買的男女之間，也會出現的。

這種可驚的事被輕藐的提到還天真的讀衆面前了。在那個幸福的時代（這已經彷彿是很久以前了），放在普通讀衆面前的文學新聞，多半與文學作品（就這名詞的可敬的意義解）有關，並不像現在一樣，關係『文學的』製造的程序，和『文學的』市場的漲落。特羅魯勃自己告訴我們，一個期刊的編輯向他要一篇連載的文章，他問應當長到幾千字，使編輯驚異了；這件軼聞確有舊的好時代風味。這以

後，讀者們已經弄慣了『文學的』方法的顯露，這類事情不再使他們驚訝了。出現了一派新聞業，似乎存心從事著作及與著作有關的事墮落的工作，而且這些有流毒的胡寫的人（或者更正確些說，打字的人），覺得這個好鳴不平的時代的作家們太容易接受他們的圖利的暗示了。是的，是的；我同任何人一樣知道，作家和出版家之間的關係需要改革。誰能比我更知道，代表的作家和代表的出版家面對面，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居于可笑的不利地位？這種不公爲什麼不想方法補救，就事情的性質和體面說，都是毫無理由的。像特羅魯勃那樣一個龐大，狂暴，有天才的兇人，頗可以保持自己的權益，至少從他的作品所得的利益中，索要到可以接受的一份。像狄更司 (Dickens) (譯註三十七) 那樣伶俐並有精力的買賣人，並由作律師的忠心朋友幫助，甚至可以作得更好，並且有時比他的出版家得的更多，將古代的不公

譯註三十七·狄更司 (1812—1876) 是英國的小說家。

矯正了。但是請問，卡羅緬勃朗提 (Charlotte Brontë) (譯註三十八) 怎樣呢？想想她的灰色的，困苦的生活，若是她在同一時期內，只得到出版家因她的書所獲得的利息三分之一，她的晚年會多麼歡快呵。我知道這一切；唉，沒有人比我更知道！可是作爲這種新事態的結果，那毀壞着我們文學生活的說不出的俗惡，多方面的卑污，我還同樣憎惡，惡心。在這樣空氣中，不容易看出來偉大高貴的書籍怎麼樣會再產生。或許可以希望大眾再多少感覺到憎惡？——這種叫賣似的『文學』新聞的市場有一天會失敗？

狄更司。這裏也顯露了文學方法呵。福司特爾 (Forster) (譯註三十九) 沒有使一切的人知道狄更司的作品是怎樣作成，爲它的出產的交易是怎樣辦的嗎？許多的讀者看到他坐在書桌那裏，知道他坐在那裏多久，聽說眼前沒有點小裝飾品他不能寫

譯註三十八：勃朗提 (1816—1855) 是英國的女小說家。

譯註三十九：福司特爾 (1812—1876) 是英國的傳記和批評家，爲狄更司之至友，曾爲他作傳。

下去，而且藍墨水和鵝毛筆對於他的寫作是不可缺少的；知道這一切，可曾使一個讀者的忠誠冷却了呢？實在，狄更司坐下寫一章正發表的小說，特羅魯勃十五分鐘寫多少字；這兩幅圖畫之間有一種區別。我們知道，特羅魯勃的回憶錄的情調和風度損害了他自己；但是這種情調和風度表示出心和天性的低劣。狄更司雖然受了他那時代和階級的不幸影響，爲努力增加（不是爲他自己）已經很多的財產而死，可是他工作時有種藝術的巧妙和熱誠，是特羅魯勃想也想不到的。他當然是有方法的；除了用機械的勞力，長篇的散文小說絕不會產生；但是我們知道，沒有計算一點鐘多少字的事。從他自己的書信中所見到的他工作時的情形，也是文學史中最令人激發興奮的一個。在了解他的人的敬愛中保持狄更司的地位，這情形在過去和將來都很有關係。

今天我在黃金的日光中散步的時候——秋末溫暖安靜的日子——突然有一種思想來到心頭，使我停止了脚步，並暫時有些迷惑了。我對自己說：我的生活過去。確實我應當覺到過這個簡單的事實；確實它已經是我沉思的一部份，而且常常煊染我的心情；但是這件事從來沒有明確的成形，成爲用舌可以說出的話。我的生活過去了。我將這話說了一兩次，使我的耳朵可以試驗一下它的真實。無論怎樣奇怪，是無可否認的真實；像我去年生日的歲數一樣無可否認。

我的年歲？在生活的這時期，許多人正鼓勵自己從事新的努力，正計算十年或二十年的追求和成就。我也許還可以活幾年；但是在我不再有活動，不再有野心了。我有了我的機會；而且我明白我怎樣利用它了。

這思想有一時幾乎是可怕的。什麼！昨天還是一個年青人，計畫着，希望着，向前展望着生活，彷彿是無窮的事業，而且這樣精強力壯，目空一切——這樣的我竟到了明確回顧的日子了嗎？這怎麼可能呢？但是，我還沒有作什麼事；我還沒有

利用了時間；我只在準備着我自己——只是對生活學徒。我的腦子在開玩笑；我有暫時的幻覺；我要振作我自己，回到我的常識——回到我的計畫，活動，和熱切的享樂。

雖然這樣，我的生活是過去了。

多麼渺小的東西！我知道哲學家們怎樣說法；我反覆他們關於人生短促的音樂的言詞——可是在這以前我並不相信。這就是一切了嗎？一個人的生命能就是這樣短，這樣空嗎？我枉然願使自己相信，真正意義的生活只剛剛開始；流汗和恐懼的時間一點也不是生活，現在過一種有價值的生活只消看我自己的意思了。這也許是一種安慰，但是它仍然隱蔽不了這種真實：我絕不會再看到可能性和希望展開在我的眼前了。我『退休』了，而且對於我和對於退休的商人一樣，生活是過去了。我可以回顧它的走完的路程，是多麼渺小的東西呵！我有要大笑的意思；我制止自己只限于微笑。

不懷輕視，盡力忍耐着，沒有過分自憐的微笑，是最好的事。事情的可怕方面畢竟沒有把捉住我；我可以不費很大努力將它放在一旁。生活完了——有什麼關係呢？總結果生活是快樂還是痛苦，就是現在我還說不定——這件事實就應當阻止我不將損失看得太嚴重了。這有什麼關係呢？不露而的命運命定我要出世，演我的小小的一角，於是再走進沉默中去；無論贊成或反抗，是我的事情嗎？唉唉，別人在命中所遇到的，可怕的精神或肉體的痛苦，不能忍受的損害，我都沒有受到，讓我感謝罷。這樣從容的走完了這樣一大部份人生的途程，不也就很好了嗎？假若我對它的短促和無大意義吃驚，那是我自己的過錯；以前過去的人的聲音已經充分的警告過我了。現在看到真實，並且接受它，比較在弱軟的一天陷入可怕的驚異，胡裏胡塗對命運嚷叫，還要好。較之悲哀，我們寧願歡喜，而且不再去想這樣事情了。

XXIII

早早的黎明醒來，以前是我最怕的事情之一。使我能够恢復工作的夜，並沒有帶來在這樣休息之後應當有的安靜；我醒來看到最黑暗的不幸的幻影，而且在大痛苦中躺過破曉的幾點鐘，是太常有的事。但是這是過去了。現在有時候，在我還沒有自覺之前，心彷彿在睡鄉的邊界上和一個魔靈掙扎；於是窗子上的光，牆上的畫，使我恢復了快樂的意識，因為那個不幸的夢更爲快樂。現在我躺着思想的時候，最壞的苦惱是驚訝人的普通生活。我看它是這樣一件不可相信的事；它像作祟的幻象一樣抑壓我的心。人們在發惱，發狂，互相殘殺，所爲的事情是這樣瑣小，就連我遠不是聖人或哲學家的人，考慮起來也勢必驚訝——這是實情嗎？我可以想像出一個人，他因爲孤獨平靜的過生活，漸漸認爲日常世界不是真正存在，却是在不健全的時候，他自己幻想的創造物。有什麼瘋人所夢想的事情，比所謂健全人的各種社會中，每分鐘所作所想的事情，更爲和沉靜的理智不相合呢？不過我將這種沉思儘量的放到一旁去；它無結果的攪亂我。于是我傾聽我小房周圍的聲音，總是

輕柔的，安慰人的，引人心回到溫存的思想上去。有時候我聽不到什麼；沒有樹葉的沙沙，沒有蒼蠅的嗡嗡，于是我想完全的沉默是最好的。

今天早晨我被一種連續的聲音驚醒，這聲音立刻在我的耳朵裏形成了多數鳥雀清銳的鳴聲。我知道這是什麼意義。在過去幾天我看到燕子聚會，現在它們排列在我的屋頂上面，或許在開始遠的旅程之前，作最後的集議罷。我知道不去談什麼動物的本能，也不用憐惜的方式談它類似理智。我知道這些鳥所顯示給我們的生活，比較人類大眾的生活，要合理得多，要無限的更爲美麗。它們互相交談，在它們的談話中沒有惡意，沒有愚蠢。它們在計畫危險的長途飛行，若是我們能解釋它們的談話——再拿來和現在正計畫在南方過冬的，那無數體面人的談話比一比！

XXV

昨天我從一條通過一所美麗的老房子，兩旁有榆樹的路經過。樹間的路完全被

落葉——一塊淡金色的地氈——蓋住了。再向前走，我到了一片小林，多半是落葉松；它在最燦爛的金色中閃耀，有些地方飛賤着血紅，那是一棵年青的山毛櫸正在秋季的光榮時候。

我看望一棵赤楊，滿垂着棕色的穗狀花，厚鈍的叢葉上有無數可愛顏色的斑痕。靠近它是一顆七葉樹，枝上只懸着少數的葉子，是深橙色的。我看亞麻已經光枝了。

今夜的風是很大的，雨打着我的窗子；明天醒來，我將看到冬季的天空了。

冬

I

從海峽吹來的暴風，帶着落雨的飛雲，和散落在山上的霧沫，使我整天沒有出門。但是我一會也沒有無聊或空閒，現在我坐在將盡的煤火旁邊，覺得這樣享樂舒適和寧靜，在上床之前我非將這加以記述不可。

當然人應當能够挺胸應付今天這樣的天氣，而且在和它掙扎中得到快樂。對於身體健康，心裏平靜的人，沒有壞天氣這樣事；每樣的天空都有它的美，鞭策血液的暴風只使它跳動得更有力罷了。我記得有一時我會順着風吹雨打的道路，興高彩

烈的去漫遊；現今我或許要拿生命作這樣試驗的代價罷。這些好牆的庇護，使我的門窗不怕暴風侵襲的誠實的手藝，我更爲珍視了。在全英格蘭，舒服的地方，再沒有比我坐在其中的這一間更爲舒服的屋子了。所謂舒服，是就舊時的好意義解釋，使心得安慰，使身體安適。它從沒有像在冬夜看來那樣家常，那樣像一個安身處和避難所了。

我在這裏過的第一個冬季，我試用木火，我的火爐就爲這個目的安排的；但是這是一種錯誤。在小屋裏燒木段是不成功的；不是火燒得小，需要不斷的照料，便是熊熊的旺火使得屋裏太暖了。火是一種愉快的東西，是一個伴侶和靈感。若是我的屋子用現代暖水管或暖氣這樣拙劣的方法保暖，對於我會和美麗的紅紅的火心一樣嗎——我若是坐下望這火心，它會變成奇異的世界？那些拋棄了天空的層樓和旅館的居住者，讓科學去盡量有效而且經濟的使他們溫暖罷；若是強迫我非選擇不可，我寧願像一個意大利人一樣，裹着外套坐着，用鑰匙去撥動焦炭的銀灰色的外

表。我聽人們說，我們在燒全部所有的煤，而且很壞的浪費。我爲這難過，但是我不能爲這個關係，使或許是我的生活的最後一冬不歡快呵。在家庭的竈上或許有浪費，但是這壞處在別的地方太囂張，用不着指明了。在構造壁火爐時，無論怎樣要運用常識。和愛的煤所產的熱多半從煙突吹出去，是沒有人希望的；但是保持明火的壁爐，像你保持英格蘭其他最好的東西一樣。因爲在自然的過程中，它有一天要成爲過去的東西（像其他許多值得爲它們生活的東西一樣），就算作一種理由，我們不應在儘可能的時間內享受它嗎？人類不久許要用丸藥的形式吸收營養；這樣幸福的經濟的預知，在我坐下吃大塊肉時，並不使我受什麼責難呵。

看看火和有罩的燈多麼友好的在一起呵；它們對於屋裏的明亮和溫暖同樣有貢獻。像火喃喃並輕輕發出爆炸聲一樣，我的燈在吸油到燈心上的時候，也隔一會便發出潺潺的微音，習慣使得這聲音對於我是一種快樂。和這兩種聲音混合的另外一種聲音，便是時鐘的輕輕滴噠。像發熱病的脈搏一樣滴噠，只適于股票經紀人公事

房的那類忙迫的小鐘，我是受不了的；我的鐘慢慢的低唱，彷彿它和我一樣體味着每分鐘；它打點的時候，那小小的銀聲是可愛的，它不帶憂傷的告訴我，另外一點鐘的生命計算過去了，許多無價的鐘點中另外一點鐘——

【它永遠不屬於我們了，却還視爲我們所有。】（譯註一）

熄了燈之後，到了門的時候，我總轉身回顧；在最後的燒紅的煤的光輝中，我的屋子是這樣舒適的引人，我不容易走開。溫暖的光射在發亮的木材，我的椅子，我的寫字桌，和書架上，並從堂皇書冊的金字書名反射回來；它照亮這一張畫，或使那一張畫半明半暗，我可以想像出來，如同在童話中一樣，書籍只等着我一離開，便彼此交談。一個小小的火燄從將滅的餘燼射出；影子便在天花板和牆上閃動。心滿意足的嘆了一口氣，我走出去，輕輕的關起門來。

譯註一：白蠟馬詩人瑪謝爾的詩引出。

今天下午我在黃昏時回家來，覺得散步之後疲倦了，也有一點冷，我先蹲在火前，以後又懶懶的躺到爐氈上面了。我手裏有一本書，便借着火光讀起來。幾分鐘後站起，我發現打開的書頁在淡淡的白天的餘光中還可以看得到。這種光亮的突然改變，對於我發生了一種奇怪的影響；這是很意外的，因為我忘記了天還沒有黑。我在這奇怪的小小經驗中，看出一種知識的象徵來。這本書是詩。溫暖的火光所顯示的書頁，不是像有想像和同情的心所看見的一樣，而從窗子來的冷死的光所顯示的書頁，不是像看詩只有字面的貧乏意義，或全無意義的眼睛所見到的一樣嗎？

III

能够在小小浪費的慾望很強的時候，沒有畏懼的化一點錢，是一件很愉快的

事；但是能够拿錢贈予人要愉快多了！雖然我很享樂我的新生活的舒服，可是它所給予我的歡快，不能和幫助別人的需要所得的歡快相等。情況永遠窮困的人，只能爲自己而生活。空談作道德的好事固然很好；實際上，在物質艱窘的環境中，這樣事很少有作的餘地或希望。今天我寄給S. 一張五十鎊的支票；這會像是上天的恩惠，而且確實使給的人和受的人同樣幸福。可憐的五十鎊，有錢的胡塗蟲爲無聊或卑污的幻想虛擲，絕不一想的；可是對於S.，這將是生命和光明。這種惠人的力量在我是一件新事，我用顫抖的手在支票上簽字，我是這樣歡喜並驕傲。在過去的時日，我有時候給人錢，但却帶着另一種的顫抖；多半我自己昏暗有霧的清晨，爲了自己的悲慘的需要，也許不得不乞討。這是貧窮的悽慘禍害之一：它使人沒有權利慷慨。從我的富裕中——在我是富裕，雖然在日常的興旺的眼光中只是受餓的區區小欸——我可以很快樂的自由給予：我覺得自己是一個人，不是卑恭的奴隸，脊梁永遠準備受環境的鞭撻。我知道有些人錯誤的感謝神祇，而且這在錢財的事情上

最容易發生。但是希望得少，而且略有富裕，是多麼好呵！

置

兩三天來不合時季的悶熱，天空低垂但却無雨，今天早晨醒來，我看到大地上蒙着一層濃霧。沒有破曉，直到過了適當的時間很久，除了窗子上的慘淡的微光之外，沒有光亮：現在到了中午，我才朦朧的看到可怕的樹形，常常落在花園的土上的滴嗒滴嗒聲，告訴我霧氣開始結凝，要變成雨過去了。若不是爲了我的火，在這樣天氣，我的精神會很不好的：火焰唱着並跳着，紅的美在窗玻璃上反映出來。我不能將思想放在閱讀上面。若是我無事坐着，思想會用憂傷的執着去沉思我不知些什麼事。不如從事舊的機械的筆的活動，這可以驅過我的時間虛度的感覺。

我想到倫敦的霧，暗黃色或純黑色的霧，這常常使我不能工作，並使我像一種消化不良的貓頭鷹一樣，在恍惚的，眯睜眼的閑散中活動不了。我記得在這樣的一

天，有一次我發現煤和燈油全完了，兩樣都沒有錢買；我只能上床，想躺在那裏等到可以再見天空。但是第二天霧還是一樣濃。我摸黑起來；我在樓頂間的窗子跟前站着，看見街上像夜間一樣點了燈，燈和舖面完全可以看得到，人走來走去作他們的事。事實上霧已經向上升了，但却罩在屋頂上面，任何天上的光也照不透。我的寂寞是不能再忍受的了，我走出去，在街上走了幾點鐘。我回來的時候，帶了一點錢，使我可以買到光亮和溫暖。我將我所珍視的一本書賣給了一個舊書商，而且爲我袋裏的錢變得窮多了。

多年之後，我記起有另外一個暗黑的清晨。像平常在這樣時候一樣，我患着很重的傷風。一夜失眠之後，我發了一陣昏迷，這使我一兩個鐘頭不省人事。可憎惡的聲音使我醒過來；我在黑暗中坐起身，聽到有人順着街上走，叫嚷着剛剛絞死人的新聞。『某太太死刑執行』——我忘記了女殺人犯的名字。『絞架上的情形！』這是九點鐘之後不久，善經營的報紙立刻出了記載絞刑版。仲冬的早晨，屋頂和道路上

蒙蓋着煤灰染黑的雪，被可怕的霧罩籠罩着；而且，在我躺在床上的時候，那個女人被領出去絞死了——絞死了。我恐佈的想到我可能在那無數的房屋中間病死，上面除了『污穢的瘴氣的集合』（譯註二）之外別無所有。被恐懼所制服，我起來活動。拉下窗簾，點起燈，坐在熊熊的火旁，我盡力伴以爲是溫和的夜。

V

天黑後順着路散步，我突然想到倫敦的街道，而且心裏忽有一念，願意我在那裏。我看到鋪面的閃耀，濕鋪道的黃色閃光，匆忙的人，單馬車和公共車——我願意我在這一切中間。

除了我願意再年青，這是什麼意思呢？常常我突然看到一條倫敦的街，或許是最淒涼，最醜惡的，它暫時引起了我的鄉愁。往往是伊斯林頓（Islington）的大

譯註二：自莎士比亞的哈孟雷特（Hamlet）二幕二場三、五行引出。

街，至少我有二十五年沒有見到它了；有人會說，全倫敦再沒有一條大街比它更不吸引人的想像了；但是我想到在那裏行走——用年青時的輕快脚步行走，魔力也當然就在這裏了。我看到自己在長長的一天工作和寂寞之後，從我的住處出去。對於天氣我毫不介意；雨，風，霧——有什麼關係！新鮮空氣充滿了我的肺部；我的血很快的循環；我試試我的筋肉，我高興我所走的石頭的堅硬。或者我袋裏有錢；我正到劇場去，以後，我要請自己吃晚餐——香腸和土豆泥，和一巴因起沫的麥酒，我對於每一種的享樂都多麼與高彩烈的期待！在池座的門前，我在羣衆中擠滾，覺得有趣。沒有什麼事情使我疲倦。夜晚了，我一路走回伊斯坦頓，多半隨走隨唱。並不是因為我幸福——不，我只有是不幸福的；但是我的年紀二十來歲；我結實而且健好。

這樣又濕又冷的夜，將我放到倫敦街上，我會在空虛的不快中莫知所措。但是在舊時候，若是我沒有錯誤的話，我寧願壞天氣的季節；實在我有城裏人的本性，

在人爲的環境戰敗天然情況的勝利中得到快樂，歡喜在敵對的天空之下那種忙碌生
活的喧囂和眩耀，若在別樣地方，這樣天空便要引起顫抖的不滿了。劇場在這樣
時候加倍的溫暖和明亮；每個舖子都是幸福的繚身處——在那裏，櫃臺後面站着十
分從容的人，在照應你的時候準備和你閑談；宵夜館在許多煤氣燈下排列着引誘人
的食物；酒館裏滿是人，都是有錢可化的。於是響起自奏的鋼琴——什麼能更爲歡
快！

我很費力才相信我那時真正這樣感覺。但是，生活若不是想法使自身可以忍
受，我怎麼能活過那許多年呢？人有一種可驚的力量使自己適應需要。就是現在，
假如將我扔回齷齪的倫敦，除了住在那裏工作之外，沒有選擇的餘地——我會不住
下工作嗎？雖然想到藥店，我料想我也會的。

VI

我一天的光明時刻之一，便是下午散步後稍稍疲倦了回來，將靴子換了拖鞋，將戶外的上衣換了舒服舊破的短衣，坐在深深的軟扶手椅上，等待着茶盤。或者在喝茶的時候，我最爲享樂安閒的感覺。在過去的時候，我只有將茶點狼吞虎嚥下去，對於我眼前的工作的思想，使我匆忙，並常常使我苦惱；往往我完全覺不到我所飲的東西的芳香，味道。現在，隨着茶壺出現，飄吹進我書房裏面的那輕而深入的香味，是多麼美妙呵。在第一杯中有着怎樣的安慰，以後是怎樣從容不迫的啜飲呵；在寒涼的雨中散步之後，它帶來怎樣的暖熱呵！同時我看着我書籍和圖畫，嘗味着安然具有它們的幸福。我看看我的煙斗；或者我帶着似乎有所思的神氣，準備它裝煙葉。實在的，煙葉再沒有在茶後——它自己便是溫和的感興人的東西——那樣安慰人，那樣暗示富于人情的思想了。

英國人善過家庭生活的天才，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如在午後飲茶這種大典（我們幾乎可以這樣稱它）上，更爲顯注的表明出來。在簡單的屋頂之下，飲茶的鐘點有

點神聖性在；因爲它標明家庭的工作和焦慮的結束，休息的，社交的晚間開始。茶杯和茶托的響聲便使心同快樂的休息調協。時髦客廳裏的五點鐘的茶會，我也一點也不歡喜，它像有那樣世人參加的其他一切事情一樣，是無聊的，令人厭倦的；我說的是和世俗意義完全不同的在家裏飲茶。讓陌生人上你的茶桌是冒瀆神聖；反之，英國人的好客在這裏有着最和愛的方面；朋友不能比在進來喝杯茶時更受歡迎了。在茶點真正是一餐飯，在它和九點鐘的晚餐之間不吃什麼的地方，它是真實意義的最家常的飯。中國人在不知道多少世紀中，從茶所得到的快樂和好處，有過去百年中，英格蘭所得到的百分之一嗎？

我歡喜在我的管家端茶盤進來的時候看她。她的態度是節日的樣子，可是在她的微笑中有着一種嚴肅，彷彿她作了使她榮耀的事情一樣。她爲晚間換了裝；這就是說，她的工作時間的乾淨合適的衣服，換成適于爐邊閒暇的衣服了；她的兩腮是發熱的，因爲她在作發香的烤麵包。她的眼睛很快的打量一下我的房子，但只得到

看出一切頭頭是道的快樂，在一天這樣的時候還有什麼重要的事情要作，是想像不到的。她將小桌子搬到爐火的熱可以達到的地方，使我可以不變動舒服的地位，自行照顧。若是她說話，只是令人愉快的一兩個字；她若是有什麼重要事要說，時間總是在飲茶之後，不是在以前；這是她憑本能便知道的。偶然她也許彎下腰，將我不在時，她照料過以後所落下的爐灰掃過去；這事她迅速的，不聲不響便作了。於是仍然微笑着，她退走了，我知道她去到溫暖舒服，發香味的廚房中，享受自己的茶，自己的烤麵包去了。

VII

我們聽到許多罵英國廚房的話。我們的典型的廚子總被人說成一個愚鈍的，沒有想像力的人，只會烤或煮。我們的食桌，據說除了對於急吞肉塊的食肉動物，會使任何人厭倦或惡心。我們聽人說，我們的麵包在歐洲是最壞的，是消化不了的麵

團；我們的菜蔬倒是給饑餓的獸，不是給有識別力的人吃的食物；我們的叫作咖啡和茶的熱飲料，都是粗心或無知的調治出來的，將這些飲料在別的地方所有的好處，一點也沒有保存。當然，解釋這樣責難的證據是並不缺乏的。供給我們僕人的階級，無可否認的是粗俗而且愚蠢，它所作的各種手藝都太常帶着天生的印記。雖然這樣，英國的食物在質上是世界上最好的，英國的烹調在溫和的天氣中是最健身，最引食慾的。

如同在其他許多長處上一樣，這種事情我們也在無意中得到。普通從事烹調的英國婦女大概只想到使食物可供咀嚼；但是在作得好的時候，想一想結果，倒出現了一條烹調的原則。沒有什麼事情比這再簡單，但是也沒有什麼比這更正當，更合理。英國烹調的目的，是要這樣來處理人的營養的材料，使得對於健康的味覺，它顯出一切自然的精華和味道。廚子略有天生的或學得的技術時，我們在這上面最顯著的成功。我們的牛肉真正是牛肉；在最好的時候這樣牛肉在日光下任何國家中

都吃不到；我們的羊肉是精粹的羊肉——想想南丘（Southdown）產的羊肩肉，正在切的刀下剛流出肉汁的時候！我們的每種菜蔬都各有特殊的美味。我們從來沒有想到過將食物的真味遮掩住；若是這樣辦法有必要，食物的本身便有了毛病了。有些自號聰明的人嘲笑我們是只有一種調味的民族。事實上，我們有多少種肉，便有多少種調味；每種在烹調的過程中，都流出它原有的汁液，在我們所能想到的調味中，這是最好的。只有英國人知道肉汁是什麼意思；因此只有英國人配談調味問題。

當然，這種烹調原則先假設食物的質是最好的。若是你的牛肉和羊肉有幾乎不大分得開的味道，而且兩樣都可以想到是贗肉，你自然要用不同的方法去作了；你的目的就要去遮掩，冒充，加一種外來的味道——簡單說，除了保持食物的原質，什麼都可以作。幸而英國人從來沒有被迫不得不使用這些辦法。無論是肉，家禽，或魚，每種來到桌上都分明顯著的保持着本色，沒有和其他東西弄混的可能。給普通的廚子一片鱈魚，告訴她按照自己的方法作。這個好人會細心的煮了它，這便完

了；她不能用什麼技術來烹調這個魚，使上天給予鱈魚的特殊滋味更顯然，更可喜。想想我們的大塊的肉；每樣都各自多麼堂皇，而且彼此多麼完全不相像呵。想像一塊煮羊腿。那是羊肉，是的，是好的羊肉；大自然沒有賜給人更美味的食物；但是同樣的大塊肉烤了也還是羊肉；不過多麼神妙的不同呵！要點是在這些不同是自然的；我們使這些不同顯明，是遵守永久的事物的定律，不是遵守人的一時高興。你們的人工的調味不僅用不着，却也是可厭的。

至于犢肉，我們要求『填塞腹內烹調。』是的，因為犢肉是多少無味的，憑經驗我們發現了最好的方法，使它所具有的好點顯著。填塞並不遮掩，也不想法遮掩；它增強味道。好的犢肉填塞——想一想！——本身便是烹調本能的勝利；它是那樣香，却對於胃液又那樣有力。

我說了犢肉無味嗎？我必須補充說，只有和英國牛肉羊肉比較才是這樣。當我想到一片真正很好的犢肉邊上煎黃的顏色時——！

VIII

我的思想這樣常常稱讚英國東西的時候，我發現自己爲一種回思所苦——想到我是稱讚過去的時代。現在就英國的肉這件事來說。有一種報紙告訴我，英國牛肉是並不存在的；冒這個名的最好的肉，只在殺以前在英格蘭餵一個短時期罷了。唉唉；質還是那樣好，我們也只能感謝了。我料想真正的英國羊肉還存在罷。若是其他的國家能出產我昨天所吃的羊肩肉，會使我吃驚的。

誰知道呢？也許連我們的烹調法也過了最好的時日了。英國的大衆現今沒有嘗過烤肉，是一件可悲的事實；他們叫作烤肉的，實際是在烤爐裏烘燒出來的——這是完全不同的東西，不過我承認，只比真正的烤肉差些。哦，那舊時的腰肉，我所記得的三四十年前的腰肉！那是英國的，沒有錯誤，全部文明史在人類的飯桌上指不出和它相等的東西。將這樣的肉放進有蒸氣的爐裏，是神人都不能原諒的罪

過。我沒有親眼看到肉在烤肉鐵釵上轉來轉去嗎？它散出的香味就可以醫治消化不良。

我很久都沒有嘗一片煮牛肉了；我懷疑這東西漸漸稀少了。在我這樣的家庭，牛股肉是不行的；它必須大，對於我們的需要太大了。但是我心裏保存着多麼美妙的記憶呵！一片牛股肉的顏色便多麼豐美，可是又多麼鮮嫩；多麼微妙的有變化！香味和烤牛肉是完全不同的，可是無可辯駁的是牛肉。熱的，自然帶胡蘿蔔，它是國王的食物，但是冷的更高一籌。哦，薄薄的一寬片，邊上帶着適到好處的肥肉！

我們是不多用香料的，但是我們所用的却是人發明的最好的香料。而且我們知道怎樣用它們。我曾經聽到過一個急躁的革新家，嘲笑英國對於使用芥菜的條例，問芥菜爲什麼不應和羊肉同吃。回答很簡單；這個條例是英國人的味覺製定的——這個味覺是完全沒有缺限的。我堅持說它完全沒有缺限！受過教育的英國人在關

于食桌的一切上，是一個不會錯的嚮導。譚尼生辯護自己愛煮牛肉和新土豆，說道：『智力高超的人知道什麼東西吃起來好』；我要使它的範圍包括我國一切開化的人。只有最好的味道，最正當的拼合纔能够使我們滿意；我們的財富，我們的幸福的自然環境，使我們能够受到味覺的教育，我們的天然的才能和這是相配的。就順便想一想我們剛提到的新土豆。我們的廚子在烹調它的時候，放一個薄荷嫩枝在平鍋裏面。這是天才。這種蔬菜的味道，不能用別樣方法使它這麼完全，可又這麼味美的顯著。薄荷是在裏面的，我們知道；可是我們的味覺却只知道新土豆。

IX

在素食主義的文字中，我覺得有一種奇怪的悽慘。我記得我懷着饑餓和貧窮的熱誠，讀這些期刊和冊子的時日，極力想法使自己相信肉是完全用不着的，甚至是可厭惡的食物。若是現今有這樣讀物來到我的眼下，我對於那些因為必需，不是出

于本意而贊同這種化學的食物觀點的人，動一種半幽默的憐憫。我的眼前現出一些素菜館，在那裏用最少的費用，我常常佯裝着滿足我的渴想食物的胃；我在那裏吞嚥了『美味的肉排』，『素煎肉』，和其他我不知道些什麼在外表堂皇的名目之下，冒充出來的虛誇不足的東西。我記起來一個地方，在那裏六便士便吃一次全餐——我不敢去記那些項目了。但是我現在確還很可以看到那些客人的臉面——窮書記和店夥，無血的女孩和多種的婦女——都努力要在扁豆湯或菜豆子或莢的什麼中找出美味。這是離奇的傷心的景象。

扁豆和菜豆子或莢的名字——那些虛裝面子的騙人食慾的東西，那些列成表格的騙詐，那些稱爲人類食物的檢驗定的無味的東西，我深惡痛絕！我們聽說，兩種每種一兩都可以等于——多少磅哩？——最好的臀肉。在證明這事或相信這事的人的腦子中，都沒有許多兩的常識。在有些國家，吃這種東西是出于自動的；在英格爾只有悲慘的需要強迫人吃它。扁豆和菜豆的子或莢不僅無味；常吃使人近乎作

嘔。你隨意宣傳並作表格罷，英國人的味覺——它是最高的審判官——拒絕這種澱粉的權宜辦法，就和它拒絕沒有自然要用肉陪襯着的菜蔬，拒絕拿麥皮粥和薄餅作中飯，拒絕拿檸檬水或薑啤酒代替真正的啤酒一樣。

真正相信化學的分析能和自然的風味相等的人，他的智力的和道德的情況是怎樣呢？我從一吋真正劍橋香腸，是呀，從一兩真正的肚子所得到的養料，比五十六磅最好的扁豆所給我的還要多。

X

談着蔬菜：人住的地球上，能拿出什麼和英國新蒸好的土豆比賽一下嗎？我不是說，在我們的食桌上總可以，或常可以看到它；因為蒸土豆是烹調術的一大成就；但是當它搬在你面前的時候，肉體和精神都怎樣高興呵！在體面人家每天所吃的煮土豆中，普通的味覺已經可以得到並非小可的快慰了。無論是新是老，它都無可否

認是可喜的。試想竟有開化的國家不知道這種食物——不，竟憑了傳聞，看不起的說到它！這樣的批評家雖然自己沒有大猜疑到，却一生沒有吃過一個土豆。他們在這個名目下所吞嚥的東西，是妙處全惡劣化或消滅了的菜蔬。想像出躺在碟子裏的『麵球』（舊式的主婦這樣叫它），發出最柔和，最微妙的芳香，一觸到的時候就要破碎，幾乎就要溶化；回想它的風味和它的餘味，同或熱或冷的大塊肉那樣圓滿的調和。再想想同樣的土豆用任何其他的方法烹調，要有怎樣的憂傷來到你的心頭呵！

XI

走食物雜貨舖經過，看到窗子裏而陳列着外國黃油，使我生氣。這類事情使人對於英格蘭的前途憂傷。英國黃油的退步，是我們民族道德情形的最壞表徵之一。自然的，這種食物會立刻洩露出製造者道德的墮落；黃油必須依賴製黃油場主的誠實的名譽心，不然無法希望它好。開始節省勞力，以不誠實的利益爲目的，對你的

工作覺得厭惡或輕視——攪乳器便一一顯露這些缺點。這種缺點一定很流行，因為連吃到過得去的英國黃油也漸漸成爲希有的事了。什麼！英格蘭奶品仰仗法國，丹麥，美國？若是我們有一個真正政治家——有一個真正人民的領袖——英國地主和農人的耳朵，便要因爲這種無能的證據感到刺痛並作響了。

沒有人關心嗎？除了威嚇着要毀滅我們的鋪張和玄虛之外，誰還關心其他呢？不久之前在世界上是最好的英國食物，在質上退步，而且就連我們的民族的烹調天才也顯出衰落的样子；對於了解英格蘭的人，這些都是很有意義的事實。胡塗人信口胡談『我們的島民的烹飪』，要求依照大陸的樣式改革，他們找到許多和他們相像的人樂意傾聽；結果不久我們的好點將被忘却，惡劣的方法被普遍應用，同時也使用和這些方法適宜的不良的食物。可是，假如概論有什麼真實性的話，這却是一件顯明的事實：英國的食物和英國的美德——就最寬廣的意義解——是分離不開的。

我們在餐食的事情上的優越，是並沒有費許多思想得來的。我們現在所應當作

的事情是：想想一向出于本能所作的事，明白我們優越的原因，並開始工作將這種情形恢復。當然全國最壞的烹調是在倫敦找到的；不是隨着倫敦過度的生長，許多壞事傳遍了全地嗎？倫敦是家庭理想的反面；社會改革家連向那方面看一眼也不會，却要將全部熱誠轉注到小的城鎮和鄉區，在那些地方或者可以將這種傷害停止住，而且有一天一種重建起來的民族的生活，從那裏影響到敗壞的中心。我願看到英格蘭遍地是烹調學校的心，遠勝過願看遍地是普通學校；那結果會有希望得多。比較教小女孩讀書，應當更專心教她們烹調烘烤。但是永遠不要忘懷英國的大原則：食物給予最大的本有的特殊味道時，它才算烹調得好。調味完全禁用——除了用肉汁作的自然調味。對於甜食也是一樣；焙烤的有餡小饅頭（或有餡點心。若是你這樣叫它們），煎煮的布丁，這些無法超過的英國理想，不要忘記了。因為它們是最衛生的，所以它們在所發明的甜點中，也是最味美的；問題只在將它們作好烤煮好就是了。再說麵包；質劣作得不好的麵包我們已經漸漸習慣了，但是在最好

時候的英國麵包——像你以前在每個村落裏準可以得到的那樣麵包——是完全無缺的食品。若是用法律規定，任何階級的女子不證明她能作出完全的麵包便不能爲人妻，想想在不安的英格蘭會引起多麼光榮的革命呵。

XII

好S.寫給我一封很有同情的信。想到我的寂寞他不安。我選住這個地方來過夏，他是可以了解的；但是當然到城裏過冬一定更好罷？暗黑的白日 and 漫長的夜晚，我怎樣度過呢？

我對於好S.的同情發笑了。暗黑的白日在幸福的得望是少有的，所有的幾天也並不使我有一分鐘的無聊。北方的嚴寒的長冬會使我的精神難受；但是在這裏，秋以後只是休息的一季，是大自然逐年的微睡罷了。這種安息的影響我也參加享受。在爐邊打盹過一點鐘是很常有的事；往往我讓書掉下去，樂意去沉思。但是冬天更

常有陽光——那柔和的光是大自然夢中的微笑。我出去，漫遊到遠處。葉落時風景的變化使我歡喜；我看到在夏季隱藏起來的溪流和水池；我所歡喜的小徑有了不熟悉的的外表，我和它們更爲認識了。不着葉衣的樹形有一種希有的美；若是偶然雪或霜使它們的枝條變成銀色，對着樸素的天空，它便變成了永不令人厭倦的奇蹟了。

我逐日看望菩提樹上珊瑚色的嫩苞。在它們開放的時候，我的快樂中混合着一點惋惜。

在我生活的中年——這些年是最壞的——我常常怕那使我在夜間醒來的冬季暴風雨的聲音。吹打着房屋的風雨使我心裏充滿悽慘的記憶和恐懼；我躺着想人與人的野蠻鬪爭，而且常常見到眼前的命運，並不比被踐踏到生活的濘泥中爲好。風的哀號我覺得是痛苦中的世界的聲音；雨是弱者和被壓迫者的嗷泣。但是現今我可以沒有受不住的思想，躺着聽夜裏的暴風雨了；最壞也不過在我記起所愛的，可是不會再見的人們時，起一種憐憫的憂傷罷了。對於我自己，在咆哮的黑暗中甚至還有

着安慰；因為我覺到周圍好牆的力量，覺得在我勞苦生活中追逐我的纏綿的危險，我安然擺脫了。『刮罷，刮罷，你冬天的風！』（譯註三）成爲我的保障的那點小小的財產，你刮不走。『屋頂上的雨』也不能使我的靈魂發生疑問；因爲生活將我所要追求的完全給了我——比我一向所希望的要多到無限——而且在我心裏的任何一角，都不潛藏着懦怯的對於死亡的恐懼。

XIII

若是有個從外國來的陌生者，請我爲他指出英格蘭最值注意的事物，我要先考察他的智力。假若他是一個日常水準的人，我可以指出大倫敦，黑鄉（譯註四），南蘭卡州（South Lancashire），和其他我們文明的特點（雖然有熱烈的競爭，這些特點

譯註三：自莎士比亞的如願（As You Like It）二幕七場一七四行引出。

譯註四：黑鄉指英格蘭中心產煤鐵的區域言。

仍然保持我們近代在製造醜惡上所居的超越地位)，供他驚異和佩服。若是反之，他似乎是一個有頭腦的人，我便樂意領他到中部或西方一個古老的村落，離開火車站有點路，在外表上還沒有受到這時代更下流的趨勢的影響。在這裏，我要告訴我的旅行者，他看到了只有英格蘭才能够給他看的東西。建築的簡單的美，它對於自然環境的完全的適應，一切東西的不拘形式的整潔，一般的乾淨和修理的完整，農舍園圃的優雅，在看望人心裏引起音樂的那種恬靜和安全——若是一個人想賞識英格蘭的價值和力量，這些是他必須看到覺到的。爲自己創造出來這樣家的民族，愛秩序一定最足以表示它的特色；和其他民族不一樣，它了解了這個真理：『秩序是上天的第一條規律。』（譯註五）和秩序一同，自然可以找到安穩，而這兩種特性的聯合，像在家庭生活上所看到的樣子，便成爲英國的特產：舒服——我們給予這特產的名字被別的國家借用了，雖然名字不過是實物的淡影。

譯註五：自伯泊（Pope）的“Essay on Man”引出。

英國人需要『舒服』，是他的最好的特點之一；他或許在這方面有改變，並對于身心舒適的舊理想變為淡漠：這種可能性是我們這時代所顯明的最嚴重的危險。因為你要注意，『舒服』並不僅關於身體；英國人家庭的秩序和美，從指導他全部生活的精神得到價值，不，得到存在。從農舍走到貴族的宅第。它在它這一類中也是完美的；它有年代的尊嚴；它的牆是美麗的；它周圍的園苑是只有在英國才可以找到的，無法比較的可愛；這一切和英國的農舍代表同樣的道德的特色，不過有更大的活動和責任就是了。若是貴族厭倦了他的宅第，並且將它租給淺薄的幾百萬的富翁，自己去住到旅館和租來的別墅裏面；若是農舍的住者憎惡他的鄉村的房屋，搬到紹里狄須（Shoreditch）（譯註六）連建樓房的七層樓上去；我們很清楚的看到，他們兩人都失去了舊時英國人的舒服觀念，而且失去它，他們作爲人和作爲公民，都墮落了。不是用一種舒服換爲另一種舒服的問題：使他成爲英國人的本能，在這些

譯註六：紹里狄須在倫敦東端。

情形中消滅了。或許新的社會和政治情況致了它的死命，它漸漸從我們中完全消滅罷；看着新式的村落，看着城市裏勞動階級的住處，看着有錢人住區中高起的『層樓』，我們不大能够別樣想。也許不久就有一天，『舒服』這字眼雖然還繼續在許多語言中應用，它所代表的東西却在什麼地方也找不出來了。

XIII

若是這個靈巧的外國人到了工業的蘭卡州的村落，他會得到別樣的印象。在這裏，英格蘭的權力可以多少顯示給他，但是英格蘭的價值却很少顯示。難受的醜惡會到處刺激他的眼；人民的臉面和聲音他會覺得完全和環境相近。在任何開化的國家，不容易找出比這兩種村落，這兩種居民之間更爲顯著的對照。

可是蘭卡州是英國的，而且在那些工廠的煙突之間，在那可憎惡的小街裏面，有人生活着，他們的家庭思想，和更溫和的南方村落的思想有否認不了的親屬關

係。但是要了解『舒服』，和它所包含的美德，怎樣能在這樣的情況中存在，人必須進到爐邊去；門必須閉住，簾子必須拉下來；在這裏『家』是，不出門檻的。這些列污濁的房屋，在人所設想的房屋中是最醜惡的，畢竟比樹和草場中間的可愛村落，更爲代表今日的英格蘭。一百多年前，權力從英國南部轉到北部去了。特蘭特河(Trent)那面的有力種族，在機械時代開始時才找到機會；它的延遲很久的文明，在明顯的許多方面和更古的英格蘭的文明不同。在塞色克斯(Sussex)或索謨色(Somerset)，典型的居民無論怎樣笨鈍和鄉土氣，他顯然屬於古代的舊制，代表記不清時間的屈服。比較起來，北方的粗野人不過剛從野蠻中露出頭，無論在怎樣的情況下，都會顯出較不溫和的容顏。因爲很大的不幸，他落到近代最嚴刻的科學工業制度的統治之下，而且他的有力的特性，全附庸于一種建在刻薄，醜惡，和卑污之上的生活計畫。他的種族的遺產自然使人看他來一目了然；即使作爲農人或牧人，他和原野中或南部高地上從事同樣職業的人，也顯然不同。但是這個人外面的

明白的兇殘，沒有被他的文明所採取的途徑減輕，却加甚了，因此，除非你了解他到敬重他的地步，他那民族一個半世紀前的半開化的印記，似乎還印在他的身上，他的厲害的狐疑，他的傲慢的自愛，都是原始情況的記號。自然的，他絕不會像南方人一樣住房子，因為天氣和社會環境對於生活的優美都是不適宜的。現在我們只有觀望他的統治來估奮時真正的英格蘭——舊英格蘭的力量和美德是很不同的表現出來的。有許多可愛村落的寬廣美觀的地方，除了對於好古家，詩人，和畫家，沒有很大的意義。我對細心觀察的外國人指出它的美麗和寧靜也一定是枉然；他不過微笑一下，而且看一看正順着路前來的引重機，他表明了他思想的方向。

XV

在全部荷馬(Homer)中，沒有什麼比奧狄修斯(Odysseus)的床架更使我歡喜。我試將描寫它的一段這樣譯成英國詩：

在我的庭園中生長一棵很好的橄欖樹；
全盛期的高貴叢葉是稠密的，
樹身高聳像一根彫刻的柱子。
我繞着這棵樹築房屋的牆，
在大石上堆上大石，並蓋好屋頂，
在入口安上一道合適的門，
鉸鏈結實，並關得緊緊的。
于是我用斧砍去多葉的橄欖樹有枝的杪，
將樹身削成四方方的形式，
並且像木匠樣將它刨平，彫槽，鑽眼，
使有根的樹，在原來生長的地方，

成爲我臥榻的一角。繼續工作，

我作了全部床架；完成之後

我用金銀和象牙的發亮裝飾品

鑲入木頭裏面。

最後，在直立的梁柱中間

我扯起染成紫色的，結實的牛皮繩。

奧狄賽二十三卷，一九〇——二〇一。

有什麼人模倣過這個可佩服的先例嗎？我若是一個年青人，並且是個地主，我一定要這樣作。選一棵高直的很好的樹；砍去樹杪和樹枝；只留下乾淨的樹幹，這樣在周圍建築你的房屋，使得有根的樹木高出你臥室的地板二呎。樹幹在房屋的下部不必顯露出來，但是我倒是寧願它露出。我是樹的崇拜者；它應當像一個可以看到的家神一樣。我們怎麼能够更高貴的象徵家的神聖呢？沒有永久感便不能有家，

沒有家便沒有文明——在大半人口都變成了住層樓的遊牧人的時候，英格蘭會發現這事情。在理想的共和國，我們可以想像到奧狄修斯的床是一種常態的定例，每家的家主，無論是村夫或貴族（因為共和國家也得有貴族，唉唉！）都像他的先人一樣，在樹的房屋中躺下休息。我料想比較旅館裏碰機會的臥室，這倒多少是更合適的洞房。奧狄修斯建築家庭是一個人作着至上的虔敬的事；在一切時代中，這幅畫圖都將保持着它的深刻的意義。注意他所選的樹是橄欖樹，對於亞西娜（Athena）是神聖的，是和平的象徵。當他和聰明的女神相遇，計畫毀滅王子們的時候，「他們靠着神聖的橄欖樹幹坐下」（譯註七）。他們談論的是流血，不錯的；但是要懲罰侮辱了家庭神聖的人，而且在淨化之後，恢復家庭的平靜和安穩。自然的象徵主義幾乎絕跡，是近代生活的慘澹的方面之一。我們沒有神聖的樹。橡樹有一時在英國人心裏有一個地位，但是現在誰敬重它呢？——我們相信鐵的神祇。冬青和槲寄生在聖誕

節可以賣錢，但是得不到青的樹枝時，除了小販還有誰會很介意呢？一種象徵實在將其他一切都掩沒了——鑄的圓五金片。我們可以安全的說，在錢幣第一次變成權力的象徵之後，在一切時代中，它給予有錢的多數人心裏滿足的回報，要以在我們這時代最爲貧乏了。

XVI

今天我沉悶，因爲常被一種思想所擾：我所願知道的是多麼多，我所能希望學習的是多麼少。知識的範圍變得這樣廣大了。物理的考察我幾乎完全放在一旁了；對於我，它是不存在的，或者僅在偶然間，成爲無益的好奇的事。這似乎將知識範圍清除很多了；但是留下來的實際還是無限。光是我所歡喜研究的題目——我一生中多少對之用過一點功的——在我心裏有着癖愛物地位的研究，若將這樣的目錄瀏覽一下，便是在眼前展開了知識的絕望。在一本舊筆記簿中，我隨意寫下一個這樣

的目錄——『我希望知道，並熟知的事物。』我那時二十四歲。用五十四歲的眼睛來讀它，我不得不笑。有這樣平常的項目：『宗教改革前基督教會史』——『全部希臘詩』——『中世紀的傳奇』——『從列辛（Lessing）到海涅（Heine）的德國文學』——『但丁（Dante）！』我永遠不會「知道，並熟知」其中的一種；任何一種也不會。可是我又在買引我走入無盡的新誘惑路途的書籍呢。我和埃及有什麼交涉呢？可是福林得爾彼特里（Flinders Petrie）和瑪司伯羅（Maspero）（譯註八）使我消悶。我怎能不自量去過問小亞細亞古代地理呢？可是我買了拉穆色（Ramsay）（譯註九）教授的令人驚異的書，甚至懷着不安的享樂讀了許多頁；不安，因為我只消略想一會，便可以明白這種事情只是在鄭重的知識的努力已經成爲過去的時候，無用的智力的努力罷了。

譯註八：彼特里是倫敦大學，瑪司伯羅是巴黎大學的埃及研究教授。

譯註九：拉穆色是阿波丁大學的教授，以小亞細亞的發掘著名。

當然，這一切所包含的意思是：因為機會不好，或者更因為缺乏方法和恒心，我原有的可能性被糟塌了，喪失了。我的生活只是試驗的，是斷斷續續的一些靠不住的起頭，一些無希望的新的開端。若是我讓自己縱容這種心情，我可以對於不給我第二次機會的天命起反抗的。『唉，若是周比特（Jupiter）能够給我帶回過去的歲月！』（譯註十）若是我能只用所得的經驗，重新開始！我的意思是說，重新開始我的求知的生活；別的什麼也不要，天呵，別的什麼也不要！就是在貧窮中，我也能作得更好；眼前總保持着一種明確的，並非達不到的好目標；將不能實行的，浪費的，全嚴厲的排除。

這樣作的時候，也許會變成一個鼻眼的書酸子，我晚年所知道的這樣的享樂，會永遠沒有可能性罷。誰能說得了？我現在這樣的精神和心境是我的幸福，或許使我進步到這地步的唯一的條件，便是我所惋惜的失足和錯誤罷。

譯註十一：自維吉爾（Vergil）的依尼以德（Aeneid）八卷五六〇行引出。

XVII

爲什麼我費這樣多的時間讀歷史？這對我什麼意義上有益處嗎？我能希望對人性得到什麼新的見解呢？在我可以剩下的少數年的時光中，對於我自己生活的方向能有什麼新的指導嗎？但是我並不是懷着這樣目的來讀這些卷帙繁多的書；它們不過滿足——或似乎滿足——一種好奇心罷了；我剛不過合起一卷書來，我所讀的大部份便忘記了。

我斷不願把它們全記住！我許多次向自己說，我要把人類生活的可怕記載合起來，永遠放在一旁，而且極力忘記它。有人說，歷史是善勝過惡的表現。善時常勝利，那是無可懷疑的，但是這種勝利多麼限于一地而且時間短暫呵。若是歷史書有聲音，它所發的會是長的痛苦的呻吟。專恒的想着過去，我們看出只有因爲想像力的缺乏，人纔可以受得住這樣凝思。歷史是恐怖的噩夢；我們喜愛它，因爲我們喜

愛圖畫，因為人所忍受的一切，對於人都是富有興趣的。但是，試使血染的各頁的景象對於你變成真實的——站在好搶劫的征服者，野蠻的暴君前面——在暗牢和苦刑室的石上走一走——試一試火柱的火——在各地方，各時代，那沒有人數得清數目的大眾，那些受災難，壓迫，和無數樣式的殘酷不公所犧牲的人，聽聽他們的叫喊——你從歷史的閱讀能得什麼快樂？這樣理解它，可是仍然歡喜它，一定是一個魔鬼才行。

不公——這是使世界的紀念受咒詛的可憎惡的罪惡。主人的一時高興與命定奴隸在苦刑下死亡——我們覺得這是可怕的，不能容忍的事；但是在文明的各階段中，作過和忍受過不下百萬次的事情，主人使奴隸死亡不過是它們一種未成熟的表現罷了。哦，那些在沒有人聽聞的不公中，痛苦至死的人們的最後思想！對於無情無言的上天，痛苦中的無辜者的請求！在全部時間的紀錄中，若是有了一個這樣的例子，就應命定使過去受被憎惡的忘却。可是最卑污，最兇殘的不公，和過去一切事物的

經緯是分不開的。若是有人用這樣的思想安慰他自己：這類的暴行不會再發生了，人類已經超過這種可憎惡的可能性了——那他便是對書本，比對人性更熟悉。將我的時間費在不留下苦味的書籍上，費在我所愛的大詩人，費在思想家，費在所寫的書使人安慰平靜的溫存作家上，是更爲聰明的。許多卷書彷彿責難似的從架上看望我；我絕不再將它們拿到手裏了嗎？可是書裏的話是黃金的，我願在心的記憶中珍藏着它們。或者我所要醫治自己的最後缺陷，便是那催促我求知識的心理習慣罷。有一部淵博的大著作，我一定不會讀完的，而且只足以浪費我的寶貴的時日，我昨天不是就要定購嗎？我料想是我血液中的清教徒，阻止我不坦然承認：我現在所要做的一切只是享樂。這是智慧。求得學識的時期已經過去了。我不會胡塗到使自己學一種新語言；爲什麼我要使我的記憶中滿儲着關於過去的無用知識呢？

在我死前，我還要讀一次吉訶德先生傳 (Don Quixote)。

有人講演，報紙上用兩欄的地位加以報告。我隨便看一下這種浪費的印刷物時，一個名詞一再印入我的眼簾。都是關於『科學』的——因此和我無關。

我不知道是否有許多人關於『科學』和我有同樣的感情。這不僅是一種偏見；常常它成爲害怕，幾乎恐怖的形式。就是關於我感覺興趣的事物的那些科學門類——關於植物，動物，星辰的天空——就是這些，我沉思時也不免不安，不免有一種精神的失和；新發現，新學說，無論怎樣吸引我的智力，不久就使我厭倦，使我有些悒鬱。到了別種科學的時候——喧囂的無處不在的科學——使人變成百萬富翁的科學——我有一種憤怒的仇視，一種厭惡的恐懼。無疑的，這是天生來的；我不能將它追根到生活的環境，追根到心理發展的任何時期。我的幼稚的對於加萊爾

(Carlyle) (譯註十一) 的喜愛，無疑的培養了這種脾氣，但是加萊爾所以這樣使我歡喜，豈不是因為我心裏原有的東西嗎？我記得少年時，懷着長縮的不安看望着複雜的機器，這不安當然是我不解的；我記得在我受『考試』的時候，我繳『科學卷子』時所帶的激動的輕視。那種未成形的畏懼現在我看來是十分可解了：我的憎惡的理由變成十分明瞭了。我憎惡並害怕科學是因為我的這種信念：若不是永久，也在很長的時期中，科學將是人類的無情的仇敵。我看到它毀滅生活的全部單純同溫和，毀滅世界上一切的美；我看它在文明的假面之下恢復野蠻；我看它使人的心智昏暗，使人心無情；我看它帶來大規模衝突的時代，這將使『舊時的千戰』(譯註十二)

譯註十一：加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是英國歷史，傳記，及散文作家。克羅姆威爾(Oliver

Cromwell, 1599—1658)處英王查理第一死刑，成立共和政治(The Commonwealth, 1649—1659)。

自爲保王黨痛惡，加萊爾是崇拜他的，所編著克羅姆威爾書信講演集(Letters and Speeches of

Oliver Cromwell)，便是他的事業生活的光榮記載。

譯註十二：自譚尼午的紀念詩(In Memoriam)引出。

黯然失色，算不了什麼，而且多半將使人類一切千辛萬苦的進步，淹沒在血浸的混亂中。

但是攻擊它，象同其他自然力爭鬧一樣無用。就我自己說，我可以離開，並且對於我認爲該咒詛的東西，儘量少去看它。但是我想着幾個親近的人，他們的生活將在無情而且兇殘的新時代中度過。去夏熱鬧的『六十週年紀念』在我是一個憂傷的時節；這表示許多東西都過去了——許多好的與高貴的東西，世界再不會看到和它相像的了，表示只有危險可以看得清楚的新時代，已經向我們奔撲着來了。哦，四十年前慷慨的希望和抱負！那時候，科學被人看成救星；只有少數人可以預言他的專橫，可以預見到它會使舊的罪惡復活，並踐踏它開始給人的期望。這是世事的定程；我們必須接受。我——可憐的小小的世人——在使這個暴君登極上沒有份，對於我倒是一點安慰。

XIX

聖誕節的鐘聲今早晨使我外出。只懷着半打定的主意，我在柔和朦朧的日光中向着城行走，進了教堂巷，留連了一會之後，聽到最初的風琴的音調，便進去了。我相信我已經有三十多年沒有聖誕日進過英國教堂了。舊時和舊時的臉面又爲我復活了；我看見自己在歲月的深淵的那一面——那個自己已經不是我本人了，雖然我看出這時和那時的兩人間，有許多類似點。過去世界中的他坐着聽聖誕節的福音，不是完全不介意——專心在自己的幻象上了——就是僅作爲血裏含着邪說的人傾聽。他愛風琴的音調，但是就在他的幼稚的心裏，也清楚的區分開音樂和地方的樂旨。不僅這樣，他能使文字和思想的諧音，同它們的武斷的意義分開；享受前者，完全拒絕後者。『地上和平，對人善意』(譯註十三)這一行已經在他的智力的寶物中了。但是無疑的

只是因爲它的拍節，它的響亮音調。在他看來，生活是一種半意識的掙扎，想尋求思想同言語中和諧的東西——從怎樣不和諧環境的騷擾中，他開始打出他的道路呵！

今天我並沒有懷着異端的激動傾聽。無論是風琴或文字的音樂，都比一向對我更有意義；字面的意義並不使我有頑強的思想。我聽從了聖誕節鐘聲的召喚，我覺得只有歡喜。我在一羣陰影中間坐着，不是在大教堂裏，却是在離它很遠的一個教區的小教堂裏面。我走出來的時候，看到和暖的閃耀的天空，並走在濕潤的地上，使我吃驚；我原本夢想看到被風刮過的冷灰色的天宇，下面全閃灼着新落的雪的光輝。轉一會身和死者過過生活是一種虔敬，誰能像在並非不快樂的孤寂中度過聖誕節的人，那樣放縱這種心情呢？若是我能夠，現在我也不願成爲快樂團體中的一人；聽聽久已沉默的聲音，對那只有我自己記得的快樂事情微笑，要更好。在我的年歲還不大能了解的時候，我聽人在爐邊讀紀念詩（In Memoriam）（譯註十四）中聖誕節的

譯註十四：譚尼生（Tennyson, 1809—1892）紀念他的友人的連續詩篇。

章節。今天晚上我取下那本書，很久以前的聲音又向我誦讀了——沒有別的聲音像這樣誦讀過，這聲音教我知道詩，這聲音向我所說的只有善良和高貴的事。無論活人的舌頭所發的聲音在別的時候怎樣受歡迎，我願它壓過這種音調嗎？我珍惜的保護着我的聖誕節的孤寂。

XX

英國人深印着偽善的罪惡，是真實的嗎？當然，這種責罵從圓頭黨員（譯註十五）的時代開始；在這以前，民族性中沒有能暗示偽善的東西。喬塞（Chancer）的英格蘭，莎士比亞的英格蘭，確實不是偽善的。清教思想所引起的變遷，將一種新的成分紹介進人民的生活，從這以後，這種成分總向觀察者暗示出在道德和宗教上不誠

譯註十五：在英王查理第一（Charles I）與國會衝突鬥爭的時代。保王黨被稱爲“Cavalier”，是在英

文中早就含輕視意義的一個字；保王黨不久即以此作爲榮銜自稱，而稱反對黨爲圓頭黨。

實的習慣，不過顯明的程度時深時淺。保王黨的輕視是容易了解的；在加萊爾出來之前，這種輕視創造出一個傳說的克羅姆威爾（Cromwell）（譯註十一），在世人前顯得是一個最大的偽君子。隨着真正清教思想的衰落，來了那種英國特有的虔敬和美德的表現，這要以畢克斯尼夫（Pooksniff）（譯註十六）作代表——他是和塔爾杜夫（Tarfuffe）（譯註十七）完全不同的人，而且除了英國人自己之外，或者不能被人了解。但是在我們自己這時代，熟見的責難才堅持的對我們攻擊。它常在我們的解放的青年的嘴唇上發出；它在大陸的報館中已經成爲逐日印用的照例話了。理由是不難尋求的。拿破侖稱我們是一個『商店掌櫃的國家』（譯註十八）時，我們並不是這樣的；在

譯註十六：畢克斯尼夫是英國的小說家狄更司（Charles Dickens, 1812-1870）所著小說“Martin Chuzzlewit”中的人物，滿口善言的虛善者。

譯註十七：法國喜劇家莫理哀（Molière）所著同名稱喜劇中的主要人物，是冒充虔信的偽君子。

譯註十八：一般認爲拿破侖所說，實乃巴來德維阿扎克（Barère de Vieuzac）演說中語。

他以後，我們變成最嚴格意義的這樣國家了；想想一個興旺的商人的情形，他在商業方法上並不擇手段，他不放開任何機會要全人類看他是一個宗教的和道德的模範。這是我們的實際情形；這是我們最刻毒的責難人所見到的英格蘭。拿『偽善』的罪名加在我們身上的人，是有口實的。

不過這個字眼是選得不好的，並指示一種錯誤的觀念。真正偽君子的特色，是假冒一種不僅他沒有，却也不能夠有的美德，而且對這種美德他也並不相信。偽君子可以有，多半也真有，（因為他是有頭腦的人）一種自覺的生活規律，但是這絕不是他對之擺弄偽善的那個人的規律。塔爾杜夫算將他代表到極致了。塔爾杜夫憑信念是個無神論者、肉慾主義者；從相反的觀點來看人生的人，他都輕視。但是在英國人中，這樣的心理態度一向是極少見的。我們的典型的牟利人，口頭上發出有益的情感，要武斷他有這種態度，便是犯了離奇的評判的錯誤。無疑的，這種錯誤是普通外國新聞記者所犯的，他是對於英國文明知道得很少的人。更開明的批評家

若用這個字眼時，他是不經心用的。說話更準確的時候，他們說英國人自以爲是，這倒更近實情。

我們的罪過是自以爲是。我們大體上是一種舊約的民族，耶穌教從沒有進到我們的靈魂中；我們看自己是選民，無論精神上怎樣努力，也得不到謙虛。這其中並沒有偽善。建教堂的喧囂的暴發戶所以那樣用錢，不是僅只爲得到社會的尊敬；在他的奇怪的小小靈魂中，他相信（在他能够相信什麼的範圍內）他所作的事是討上帝歡喜，對人類有益的。他也許曾經爲他所有的每一金鎊撒過謊，欺騙過。他也許用不潔玷污過他的生活；他也許犯過許多種殘酷和不公——但是這些事情都是他違背着良心作的，而且機會一到，他便用他所有的信仰暗示給他的，輿論所贊成的方式，來彌補它。嚴格的下定義，他的宗教是對他自己的宗教性，有種堅不可拔的信仰。作爲一個英國人，他認爲真正的虔敬，真正的道德，是他天生的權利。他『走了錯路』是不可否認的，但是即使在最冷然斜視的時候，他也絕不否認他的信條。在公

共宴會和在別處的時候，他的聲音也附和教導的音調；這個人並沒有發偽君子的謊言；他所說的每個字都出于本意。吐露着高尙的感情，他並不是以個人的身分，却是以英國人的身分來說話，而且他頂澈底的相信，聽他的人都在心裏皈依同樣的信仰。若是你樂意這樣稱呼，他是一個自以爲是的人，不過不要誤解；他的自以爲是，並沒有個人的成分在。那樣便會是完全另外一種人了；當然在英格蘭他是存在的，不過並不是民族的典型。不是；對於和他信條不同的本國人，他是程度不深的自以爲是的人；對於外國人他却絕對自以爲是。他站在那裏代表着一個帝國。

僞善這字眼應用到關於性道德事情我們的行爲上的時候，或許是最多，而且在這裏誤用得特別壞。許多英國人將民族的宗教的信條拋到一旁去了，但是實在很少人拋棄了這種信念：在英格蘭大家所支持的道德的規律，是世間最好的。有興趣這樣作的人，都很容易證明，英國的社會生活並不比多數其他國家更爲純潔。特別粗俗的醜聞隔不久便給嘲笑者很好的機會。我們大城市的街上每夜所展覽的現象，在

世界別處是找不到相像的。雖然這樣，普通英國人却將他們國家道德的高超認爲當然，而且絕不放過機會犧牲別國來宣揚這件事。叫他僞君子簡直是不了解他。就他自己說，他也許心理鄙褻，生活放肆；這和事情沒有關係；他相信道德。告訴他說英國人的道德只是口惠，他會懷着真實的憤怒發起火來。他是一座自以爲是這種心理的紀念碑，這又不是個人的，却是民族的。

XXI

我使用現在的時間，不過我果真說的是現在的英格蘭嗎？在過去三十年中，有力的變遷的媒介在活動着，要確定它們到現在爲止影響民族性到了怎樣程度，是不容易的；不，簡直是不可能的。明顯的我們看到了：傳統宗教的衰落，舊道德標準的自由討論，因此發生了一種唯物思想，贊成每種無政府的趨勢。我們要怕自以爲是墮落成更爲黑暗的罪惡——真正的僞善——嗎？在英國人，失去自信心——不僅

信他們的潛在的善，也信他們作爲善的模範和代表的高超——會成爲歷史記載中極爲無希望的民族的腐化。他們在過去真正崇拜一種很高尚的道德的理想，不過當然不是最高的，懷疑這種事實，對於任何在英格蘭生長和養育起來的人，都是不可能的。同樣也不能否認：在我們間，正當的被認爲「最好的」人，那些不受新精神的罪惡所傳染，出身或貴或賤的男女們，仍然過着很真實意義的「誠實，清醒，虔敬」的生活。我們知道這樣人從來不佔多數，但是在舊時候他們有一種力量，使他們成爲英國道德的真正代表。假如他們自視頗高，事實證明他們有理由這樣作；假若他們有時說話像自以爲是的人，那是一種天性上的毛病，並不附帶什麼嚴重的理由。在各種的卑污之中，偽善是他最爲憎惡的。在他們的後代也還是這樣。這些人在我們之間說話是否還有權威，便沒有人能夠確說。他們的力量是否喪失，談論英國的偽善的人是否誤用字眼，不久我們就可以知道了。

對於清教思想重加思考，現在正是時機。在擺脫了無意義的形式的極盛時代，回顧我們歷史中這一段落，眼睛除了狂妄的過度之外見不到什麼，是自然的；表示英國的心進入了監獄，獄門已經鎖住的這樣生動字句，我們加以讚許。現在解放的危險同約束的嚴刻同樣明顯，在這時候我們要記起在嚴厲的清教的訓練中所有的好處，記起它怎樣更新了我們民族的生命的力量，它怎樣促進了公民的自由（這是我們最高的民族的特權），是很好的。知識的榮耀時代，總拿後來者一般的衰落作代價。試想司徒亞特（Stuart）（譯註十九）王室治下的英格蘭，除了杜鐸爾（譯註十九）王室的新教思想沒有其他的信仰。試想（不要想更壞的了）英國文學以考萊（Altra

譯註十九：司徒亞特（Stuart）王室統治英國的時代爲 1603—1688；杜鐸爾（Tudor）王室爲 1485—1603。

ham Cowley) (譯註二十) 作代表，不知道彌爾敦的名字。清教徒是像醫生一樣來到的；在種族的生命力有了至上的表現之後，自然的會隨着有疲憊和怠惰，他在這時候帶來補藥。英格蘭向以色列的書籍中去尋求宗教，要惋惜便惋惜罷；這種突然顯露出來的，我們種族對於兇暴的東方神權政體的同情，或者是不難解釋的；但是我們禁不住希望它的虔誠採取另外一種形式；以後勢必有「出恒得司狄齊 (Houndsditch)」(譯註二十一)，附帶着有好多的衝突和不幸呵！不過靈魂健康的代價是這樣的；我們必須接受這個事實，並且以看到它的更好的意義為滿足。說到人類，健康當然只是相對的名詞。從一種想像得到的文明的觀點看來，清教的英格蘭是可悲的患着病；但是我們必須常問的，不是一個民族可以好到多少，却是壞到多少。在一切神學的派別中，摩尼教最令人信服，這當然在另外一個名目之下，也就是清教徒

譯註二十：考萊 (Abraham Cowley, 1618—1667) 是英國詩人及散文家。

譯註二十一：恒得司狄齊 (Houndsditch) 是倫敦東端猶太人住區。

們自己所主張的。我們所說的復辟時期的道德——就是國王和宮廷的道德——在沒有宗教革命危險的司徒亞特王朝之下，很可能變成全國的道德。

清教思想的政治貢獻是無法估計的；英格蘭再遇到政治專制的危險時，它們會被人更受感動的記得。我現在在想着它對於社會生活的影響。我們因為它，有了一種特色，在其他的國家中，是用英國的拘謹作態這名詞來表示的，其中所含的困難，是偽善這個一般的罪名的一部份。我們自己間的觀察家也說，拘謹作態的心理習慣日趨消滅，而且這被看為令人滿意的事，是健全的解放的徵候。假如拘謹者的意思指的是暗中很壞，却裝出過度的禮節的人，即使出點無羞恥心的代價，也無論如何讓拘謹者消滅罷。假如反之，拘謹者是過着貞潔的生活，憑了心向或原則，關於人性的基本事實，培養思想和言語的極端雅潔的人，我便要說這確乎是走正當方向的錯誤，我並不願看它的流行消滅。就大體說，有些外國人說到英國的拘謹作態時——至少就婦女所表現的說——心裏所想的是後一種意義；這對於貞操的疑念，倒

不如對於自負的愚蠢的責難多。一個代表矯作淑貞的英國婦女，也許像雪一樣沒有污點；但是人也假定她有雪的另一特性，而且同時是一個十分胡塗並令人受不了的人。不同之點便在這裏了。言語的吹求並不是清教思想直接的結果，我們的文學充分證明了；這是在將清教思想所教給的最好的東西完全吸收到民族生活之後，一種文明的進步。我們憑一生的經驗認識英國婦女的人，十分明白她們在語言上的細心選擇，多半表現她們心裏也同樣雅潔。蘭多 (Landon) 看英國人說到身體那樣言語含糊是一種可笑的特點；德昆賽 (De Quincey) 責難他的這句話，說這是他久居意大利，將敏感性變遲鈍了的明證；關於討論中的問題，無論這個特殊的解釋有否道理，德昆賽却是完全對的。關於使我們想起人中的獸性的一切事，言語含糊是很好的。言辭的雅潔本身上並不證明進步的文明，但是文明在進步時，一定趨向那個方向。

整個早晨空氣都保持着預兆的安靜。坐着看書，沉靜我似乎都覺得到；我向窗子轉過眼光去的時候，只看到廣闊的，灰色的天空，沒有特色的一片茫茫，冷酷，憂鬱。以後，在我動身要出去午後散步的時候，一種白的東西輕輕的在我眼前落下來。再過幾分鐘，向下垂落的默默的雪網便將一切隱蓋住了。

這是一種失望。昨天我有幾分相信冬天要結束了；山上吹來的風是柔和的；片澄清的碧藍在緩緩飄動的雲彩中間閃耀，似乎有春天的希望了。在爐邊無事，在漸深的暮色中，我開始渴望光明溫暖的日子了。我的幻想漫遊，領我在夏季英格蘭的夢中走得又遠又廣。

這是布里司 (Bythe) 河的谷。河流在被太陽晒暖的棕色河床上起着微波，閃耀着；岸上綠色的菖蒲擺搖並發出沙沙的聲響，周圍的草場在金鳳花的純金色中閃

着光。山楂的樹籬是一片閃灼的花朵，使微風發着芳香。荒地高高的突起，被金雀花着上黃衣，再向前，若是我走一兩點鐘，我便可以走出到沙福克 (Suffolk) 的沙巖，看着北方的海。……

我在溫司列谷 (Wensleydale)，從那在寬廣的草原中奔騰的多礁的河，向峯巒起伏的曠野攀登。一直上去，直到我的腳磨擦着石南走過，松鷄在我眼前飛旋着跑走。在輝煌的夏季天空之下，高地的空氣仍然有一種刺激活動，使心跳躍的生命。谷遮掩起來了；我只看到褐色和紫色的曠野，用肩形的峯巒反映在碧藍的天空上面，而且遠遠的在西方，有蒼鬱的高峯的地平線。……

我在格羅斯特郡 (Gloucestershire) 一個村落裏漫步，這個村落彷彿在沉睡的下午的溫暖中被人拋棄了一樣。灰石頭的房屋是古老而且美麗的，表示着一個時期英國人知道怎樣建築，無論是為窮人或者為富人；花園裏萬花燦爛，空氣是清香的。在村落的盡頭，我走入一條小徑，在長着草的斜坡間蜿蜒蜒的向上，達到草

土，蕨草，和富貴的山毛櫸樹林。在這裏我是在考慈渥茲 (Cotswolds) 山的一個支脈上面，眼前展開寬廣的伊汶斜姆 (Evesham) 山谷，有成熟着的莊稼，正結果實的果園，被神聖的阿望河灌溉着。再往遠去，輕柔的青色，是瑪爾汶 (Malvern) 山。緊靠近旁的一個樹枝上面，有一隻小鳥在顫聲歌唱着，在葉陰的寂靜中歡喜了。一隻野兔在鳳尾草中跳躍。從那邊窪地裏的矮叢中，傳來啄木鳥的笑聲。……

在夏季的夜幕下垂的時候，我在阿爾斯瓦特 (Ullswater) 湖邊散步。落陽的餘輝使天空仍然顯得溫暖，發暗的深紅色在山巒的黑線上徐徐燃燒着。我的下面展開很長的一片湖，在黯然無色的岸間顯出鏗似的灰白色。在幽深的寂靜中，對岸一匹馬快走的聲音顯得近的奇怪；這使得大自然在她的聖所的安息更清楚的可以覺到了。我覺到無法言傳的寂靜，但毫無和淒涼相近的感覺；我所愛的地方的心，似乎在我周圍逐漸加深的默默夜色中跳動着；在永久的事物間，我觸摸熟悉的，慈愛的大地。活動着，我輕輕的移步，彷彿我的脚步是一種不做一樣。路轉灣，一陣輕微

的芳香向我吹來，是繡線菊的芳香。于是我看見燈光在一家農舍的窗子裏閃耀——在大山腰的黑暗中顯出的一線小小的光，下面湖水沉睡着。……一條小路領我順烏茲（Onge）河蜿蜒的河岸走。兩邊遠遠的伸展着親切的景物，耕地和牧場，樹籬和成叢的樹，直到天空籠罩着沉靜的小山的地方。緩緩的，默默的，河從有雛菊的岸，有水楊的河床間流過。再往遠去，是小小的聖尼阿茲（St. Neots）鎮。在全英格蘭沒有再單純的鄉村風景；在全世界這類風景沒有再美的了。家畜在豐富的牧場中叫着。我們在這裏可以在完全的休息中間遊夢想，大片的白雲從水上過去時將自身反映在水中。……

我在南丘（South Downs）上散步。在山谷裏太陽是炎熱的，但是高處却低吟着微風，使前額清醒，使心裏充滿快樂。我的脚在那有短柔的草的土上有一種厭倦的輕快；我覺得能够繼續老往前走，一直到白雲在那裏投下飛影的最遠的地平線。在我下面，不過是很遠的地方，是夏季的海，平靜，沉默，它的永遠變化着的

藍色和綠色，在最遠處被明亮的中午的輕霧弄朦朧了。向內伸展着上面有羊點綴着的，起伏不平的廣闊的高地，再往遠處便是耕地和塞色克斯林野的綠林，顏色像上面的青天一樣，不過更深就是了。靠近處，在那面可愛的窪地方，幾乎隱藏在樹間，有一個古老而又古老的小村落，褐色的屋頂被金色的苔蘚點綴着；我看到低矮的教堂尖頂，和四周的小小的墓場。同時高高的在天空中，有一隻雲雀正歌唱着。它落到它的巢裏去了，我可以夢想到，它的快樂的歌中有一半幸福是對於英格蘭的愛。……

天幾乎黑了。有一刻鐘，我一定是藉着火反映到我書桌上的光寫字；這光在我看來彷彿是夏季的太陽。雪仍然在飄落着。我看到它反映着逐漸消失的天空的幽靈似的閃光。明天它會在我的園子上落得很厚了，而且或許要有好幾天。但是在它溶化的時候，在它溶化的時候，它會留下雪花（植物名）來的。在使大地溫暖的白色外衣下面，番紅花也正等待着呢。

XXIII

時間是金錢——任何時代，任何民族所知道的諺語中，最世俗的一個這樣說。但是翻轉過來，你却可以得到一個寶貴的真理——金錢是時間。在被霧鬧得烏黑的早晨，我下來看到書房裏熊熊的火爆響和跳動着的時候，想到它。假設我窮到烤不起那快意的火，這一整天對我會何等不同！我不會因為缺少使我心裏和諧所需要的物質的舒服，將我的生命損失了許多天，許多天嗎？金錢是時間。我用金錢買來許多鐘點供我歡快的運用，要不然，這些鐘點無論就怎樣意義說也不算為我所有；不，它們會使我成它們的不幸的奴隸。金錢是時間，謝天，對這樣的購買所需用的金錢很少。有錢過多的人，和錢不夠的人，往往在金錢的真正用途上面同樣糟糕。我們一生除了買時間，或想法買時間之外，作什麼事呢？我們多數人用一隻手抓來，用另一隻手扔去。

黑暗的日子就要結束了。不久就又到春天了；我將走出到田野裏去，將近來太擾亂我爐邊生活的恐懼和掃興的思想擺脫掉。在我，自我作中心是一種美德；從各種觀點看，我只爲自己的滿足而生活的時候，比較我爲世界焦心的時候，要忙得有意義得多。世界使我害怕，一個害怕的人對什麼事都無用。我知道只有用一種方法，我可以好好的盡一份積極的公民的職責——就是在一個小小的市鎮上，教半打可教的孩子，使他們爲讀書而愛讀書。我敢說，這是我可以作到的。可是，也不一定；因爲我必須要年青人和我在老年有同樣的心，沒有無益的野心，不受達不到的理想所擾。像我現在這樣生活着，比在我勞作生活的任何時期，都更無愧我的國家；我猜疑，比多數因爲忙碌的愛國思想而受稱讚的人更無愧。

並不是我認爲我的生活是什麼人的模範；我所說的只是，這種生活對我好，而

且在這樣範圍內對世界有益。在安靜的滿意中過生活，當然是公民的美德呵。若是你能作得更多，作罷，祝你成功！我知道我自己是一個例外。而且有些人的心和環境完全和我不相同，他們帶着快樂和有希望的精力，獻身于他們眼前的明白的責任，我發現：使他們的生活呈現在我的想像前，對於憂鬱的思想總是很好的解毒劑。愚蠢和卑污成爲現今世界的很大部份，想到這些無論我們的心怎樣爽氣，可是要記住：有好多敏慧的人在勇敢的生活着，任何地方可以發見的善他們都看到，他們不爲惡兆而掃興，並用盡全力作他們不得不作的事。在各地都有這樣的人，爲數並不少，成爲一大集團，並不分種族或信仰；因爲他們實在組成名符其實的人類，而且他們的信仰只有一個：崇拜理智和正義。將來是屬於他們，還是屬於能言的人猿，沒有人說得定。但是他們活着而且工作，守護着神聖希望的火。

在我的本國，我敢想他們比舊時人數少了嗎？有幾個我是認識的；他們向我保證遠近人數衆多。氣質高貴的心，勇敢，慷慨；清楚的頭腦，銳敏的眼睛；命運無

論善惡都同樣可以應付的精神。我看到真正的英格蘭的兒子，他的精力和美德都沒有受損。在他的血裏有着好名譽的本能，有對於卑污的輕視；他不能容忍他的話被人懷疑，他的手寧願將一切給出去，也不願用卑下的吝嗇得利。只有在無用的言語上他是節省的。一個忠實至死的朋友；對於要求他的愛的人，溫存裏寓着莊嚴的和藹；在淡泊的表面之下，對於他視為神聖的一切事都富有熱情。是憎惡紛亂和無聊的喧鬧的人，他的地位不在羣衆擁擠的地方；他不矜誇他已經作過的事，也不大言允諾要作的事；當愚蠢的叫喊聲高大，明達的意見被壓服的時候，他便離開，在別人蠢動破壞時，安心從事最近手邊的平凡工作，建設着，增強着。他是永遠懷希望的，並且認為對他的國家絕望是一種罪惡。『不然，若是現今不好，未來不一定也不好。』譯註二十二〇無論遭遇怎樣的厄運和讒言，他總記住舊時在任何威嚇之下，都

譯註二十二：自荷拉斯的詩中引出。

勇往直前的那位英國人（譯註二三三）；而且若有必要，也像他一樣，能够使立住脚跟等待成爲自己的責任和職務。

XXVI

不耐等待春天的光，我近來將窗簾掛起睡覺，以便醒來時天空在望。今天早晨我剛在日出前醒來。空氣是沉靜的；西方的微微玫瑰紅色告訴我東方有好天的希望。我看不到雲，在我的眼前，彎彎的月閃着光，向地平線落下去。

這希望實現了。早餐後，我不能在爐邊坐下；實在，火是並不大需要的；太陽引我出去，我整個早晨在濕潤的小徑上散步，以大地的氣味使自己快樂。

在回家的途中，我看到最初的白屈菜。

所以，年又整整轉了一周了。多麼快；唉，多麼快呵；在去年春季之後，能够

譯註二三三：指詩人密爾敦。『無論遭遇怎樣的厄運和謔言』見失樂園七卷二十六行。

是整整十二個月了嗎？因為我這樣滿意生活，生命就必須這樣溜走，彷彿對於我的快樂吝惜一樣嗎？以前的時候，一年將它的勞苦焦慮的長度緩緩的拖走，而且總使期待失望。再早的時候，童年期的一年似乎是無窮的。和生活的熟識，使得時間迅速的飛逝。像在兒童一樣，在每一天都是向未知走的一步時，因為收集經驗，日子便長了；過去的一週，在學習的事物的回顧中，已經渺遠了，未來的一週，尤其在預告什麼快樂的時候，總遠遠的遲延着不到。過了中年，人學習得少，期望得少。今天和昨天相像，和未來的明天也相像。只有身或心的痛苦可以延緩分不開的鐘點。享樂這一天，看罷，它便縮成一瞬了。

我願還有許多年；可是，假若我知道沒有一年等待着我了，我也不會抱怨。我在世界上覺得不安心的時候，死會是很苦的；若是我發現我沒有目的活了一生，終場會顯得突然並無意義。現在呢，我的生活圓滿了；它以童年的不加思索的自然快樂開始，它將在成熟的心有的道理的平靜中終結。有許多次，在一篇作品上費過長

期的勞力，終於使它完成了之後，我感謝的嘆息一聲放下筆。這作品是充滿缺限的，但是我真誠的工作了，作了時間，環境，和我自己的天性所容許的事。願我在最後一點鐘也還如此。願我能回顧我的生活是一件適當完成的長期工作——是一篇自傳；很有缺點，但已經盡了我的力量作到了好處——而且只懷着一種滿意的念頭，歡迎那說了『完』字時隨着來到的休息。

後記

四季隨筆 (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 的作者喬治吉辛 (George Gissing)，于一八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英國蘭加斯特郡 (Lancaster) 的維克費 (Wakefield) 出世。他曾在朋友會所立的寄宿學校，和曼卡斯特 (Manchester) 的渥文學院 (Owens College) 受教育。他的一生很艱苦潦倒，除了短期在美國外，多半在倫敦，先依仗教私館，以後依仗著作維持生活。

他的一生最大的苦惱，怕要算是婚姻方面的不幸了罷。在年少的時候，他對一個墮落的女子發生了興趣，要將她從污濁的生活中救出，時常給她經濟的幫助；一時錢不湊手，他從同學的衣袋裏偷取，被發覺坐了幾月獄。出獄後他和她結了婚，

但是因爲她以後縱酒，終于離異，不過在經濟上還給她幫助。她死後，他又和一個開公寓的人的女兒結了婚；但依然沒有幸福。她也死去了，第三次他娶了一個法國的女子，一直到他自己死去的時候。莫列羅白茲 (Morley Roberts) 說吉辛第三次結婚生活的不和，因爲太太堅持要吃法國飯；看四季隨筆中吉辛對於英國飯菜的讚揚，或者不爲無因罷。

一八八〇年他發表了第一部小說黎明的工人 (Workers in the Dawn)，但是六年後所發表的民衆 (Demos) 才最初引起人們的注意。較足表示他的特性的小說有：西爾莎 (Thyrza, 1887)，生活之朝 (A Life's Morning, 1888)，下界 (The Nether World, 1889)，新葛列白街 (New Grub Street, 1891) 等。他的歷史的傳奇維爾尼爾達 (Vernilda, 1904) 和短篇小說集蛛網之屋 (The House of Cobwebs, 1906)，都是在他死後印行的。

除了小說之外，他寫了一篇很好的狄更司 (Charles Dickens) 研究，可以表示

吉辛批評的才能。狄更司是他崇拜的作家，他們的作品也都多用下層階級的窮苦生活作材料；但是他們對於貧窮却持着很不同的態度。狄更司所寫的貧窮往往還有着傳奇和畫意；吉辛所寫的却是赤裸裸可怕的現實。狄更司有熱烈的改革家的精神，吉辛作品中黯淡悲觀的色彩未免太濃重，社會的理想却是根本欠缺的，也根本不是他所介意的事。他厭惡窮苦階級，却想不到所以使他們成爲那樣的原由。

現在我所譯的這本四季隨筆，是一九〇三年發表的。序中說是輯亡友亨利賴柯拉夫特的遺稿成書，當然是一種假託，所寫的其實是作者的生活經驗多；但也不是可靠的自傳，例如作者于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死在庇里尼司 (Pyrenees) 山中的聖簡得魯司 (St. Jean de Luz)，並沒有享受到書中所寫的那樣安靜滿意的生活。不過這些是小節。作者的人格充分表現在這本書裏了，這比逐年實寫的生活是更爲真切的自傳。這本書的可愛，我想也就在這地方。作者的思想，我們一定很有不贊同的地方，但這些成見往往是組成個性的要素，若是加以抹殺，作者的人格也

就要模糊了。何況思想是不必勉同的，敢接觸不同的思想，然後才可以有變化和進步。作者所表現的生活理想，當然也不是多數人所樂于採用的；但是只在生活裏打圈子的人，若細心加以思索，或者也不無益處罷。

我想譯這本書的意思是很早的了，但因為有些不能解除的困難，一直沒有動手。現在拉丁希臘和德法文引語承方豪，楊憲益諸先生的指教，又承孫晉三先生在發表上給以方便，我總算勉強償了這點小小的心願。我謝謝他們。不過動筆之後，常常覺得自己太不量力，深恐有太對不住原作者的地方，却有待高明的指教了。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六日，譯者于北碚；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五日，註校完畢于臺北。